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zhilp.net>

20世纪最伟大的股市见证人
被投资者像“神”一样礼拜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最佳金钱故事



[匈]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 著
André Kostolany
丁 红 ◆ 译

海南出版社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最佳金钱故事

[匈]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 著
André Kostolany
丁 红 ◆ 译



Kostolany's besten Geldgeschichten: Profitable Ideen für Sparer und Spekulanten

By André Kostolany

Copyright © by Econ Ullstein List Verlag GmbH & Co. KG, München

First published 1991 by ECON Verlag GmbH München-Düsseldorf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3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0-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匈]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 (André Kostolany) 著；丁红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0

书名原文：Kostolany's besten Geldgeschichten: Profitable Ideen für Sparer und Spekulanten

ISBN 7-5443-1100-7

I. 安... II. ①科...②丁... III. 股票-证券投资-通俗读物

IV. F830.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6452 号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作 者：[匈]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 (André Kostolany)

译 者：丁 红

责任编辑：刘德军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鹏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宏伟胶印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7.2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5443-1100-7/F·96

定价：3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570216

“人 not 一定要富有，但一定要独立。”

——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要想取得金融胜利，关键是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及人格与投资战略的一致性。投机者的基本品质包括想像力、耐力、远见以及经验——剩下的就是运气了。

对于金钱，他的许多见解富有传奇色彩，甚至成了金融界流传甚广的口头禅。深刻的分析、充满智慧的见地、形形色色的逸事趣闻，还有幽默和讽刺，所有这一切正是他的书籍和专栏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是一段漫长而成功的股市生活的写照，也是一位伟大而备受尊敬的股场大亨的宝贵遗产。

目 录

前 言 / 1

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投机者 / 3

我也是从小开始 / 7

交易所幼儿园的故事 / 11

燕麦和足球 / 12

我哥哥的酒椰叶投机 / 14

海洋冒险 / 16

内部交易的经验 / 19

来自苏黎世的电话 / 21

圣·莫里茨的王府饭店 / 23

冷杉木股票 / 27

相信王子 / 29

天鹅绒赌台上的游戏 / 33

周末投机 / 34

尼基塔国王的卖空挑衅 / 39

拉涅尔的“乌龙球” / 44

“保险”的空间、时间的套汇生意 / 47

腊肉 - 玉米 - 游戏 / 48

法国国家债券的套购保值 / 50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绿得那么绿：邻居的草坪 / 52
- 完美的套购者 / 55
- 我的关于原材料、黄金、白银的经验 / 61**
 - 罗斯福是怎样毁了我的 / 62
 - 黄金：走下领奖台 / 65
 - 我的秘密的黄金投机 / 68
 - 白银：白色的金属 / 70
 - 永不成功的垄断 / 74
- 没有哪种货币永远保值 / 77**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汇交易 / 79
 - 买卖美元不是违法的吗？ / 81
 - 失败的法郎之战 / 82
 - 第二场法郎的“马恩河奇迹” / 88
 - 投机冻结马克 / 92
 - 瑞士法郎要坚挺 / 96
 - 货币贬值的解剖 / 99
 - 金翅膀 / 103
 - 货币小常识 / 105
 - 监狱或绿林 / 108
- 期权的教训 / 111**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 115**
 - 你有炒股的天分吗？ / 116
 - 分析 / 124
 - 我的评论 / 134
- 借贷投机 / 137**
 - 我的亲身经历 / 138
 - 一小时内失去一切 / 142

通货膨胀是国家的明智	/ 145
投机的力量	/ 149
处理债务	/ 153
所谓的债务危机	/ 154
科瓦茨式的破产还是萨博式的破产？	/ 156
一个有头脑的律师	/ 158
主人还是奴仆？	/ 160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一）	/ 163
大众心理学：解开股市之谜的钥匙	/ 169
科斯托拉尼的圈	/ 171
穷人中的富翁和克洛格的悲剧	/ 176
我的股市大观园	/ 183
两个特殊的样本：维克多·里昂和古斯塔夫·郝夫曼	/ 185
愿意	/ 190
没有保障的大师	/ 194
我事业中的三份档案	/ 197
神经脆弱的钢铁商	/ 203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二）	/ 207
怎样获得重要的情报	/ 215
我的股市晴雨表	/ 218
股市、爱和激情	/ 221
逝去的爱	/ 222
非常特殊的搭档	/ 228
女人和股市	/ 231
混合鸡尾酒还是国饮？	/ 235
我对美国和美元的痴迷	/ 239
经济第一	/ 240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蟋蟀和蚂蚁 / 243

美元的卷土重来 / 247

股票经纪人——昨天、今天 / 251

华尔街上的庆典 / 255

我的结束语 / 261

前 言

作家内斯特罗曾经问：“航海的腓尼基人发明了货币，但为什么这么少？”安德列·科斯托拉尼从青年时代起便对这种货币的缺乏不满。所以他成了“制造货币的人”、“投机者”，他选择了“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科斯托拉尼没有成为货币发行银行家——那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制造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有两个答案：发行银行家的哲学是：减少货币的流通；这对于科斯托拉尼来说相当于自我否认，毕竟他把适度的通货膨胀看做是舒适的热水浴。另外发行银行家的职业不可能赐予他如此富于变化的生活，也不可能给他的读者带来如此趣味横生的、寓意深刻的金钱故事。

科斯托拉尼的金钱故事使人回想起另一部索勒门·阿勒西姆笔下的关于门那西·门德尔的书信体小说——一个离家出走的犹太人想做投机者赚钱。这位奥德萨的不幸的门那西与周游世界的金融家安德列正好相反。西部作品都把智慧和乐趣与投机连在一起，除此之外，以金钱为题的文学作品大都与幽默相距甚远。索福克勒斯认为金钱是罪恶的化身，奥维德让他的米达斯热心于点物成金，哥德的《浮士德》中充满了金钱、贪婪和性欲。

在金钱和投机的关系里不应有昏暗和麻痹。艾米尔·左拉在他的小说《金钱》的结尾问道：“为什么金钱要对所有由它而引起的肮脏负责？”货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而最终成为一种秩序，它包含了高级生命的自由。对科斯托拉尼来说，货币经济像供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他是怎样运用货币经济的，可以在他极有吸引力的书中读到。如果科斯托拉尼的敏感被电脑程序所取代，那将是十分可悲的。如果真是这样，还有什么金钱故事可讲呢？

卡尔·奥托·弗尔

1991 年 8 月于法兰克福

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投机者

它不属于普通的职业，更不保证肯定有成就。但它是一个健康的职业——投机者的职业。每个人都知道，脑力劳动是人类生理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老人喜欢填字游戏、下象棋或者打牌，因为这类活动要求精神不断地做功。投机也是一种这样的精神锻炼、一种体育运动、一件有趣的事。

对一个真正的投机者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赢钱的享受，他要显示他有理。另外投机者的职业与记者的相近——都是分析一件事并得出最终的结论——记者用他的评论，投机者用他的行动。当然，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记者分析错了还可以继续做记者；投机者看错了，就必须马上改行。

投机者，多么高贵的职业啊！他不需要与人交往，他不需要在充满灰尘的车间里让粗糙的工作弄脏手，他可以蔑视那些无聊的商人之间日复一日的讨论。投机者生活得像哲学家一样，尽管他只是一名很小的哲学家。

置身于雪茄的烟雾之中，他可以超越尘世的喧嚣。赫拉斯说：“远离工作的人是幸福的。”投机者总是随身带着他的工具：一部电话、一台收音机，也许还有一份报纸。但他从不像奴隶一样死盯着每一个字母，他懂得从字里行阅读出神韵的艺术。他没有老板也没有雇员，也不像银行家和经纪人那样必须忍受一些神经质的顾客。他是一个高贵的人！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这个高贵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时间。并不奇怪，许多人羡慕他、效仿他。我不知听了多少遍这个问题：怎样成为一名成功的投机者！

他的精神永远不休息，甚至在睡眠中他也要与自己讨论：“我应该买，应该卖，还是应该观望？”他必须像管风琴演奏员一样能用尽一切办法。他必须预见到事物的结果以及大众对此的反应。这不是简单的事：大众对一件事以及股市的结果很难预测。而投机者有时像酗酒者，听到好消息哭，听到坏消息笑。

作为投机者要具备什么条件？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当人们忘记了一切时，剩下的便是文化。”股市的道理也如此。如果您能够忘记所有国民经济学家死死盯住的预算、汇率、统计数字和其他废物——简单地说，所有储存在电脑和布满灰尘的图书馆里的资料，剩下的便是股市的知识。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懂，能听到草木成长的声音并富有想像力——这是一个理想的投机者应具备的条件。

请您不要混淆这两个概念：金融家和投机者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金融家总是全身心投入到他所设计的生意中去。由于他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的企业和企业的运作筹集资金，他去股票交易所，希望以此排除其资金的短缺。他的目标当然总是某一桩股票交易。但是他的交易所引起的思考和行动会又转嫁到股市行情上去。而投机者喜欢做旁观者，分析并不是由他所引起的事态的发展。

是的，我要重复：做投机者是一个美好的职业，富于幻想，也富于冒险。他可以造钱（不是挣钱），他可以富有，但是他也可能失败，失去很多甚至在一夜之间破产。

很久以前在一所大学里，一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曾经问我：“您希望您的儿子做投机者吗？”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只有一个儿子，他将成为音乐家。第二个儿子我将把他培养成画家，第三个儿子培养成作家或记者，而第四个儿子一定要做投机者。因为总有一个人要养活他的三个穷哥哥。”（上述事迹详见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投机者的智慧》——编注。）

但是如果这第四个小子听我叔叔——一个自豪的单身汉和投机者的话就糟了。他喜欢如下理论：有三种不同的方法输掉财产：最快的方法是轮盘赌；最惬意的方法是和女人在一起；最笨的方法是买股票。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这张照片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

墙上是曲线图——预示着我将是未来的股票商；打字机前：记者；嘴中的大雪茄：享受生活的人；所有加起来：我的青年时代。

我也是从小开始

我的记忆力肯定很差，尤其是对数字和名称。但我总不会忘记我的第一笔股票交易，就像道·胡安对他的第一次冒险记忆犹新一样。

20 年代末我在巴黎有了第一次的股市经历。主意是我们公司打扫办公室的人给出的。第一笔大的交易：用现金以 400 法郎的价格购买了两股法国钢铁公司的股票，用贷款以每股 30 法郎的价格以期货方式购买了英国、葡萄牙联合矿业公司默卡比克的 25 股股票。

趋势看涨。这像一条单行道，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怎么会有其他结果呢？人们只需今天买明天卖，或者明天买后天卖。我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两支股票把我的资本翻了一番。

我想，人们只需有主见并坚信：股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从那以后已过去半个世纪的时光，我还依然持这种观点，甚至深信不疑，因为我从那时起一直靠股票交易为生，而且生活得很好。好生活的标准对匈牙利人和苏格兰人是不同的。当然我认为股市不仅是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发明，它更是一个美好的发明。

按照清洁工的建议我用翻了番的资本又买了 25 股马佐夫和 25 股里奥索夫股票。其实它们很不值钱，但在精神上支股票本身有多少价值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可以炒它。和所有其他的股票一样，这两支也在涨。我的资本又增加了一倍。我居然成了一名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拥有 200 美元现金（相当于今天的 3 万马克）的小资本家。

由于我的成就在道德上和物质上都很完美，我很想去股票交易所看看。我的一位同事承担起了这神圣的责任，把我和我的新爱——股票交易所——介绍到一起。

然而我当时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我什么都不懂。那里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行话、奇怪的字眼儿、神秘的数字。成百的老少人士从一个电话亭走到另一个电话亭，向手持电话的人耳语一些内幕消息。

他们在讲伦敦、阿姆斯特丹和米兰。他们从一个城市买股，又在另一个城市卖掉。他们不是凭时间上的行情变化而买卖，而是靠地区间的价格差，比如说伦敦和巴黎之间。我不懂这些，我只是听出了一点：每个人都有最好的主意，每个人都是预言家或至少是天才。

在那一天，我虽然不过是交易所襁褓中的婴儿，但是有一点我不喜欢。在我的印象中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的诈骗。那些心不在焉的建议、分析对我来说显得幼稚、愚昧而且没有任何逻辑性。于是我得出了最后结论：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行情上升时买入，那么我将正好与他们背道而驰。从我的老师那里我得知，在行情下跌时同样可以投机。我做出了决定，我准备把牌压在行情下跌的股票上，以卖空挣钱，同时看这些只会吹牛的人赔钱。说到做到，我很快掌握了卖空的技巧。我必须以期货的方式卖出我根本还不曾拥有的股票，于是我零星购买了一些看起来有利可图的下跌的股票。

这头一次的股市结论决定了我后来几年的命运。也许那只是感觉或者只是运气，但我生命中成绩卓著的一个时期开始了。随后的几年是经济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悬挂在一条细丝上。从那时起我们经历了许多次股市危机，不过都挺了过

去。证券持有者也在短时期内伤愈了。

我很希望年轻人在学校时就能进行一些交易所的实践并接触一些股市哲学。将来他们与有价证券打交道就像我们的母亲们做饭、干家务一样：个人的实践是最好的方法。

炒股的人以他的经验、思考和感觉为生。英格兰人说：“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而炒股人的发明是：“我的鼻子就是我的城堡。”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交易所幼儿园的故事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燕麦和足球

我与交易所的第一次对垒比这还要早 15 年。奇怪的是恰恰这场对垒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那是在布达佩斯的童年时代。我当时正好是玩弹子的年龄。那时在匈牙利的日常生活中粮食交易所独具光彩。该国是生产面包粉、玉米和燕麦的大国。这里是欧洲最活跃的市场，成交额极高；来自海外的电报以及买卖订单充满了整个城市，带给她不同凡响的繁荣。大笔的交易也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参与小范围投机的机会，这正对性格开朗的匈牙利人的脾气。

人人都在关注粮食——也关注影响粮食行情的一切事物。在市场游戏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天气，是老天爷的魔力：是破坏收成的干旱，还是增加产量的喜雨。

粮食行情的涨落像晴雨表一样完全根据天气预报而变。尤其是在干旱的夏天，在城市中无数的咖啡馆里，在每一处街角，人们都在急切地盼望云彩的出现。因为如果不下雨，燕麦的收成就危在旦夕。连军队也焦虑不安，因为那时燕麦扮演着相当于汽油在现代军队中的角色。伴随着这场气象痛苦还有一份新的忧虑：一场匈牙利国家队对外国队的足球赛。

这有关每个人都十分重视的体育的尊严。这场期待已久的体育盛事甚至打破了酷暑中凝结的闷热。

我倍加激动。这是我第一次看真正的足球赛，而且我将由我最喜欢的叔叔带着去享受这件新鲜事。

在比赛的当天早晨，我从床上跳起来看天气如何。哎呀！地平线上已布满大片乌云，潮湿的风吹起来，空气沉重，已经隐约

听到雷鸣。我和我爸爸都非常不安，他也准备去看体育比赛。

整个上午，天气越来越糟，我也越发失望。

但我们还是按约好的时间与叔叔碰面。我们想，他也一定和我们一样心情沉重。多么大的惊讶！他的眼睛放着光芒，幸福而满意地微笑着搓着双手，好像他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平时他从不跟我们孩子做对，连开玩笑时也不。“我亲爱的孩子们，多么好的一天啊！你们看，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足球赛取消了。”

爸爸和我不知说什么好。球赛取消！他居然敢说今天多么好！如此卑鄙真让我们不能理解。

他竟然更加无情地继续说：“真太妙了，雨下得太好了！”

我真不能相信。他继续说道：“你们什么都不懂，雨带来运气！明天交易所上的燕麦就会跌价，我已经等了几个星期了。”

叔叔说得有道理。第二天交易所里燕麦行情暴跌，收成得救了。那些做卖空投机的人可以坐收其利，军队也安下心来——所有这一切都以足球赛为代价。

这场泡了汤的足球赛要让交易所负责，当天我发誓，要伺机报复。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我哥哥的酒椰叶投机

一个成功的投机者必须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同时又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大众心理学家。因为他同时有两个谜要解：政治事件和公众对此的反应。关于政治还可以用某种逻辑发展去衡量，而大众的反应却有它完全不同的、任性的规则。正如我提到过的，我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战争的爆发会把行情推到顶峰，也会正好相反——股票的价格会在同样的消息下跌入低谷。老的股市格言“在枪炮声中买进，在柔和的小提琴乐曲中卖出”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股市中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已算不上格言了。一切都要由股市中的人自己去衡量。

我自己在很久以前还是孩子时就有亲身经历——不能跟着当天的新闻做投机买卖。

1914年初夏的火药味导致了投机热。人们首先争购那些有危险不再被进口到匈牙利的货物，所以外国产品的行情上涨，人们什么都买，各种各样的产品——香草、胡椒、丁香等等，尤其是酒椰叶，因为酒椰叶在匈牙利酿酒业中的位置不容取代（酒农们需要这种叶子做丝胶）。

当时我哥哥在一家大银行实习，专门负责原材料的财务。他得到了一个关于酒椰叶交易的暗示。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用不值钱的假名在银行借款买了几股值钱的干草。那时酒椰叶的价格已被炒得过高了。

酒椰叶最初似乎很走运。战争爆发后，它的价格青云直上。但是关于战事的消息给年轻的投机者的账本上涂了一笔，而且是

重重的一笔。奥匈联军闪电般冲向塞尔维亚，同时德国军队开进马恩河畔。在东普鲁士，兴登堡将军战胜了俄国人。前线的三场胜利似乎使人们看到了战争的结束，一切将马上恢复正常。

酒椰叶的行情开始下滑……贷款账号上是一个大的负数，银行要求还债，但所有的口袋都是空的……

从早点到晚餐，我哥哥的脸一时比一时、一天比一天长。上涨一个点能让他松一口气，而下跌三个点会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我们都一同经历了这起和落。前线的消息对我们很重要，而这些消息对酒椰叶行情的影响对我们同样重要。当我哥哥明白，我爸爸对他的求救并不十分情愿地接受时，他非常害怕。即使妈妈从中调和也并没有让爸爸大方多少。由于银行催债，我哥哥陷入窘迫，甚至想到自杀。我们吓得直哆嗦。整个家中充满了悲剧的恐怖幽灵。

最终还是我父亲想办法避免了这场悲剧。他知道我哥哥把它当成尊严的体现，同意给哥哥一笔救急钱。

从那以后，在我们家里避免提到酒椰叶这个词，就像在上过吊的房子里不能提绳子一样。悲剧没有发生，家庭的尊严没有被破坏。但是我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红自行车……

这场危险的投机紧急状态刚刚结束，马恩河战役开始了，其他前线也开始遭到反击。胜利的希望破灭了，战争无情地展开。酒椰叶的行情再次走向顶峰，赢回了它曾失去的一切，但这已为时太晚了……

故事的结局：故事中的人物，我的父母和哥哥已经去世很久了。酒椰叶的买卖在今天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可笑，与国际市场的大宗交易相比显得那么单薄（当时能获得的利润相当于今天在纽约一顿晚餐的价值）。但是至今我还能从骨子里感觉到当时的恐惧。它成为我生活的警告、我交易时的警告。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海洋冒险

所有形式的股份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冒险。

在罗马，经常在金钱、利息方面发明言论的哲学家卡托建议，在交易和航海事业中要成立一个组织，它便是股份公司。

“不能自己航海。如果能把船驶进大海，你们要和其他 49 个朋友一起尝试。”

“冒险”这个词在今天有贬义，但在 17 世纪它有非常准确的、法律的含义：“冒险”是一家商业企业，通常是殖民企业，它的建立是为了做一些大胆的贸易和尝试。股份公司的创始人，即股东，拥有官方的名字“冒险家”。这个名称至今还可以在最早的股份公司证书上找到，那是 1670 年成立的盎格鲁-加拿大股份公司。按照传统，主席在每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致开幕词：“我的冒险家先生们”，这在会议大厅的红木屋顶下听起来异常庄重。

冒险……冒险——这在我们的耳朵里是一个不规矩而且不浪漫的概念。

而谁又没有自己的冒险，至少是在经济上的冒险呢？

我的冒险（至少第一次冒险）开始于作拉丁文翻译和穿短裤的时代。那时我在布达佩斯上中学。

我所属的同学圈出于对文化的喜爱，隆重成立了“文学与音乐股份公司”。

我被选为账房先生。由于我十分严肃地对待我的职务，所以我怀着激情和职业的良好关注着经济动态。

那时，整个中欧在通货膨胀的狂潮中达到了沸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们不是去争相欣赏报纸上有趣的漫画，而是关注股市行情。

匈牙利生活在克郎行情在苏黎世起伏的节奏中，而克郎直线下跌。

经济全面动荡，行情从今天到明天有可能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在这样的温室空气中，谣言像蘑菇一样从地里滋生出来——有时更像毒蘑菇。

人们向他们邻居的耳朵里灌输各种各样的消息，而每传一次就会减少一点真实性。谁没有个把朋友，他的理发师通过银行主任（或类似来源的）门卫的老婆而准确地得知，应该买这种或那种有价证券呢！

人们必须有极强的定力才能对这一切不感兴趣：在这场盛大的投机舞会上跳舞，加入这场闹剧中，不知怎样或为什么就成了富翁。

当然我们这些孩子也被这种投机的冲动所感染。假如我们昨天买了这支或那支股票，今天的兜里就有了3倍的资金。我们必须试一试。

这一想法不停地折磨着我。我根本不想试图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我只是想能买得起最新版本的百科全书，尽管价格很高。

有一天早晨我听父亲在电话里说，政府将谈判重新获得1918年停火后失去的船只，船舶业显示出繁荣的苗头。

能够怀疑父亲的建议吗？不行，这次一定要行动。

俱乐部的资金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做大的举动。“海洋”股票的价格可以被我们接受，我们选择了它。我们把所有的信任都押在粮食和煤炭的装卸上，希望这给我们带来好运。我颤抖着来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到银行下了订单。赌博开始了。

几天之后出了祸。新财政部长开始了一场跌价大战。对维持生命的高价格的袭击影响了豪华工业和医药品交易商，更影响了股票。

“海洋”股票无人驾驶般跌落。银行很快就要求提高资本。我到哪儿去弄钱呢？

幸运的是有一个善良的表姐比较通情达理，经我游说为这件好事牺牲了她的积蓄。向希望王国的第二次冲击结束了。

跌价风波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部长先生在这场冒险中失去了理智，退出了政治舞台并进了疯人院。他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行情又开始上涨。

“海洋”刚刚回升，就转化成 10 本让我渴望已久的百科全书，另外又加买了一支英国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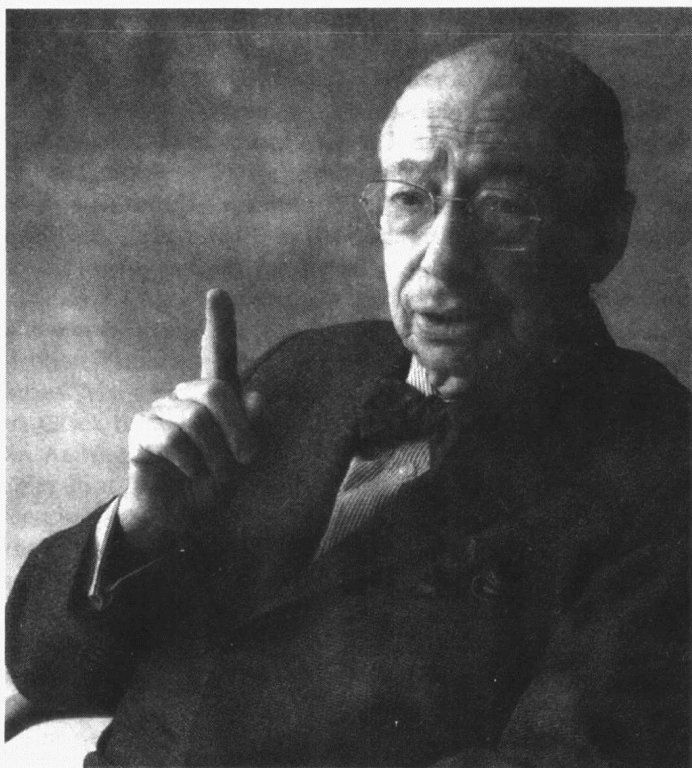
一切进展顺利，在这场美好的交易中我们忽视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在结束了这场与金融世界的交手的几天后，我发现“海洋”根本不是船舶企业，而是鱼罐头生产厂！

这个故事的结论是：我较早学会了这一点，并在后来能够融于实践：如果想在股市上赚钱，并不一定有最准确的消息。

内部交易的经验

内部交易的经验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来自苏黎世的电话

几十年前我的一个老朋友恩斯特·加尔从苏黎世打来电话，他当时是著名银行尤里斯·拜尔集团的人事经理和股票交易人，他让我一定要买“圣·莫里茨纸业”股票。“为什么？”“这无关紧要，它会涨的！”那激动的声音告诉我。我的好朋友虽然不能做出解释，但对此坚信不移。这时只有信任可以帮忙，我想，一不做二不休，我以每股 162 的价格买进了“圣·莫里茨纸业”。

在放下听筒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拉·卡佩尔造纸厂的董事长——乔治·赫莱尔先生是我的熟人，他曾是几家著名大公司的董事长和前克莱斯勒的副董事长。

对于我的问题——怎样看这支股票——他的回答是低调的：“苏黎世股市上的价格是架空的，其本身价值不到 40 瑞士法郎，没有获红利的前景。投机者把行情炒得这么高根本没有根据。苏黎世的人疯了，这个价格的股票不值得买进。”

他回答中的强硬口气促使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件事，结论的确是：价格过高，董事长讲得有道理。但我相信：股市没有极限。我作了安排。

我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我要给在拜尔的朋友打电话。“你真是胆小鬼，不多买一些，”电话那边传来声音，“今天‘圣·莫里茨纸业’已涨到了 165。”

能教训一位银行家让我觉得十分有意思，尽管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向他逐字重复了赫莱尔董事长告诉我的信息和我自己的观点。线路的那一边传来了忧虑的声音：“科斯托拉尼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再卖出吗？”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我们该怎么办？请你再继续为我购买‘圣·莫里茨’。”接下来的是一段长长的间隙。我仿佛看到我的朋友像一个沉闷的大问号一样站在我面前。我补充道：“我只是向你展示，专家分析及内幕消息对我起多大作用，即使它来自董事长。”

第二天在朋友们定期的聚会上我向他们讲述了这一大胆的决定，他们也可以作证。然后我就把它忘了。几个月之后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关于“圣·莫里茨”股票的消息，它正从1200上涨到1400。我给苏黎世的朋友打电话，高兴地卖掉了我所有的“圣·莫里茨”。

当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成交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亲爱的加尔先生，我的主意怎么样？”我苏黎世的朋友十分不悦地回答：“什么你的，那是我的主意！”（他讲得有道理。）

后来的时间里“圣·莫里茨”又升了一些，然后便从股市上消失了。英国公司波瓦特以高价接管了该公司。不久前我和赫莱尔董事长谈及这段往事，我们开心地笑了。今天他也知道了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事：波瓦特公司的秘密兼并计划。他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但分析家分析，交易所掌舵。股市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像绘画一样，股票交易必须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尽管有时脑袋朝下腿朝上。不正是这类作品受到了上千人的欣赏吗？我购买“圣·莫里茨纸业”时正是因为那条坏消息。

我经常回想起这段有趣的冒险。我看到分析家们是以什么样的科学严谨态度在工作。人们在电脑上作分析，画出曲线图，又做加减乘除，以预见未来股票的发展变化。

而一切都出乎预料。

圣·莫里茨的王府饭店

每到一个城市，我的第一个消息来源是计程车司机。在途中我问他挣多少钱，生活费要花去多少，物价有多高，他对内政及外交的观点，他对国际大事的反应等等。全天如此，我会问我遇到的不同的人。

关于每天的新闻，我早上7点开始收听广播。我收听从各国传来的消息，因为每件事都被不同的国家以各自的观点评述。报纸在此就不特别提了。在读报时我有本事立刻发现对我重要的新闻。我对报纸上的新闻比对行情更感兴趣，因为行情——正如所说的——已成为过去，而新闻有可能成为明天的行情。

毋庸置疑，股市上“消息灵通”经常是“毁灭”的代名词。30年代初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当时我正在圣·莫里茨过冬。那时的圣·莫里茨是豪华和富有的象征。这家拥有厅堂、酒吧和烧烤炉的王府饭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是国际金融巨头、花花公子以及知名人士的聚集地。

读者会问我，我在这高雅的圈子里做什么。那是我学习和实习的年代，我学会了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赢得了至今还很有用处的生活经验。这个小小的、多彩的世界就像去年的雪一样消失了。而当我今天走过王府饭店的大厅时，往事仍记忆犹新。在大厅的一角我看到了汽车大王安德列·雪铁龙——那还是在他破产以前。在另一张桌子旁我看到了亨利·迪特丁男爵，荷兰皇家石油集团的总裁。在他旁边的竞争对手——沃尔特·C·帝勒，标准石油的董事长，正在享用晚餐。两位石油巨头在流言之后每年都要在这里会面讨论一些问题：价格、市场、石油。就像今天石油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富翁在国际石油组织大会上一样。在距离他们两步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世界著名画家基斯·凡·唐吉和查理·卓别林。当然我的同乡阿帕·普勒舍博士，出色的投机者和黄金储备专家，也从来不会在这里缺席。在另外一边，那同一把靠背椅上总是坐着沉思着的弗里茨·曼海姆博士。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出生于斯图加特，是阿姆斯特丹门德尔松银行集团的总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阿姆斯特丹以作外汇交易起家。当时他是德国帝国银行的代表，负责干预并支持德国马克的汇率。他的工作成绩很大，不是对帝国银行，而是对他自己。马克跌到零，而曼海姆博士却积蓄了一笔财富。他用挣来的钱成立了柏林门德尔松集团公司的分公司，后来也作过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银行顾问。作为当时重要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非正式的国王，他自然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矮小、敦实、傲慢，深知自己的权力和作用。

我以一个私人侦探的眼睛观看王府饭店的这台戏，分析那些台上人物的姿态、心理。我很想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肯定不是在谈论天气！

通过一次奇怪的巧合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有一天晚上，酒店的服务员敲我房间的门送给我一份电报。我立即打开。电文确认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好几千股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相当于好几百万荷兰盾）。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又翻到电报的背面。这时才看见，收件人写的是曼海姆博士。这样的错误居然发生在王府饭店！我的房间是在阴面，正对着曼海姆博士朝阳的豪华套间。直到今天我还能感觉到我当时的惊讶程度。我忽然间掌握了圣人们的秘密。几天之前我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亨利男爵和曼海姆博士在谈话。我当时想，他们一定是在皇家石油股票上做文章。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我叫来服务员，把电报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试着将我纷乱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当时是作卖空投机的（这允许我成了王府饭店的客人），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我对买空投机的建议并不看好也不接受，当时正值股市大跌。但是这条如魔幻般巧合传到我这儿的消息不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第二次！这个建议一定要接受。我真的接受了，买了荷兰皇家股。而从那一刻起股价开始下跌——跌到我买入价格的 $1/3$ 。我失去了为这条建议而投入的全部资金。

我一直不知道他们两个在王府饭店大厅里说的是什么。我只知道阿姆斯特丹的门德尔松公司在 1939 年由于丑闻破产，曼海姆博士股票交易账号上负债累累。从我的经历中我得到了两条结论：一个伟大的金融家也可能是一个糟糕的投机者；在进行冬季体育锻炼时也能收集到股票交易的教训。

我的知心朋友阿里·佩克在一次午餐时告诉我，他曾经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的弗兰西斯石油公司总裁进行了一次长谈。总裁向他确认，弗兰西斯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当时为每股一万法郎）被炒得过高了。我当时有一大批这支股票。我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以便把它们抛出去。听起来像是玩笑，在我把它们卖出之后的一个月里，这支股票像火箭一样升到了每股 6 万法郎。那可是内部消息啊！

我想，总裁先生的消息很符合实际。只是像我多次重复的那样：内部的知情人不一定知道他们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的行情。

当然也有一些时候，金融家们会故意散发一些误导性的消息。下面的故事希望成为学习的例子：

法国有一家知名度很高的金融财团 L 集团，它负责审查在巴黎上市的一些公司。该财团的董事长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从长远出发他对哈金森股票很乐观。该公司将重新组建，用新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资本武装起来等等……但是，他补充说，我现在还不要买，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醒我。

在证券交易所我向我的经纪人打听这支股票在市场上的行情，得到了如下答案：该股在过去的时间里从每股 250 跌到 60，没有人过问这支股票，市场上只有一个买主：L 集团。它是趁低价收购。

奇怪，我想，真奇怪，那个金融家建议我暂时先不买这支股票。正因为如此，我凭着多年的经验立即购进该股。几天之后，股票开始上涨，股价到 300 甚至 400，这时该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接管了。我的内部消息是：在他没有给我信号之前不要买，那还为时过早，而在这期间该财团却自己买入；在他提醒我买时股价已涨到了 300。大家自己可以评判这位内部知情人如何。

冷杉木股票

准确的消息在股票交易中的作用，可以从下面这段有趣的故事中学到。

那是战争时期的纽约。有一天我的一个熟人十分激动地从一家股票交易所给我打来电话。她已在这家交易所泡了好几天，希望能抓到一支肥股，再把它物化成一件貂皮大衣或手镯。几年来她经常征求我的意见。

令我惊奇的是她这回什么也没问。相反，她有一个“好建议”给我。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得到了一个极佳的情报。在第五大街的一家豪华股票交易所里，她碰巧（我想肯定是有预谋地）听到了两个重要金融界人士的谈话。谈话内容涉及某种叫做“冷杉木”的股票。她从谈话中听出，这家企业已度过了危机，按照 C 教授的诊断会逐步健康起来，两位先生对下几周事态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这位女士请求我，在我的交易所为她买入这支股票。她不想将买单交给她的股票经纪人（她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偷听到这次谈话的。如果有人发现她偷听了私人性的隐秘谈话，她会很不好意思的）。另外她坚持要我也从这条内部消息中获益。

我愿意满足她的要求，但我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找不到这支股票。终于，在股友的帮助下我在一份登有不知名股票的册子上发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但它不叫冷杉木，而叫“冷山岭公司”，是生产某种军用小零件的。它的价格从过去的 30 美元慢慢降到 5 美元。该公司大概遇到了一些困难而现在到了转折点，会慢慢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这种“循环”的状态对投机者来说总是很有意思的。那两位窃窃私语的金融家所谈论的肯定是这一内容。我把这一切都向我的熟人作了汇报，她现在坚信，自己肯定是听错了，那不是冷杉木，而是冷山岭。她再次重复了她的愿望，购买冷山岭股票。

我为她下了订单，但还是持怀疑态度。以前提到过，最准确的内部消息在某些情况下肯定坏事，而我则偏偏作一些与专家建议相反的决定。我没花一分钱买这支股票。可惜呀！几个星期之后这支股票涨到了 30 美元，我气得差点病倒。而我的熟人则大获全胜，新貂皮大衣有着落了。她请我吃大餐，并责怪我不重视她来自这么好的渠道的消息。但是我能说什么呢？要么有准则，要么没有。

不过我对这家冷山岭公司很好奇。在长期观察之后我得到的是什么呢？一场真正的喜剧。我的熟人完全听对了那次谈话。谈话内容的确不是冷山岭，而是冷杉木，不过不是股票，而是约瑟夫·L·冷杉木先生。这位老先生病得很重，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处于生死边缘。那次低声的谈话是在谈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他是度过了危机的人，C 教授所说的恢复健康指的也是他。

冷杉木先生的病持续了几个月，虽然教授态度乐观，但他还是去世了。我没能利用这条错误的消息实在令我气愤。假如我知道那是一场了不起的误会的话，我肯定会接受这条错误的建议的。对我来说每个专家的建议都是错误的，而错误的“错误的”建议则是正确的……负负得正。

相信王子

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可靠的内部投机交易。对此我可以讲两个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为一家公司工作。客户中有一位是宾根，原日内瓦的银行家、法国杰出汽车商安德列·雪铁龙的岳父。他通过我们不断地购买雪铁龙股票。该股涨得很慢，但肯定会上升。谁能比宾根先生更了解雪铁龙股票呢？我斗胆在我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内在雪铁龙上作了一笔小小的投资。几乎难以置信，虽然雪铁龙在6个月前还付了50法郎的红利，而6个月后就破产了，破产后一分零钱都付不起。

这不是内部消息，但总体上相差不远。公司破产，安德列·雪铁龙作为穷人离开人世。后来人们知道，那不是企业本身和产品质量的问题，他们的车至今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汽车之一。问题出在安德列·雪铁龙的性格上。他是法国最有天赋的企业家之一，有想像力、乐观，用贷款来运作。只可惜他选错了债权人。（我经常想，负债人找到一个好的债权人往往比债权人找到一个好的负债人更重要。）雪铁龙也是一个爱玩掷骰子游戏的人，周末到杜威尔去赌博。当两家贷款给他的私人银行得知此事后，立即中断了给他的贷款，从而导致了一家优秀企业的灾难。

宾根先生不可能预见这一切，他一直非常佩服和欣赏他的女婿。那我又怎么能预见这些呢？我只得接受这笔可观的损失。

在我70年代的交易所生涯中，我按内部消息行事受益了两次，做了按内部消息应做的正相反的事也受益了两次。而不知多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少次我由于内部消息损失惨重。

有一次我从内部消息中受益——更准确地说，多亏得到了这条消息使我避免了一场大的损失。二战时在纽约我对欧洲政府的债券感兴趣，尤其是对那些其债务国被德军占领的债券感兴趣。

在纽约交易所流通的丹麦王国的债券也是这种情况，债息已经付了，但到期的债务能否偿还仍是未知数。丹麦政府的问题是“付还是不付”。这利息为6%的证券在交易所的牌子上标出了普通面值的60%，在未来的6个月里将百分之百兑付。这一反常的贴现对于这种质量的债券是不可想像的，再加上债务国丹麦在美国银行拥有大笔美元，就更加不可想像。

我已经在行情30:40时买了一小部分该债券，现在的行情慢慢涨到了60:70，如果能在几个月后在银行以百分之百兑现，我现在为什么要抛售呢？金融世界里什么都会发生，投机者的胃口是无底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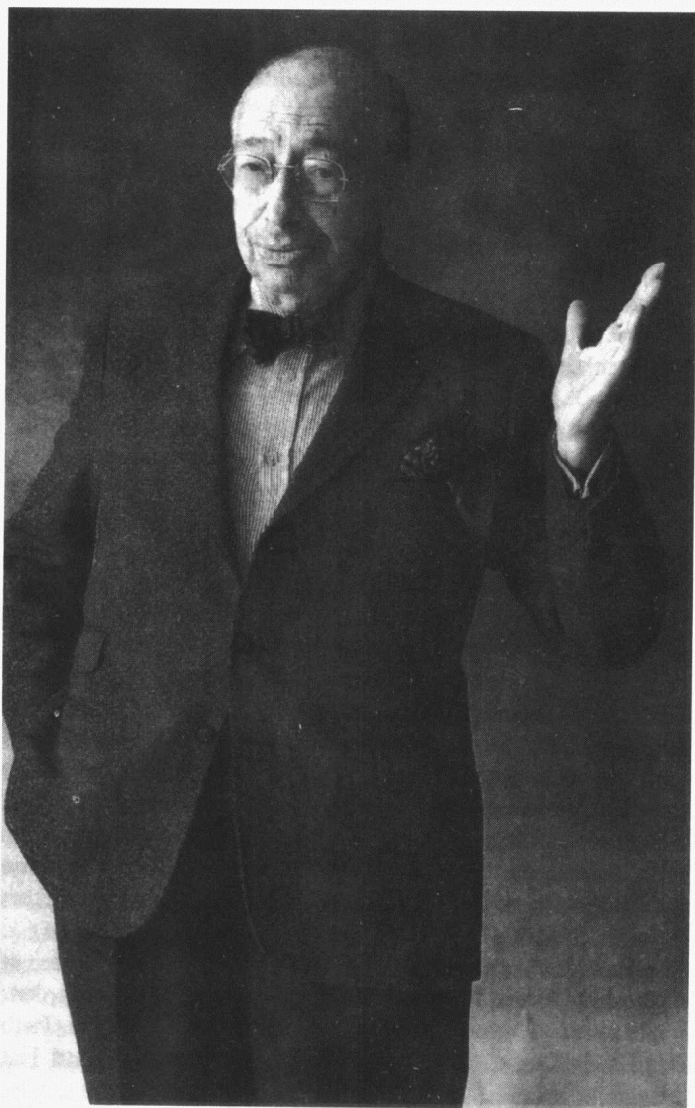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邻居，热内·波旁帕马（不久前去世的齐塔女皇的哥哥），他是丹麦国王的女婿。我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当然付给他可观的报酬，他也欣然同意：他要去华盛顿拜访他的熟人丹麦大使，向他打听丹麦政府会不会在1941年12月1日支付这些疑虑重重的债券。精确地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和钟点，王子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准时是皇家的礼貌）：“不会兑付债券！”虽然丹麦国不腐败，丹麦人在美国有足够的美元来兑现他们的债券，但是他们将为此花去所有的积蓄以至无力偿付目前还在流通的、日后到期的债券的利息。这种债券的6%的利息还将继续被偿付，但不付债金。

现在我可以以很好的价格抛售我的丹麦债券，因为在到期前的一个月它不停地升值，甚至达到了90。于是我鼓起勇气全部抛

出。出乎意料的是，行情仍居高不下，我甚至开始怀疑王子了。但这没过多久，一天早晨《纽约时报》宣布了一条消息：“丹麦政府怀着沉重的心情，万分抱歉地通知她的所有债券持有者……”剩下的全部是我已从王子那里得知的消息了。债券下跌到40%——一条内部消息带来了成就。

但是从那以后我不敢再相信大卫王在圣歌 143 第三段所唱的：“你们不要相信王子！”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天鹅绒赌台上的游戏

周末投机

最有把握获胜的知情人投机，是所谓的天鹅绒赌台上的游戏。这里说的是：知情人处在关键的社会地位上并能同时对（他所希望的）事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我有 3 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作例子。

每年有 52 个周末，每个周末各自不同。每个人都能在周末找到不同的爱好：有的人打高尔夫，有的人滑雪，另外的人在自家的花园里找到乐趣。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周末把财产放到安全处。他们做两天的假期之后可能发生的政治特别是金融事件的投机。

如果一个政府决定做一次大的金融行动，比如说货币的贬值，那么她肯定会把时机选择在周末那 48 小时，那正是商人、金融家、银行家们懒散地休息的时间。有一段时期，周末投机者们尤其活跃。他们在周五的晚上空头抛售某种货币（还不曾拥有的），交货期是下周二，希望能在周一的贬值后廉价买进。

如果投机没成功，他们只会输掉一点手续费。这对他们是小菜一碟，他们把希望押在大的生意上：货币的 30% ~ 40% 的升值或贬值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投入的数目也很高。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这点小小的损失与可能获得的利润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他们反复地作周末投机，直到赢得大利。有时他们成功，但有时也完全错误。短短的周末期间会发生多少事，我想用一个我也多少有幸参与的例子来说明。

1931 年 9 月 19 日到 21 日的周末是金融史上的里程碑。在这

个周末，英国政府向她的臣民宣布，大不列颠将放弃黄金标准。这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上英镑下跌 40%，很多错误估计形势的外汇商成了最大的输家。

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炒西班牙比塞塔。一段时期以来西班牙一直动荡不安，也许 5 年后会发展成左翼党与弗朗哥之间的血淋淋的内战。比塞塔下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投机者和货币专家们都这样认为。

那么，如果想做一种货币的卖空投机的话，就必须以期货方式把它抛出，换成另一种货币。（当然人们是在做另一种货币的买空投机。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另一种货币与比塞塔相比应该升值。）投机者们坚信比塞塔会马上跌价。他们用比塞塔大批地购买英镑。而上帝是怎么安排的呢？他把矛头倒了过来。比塞塔的末日还需再等几年，而英镑却一夜之间失去了价值。抛开英国政府这一决定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不谈，它对投机者们是一个彻底的打击。他们的损失太大了，很多投机银行关了门。

有一个人却在偷偷地笑。他在这场英镑的灾难中奠定了他的财富的基石。这个人就是皮埃尔·赖伐尔先生，法国总理（他后来在 1940 年跟德国占领军合作，在战后作为叛国贼被枪毙）。皮埃尔·赖伐尔是怎样行动的呢？

在 30 年代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流入欧洲的美元越来越少以至全部停止。那些经济实力被减弱的国家尤其缺少美元。欧洲贸易失去了它最大的客户：美国。美国的银行已没有足够的实力在经济上支持欧洲，美国人的购买力也悲剧般大减。

这种局面当然让英国尤其难过。英格兰银行的外汇收入直线下降，那句著名的格言“像英格兰银行一样稳固”也开始慢慢变得苍白。惠特尼大街上的老妇——英国人这样称他们的英格兰银行——按照传统保留了一小部分黄金储备。当外汇储备吃紧时，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蒙塔古亲自向法国银行和美国银行请求支援，也就是说一笔大的外汇贷款。此时英格兰银行早已左支右绌，再加上与投机比塞塔的人们相反，国际上正看好英镑的跌势。另外，黄金储备已降到法定线之下。

英格兰银行再次找到法国银行，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国人许诺了他们的帮助，条件是美国人也参与。法国银行出于对法国出口额的考虑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英镑的下跌。但是法国单方的投资是不够的。

赖伐尔在星期四的晚上就已经知道，美国没有同意支持英国。出于这个原因法国也撤回了他的许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英国不可能再继续保持英镑的汇价，政府将英镑与黄金脱节，英国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贬值 40%。

在这个周末之前的星期五，赖伐尔在几个小时之内便在世界各地的交易所中用假名以期货方式抛售英镑。这黑色的星期五——英国货币的悲剧——过去了，赖伐尔先生在星期一成了美元百万富翁，他在这次交易中的赢利真的超过了 100 万。

英国人也很满足。他们深信：逝去的只是黄金而不是他们的英镑。总理麦克唐纳甚至深信不移地宣布：“只要一英镑还等于 20 先令，英国货币就没有失去它的价值。”许多报纸都以大标题称赞这一举动。一切都会好转，英国终于摆脱了黄金的桎梏。

当然也有一些国民经济学家和其他的专家，尤其是一些法国黄金迷们，不持赞赏观点。他们把这一举动与拉方丹的寓言相比：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对此的回答是：在这个故事里，狐狸有一天会吃到葡萄并体会到葡萄真的是酸的。雷欧·特洛斯基在他的著作《欧洲和美洲》中把英镑的贬值当作英国堕落的最佳证明。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这确实是货币体制与黄金脱轨的第一步。从那时起，黄金被

货币体制拒之门外，成了普通的商品。每个储蓄者，在美国也不例外——那里多年来一直是被禁止的——都能够在他的保险箱里收存黄金，只要他愿意。

80年代初的黄金热之后，人们今天可以观察到与其相反的趋势：世界已从愚蠢的黄金神秘中解放出来。虽然俾斯麦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也曾对黄金的状况做出如下论述：“货币背后的黄金是一条被子，在它的下面躺着两个人，每个人都试图把被子拉向自己一边。”

我这里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定义，它虽然不如俾斯麦的聪明和智慧，但可以对黄金的储备做出很好的解释：“黄金的储备是一件紧身衣，它虽然可以让妇女拥有优美的身材，却限制了她的全部行动自由。”

简而言之，40%的汇价下跌对那些判断正确的投机者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胜利。当然，对那些判断错误、做英镑买空投机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很多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不得不因此宣布破产，比如舒伯格集团（其实是德国公司，所在地在阿姆斯特丹）。

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特别消息。我的一个痴心于各种投机生意，也包括外汇投机的好朋友曾经做了70万英镑的买空投机。他以期货方式用英镑买了荷兰盾，每3个月延长一次，以获取英镑与荷兰盾之间的利息差（那时大约是4%）。这桩生意很像几年来在阿姆斯特丹做的荷兰盾与德国马克之间的交易，也存在很大差价。不过这是后话。

我这位经验丰富、嗅觉灵敏的朋友在英镑贬值的几天前就觉得不对。正如一个好的投机者应该做的那样，他在一分钟之内决定卖出所有70万英镑。他打了3分钟的电话便把所有的英镑卖给了舒伯格集团，对该集团来说这是一笔要命的生意。丰富的经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验和超常的感觉救了我的朋友。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被我篡改过的名言：我的鼻子是我的城堡。

虽然我认为情报在原则上对投机生意没有什么作用，但赖伐尔的交易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不仅要掌握最高层次的局势和决定，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是相关的政府的领导人，这种巧合几乎百年不遇。

政府或财政部长的官方解释也会起到误导作用，有时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1949年9月17日至19日的周末，英镑再次贬值，尽管英国议会的斯坦弗·克里普斯在一周之前还对英镑可能贬值的传言进行了公开的辟谣。所以货币贬值的决定对大多数银行家和投机者来说极其突然。谁会想到，英国议会头面人物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尽管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呢？但是正是因为这次强烈的辟谣，我和少数的一些人投机赚了钱。交易所里的玩世不恭经常会带来红利。

尼基塔国王的卖空挑衅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政治和股市是携手相连的。也并不奇怪，一些掌握政治秘密的人试图利用这些秘密。

例如在今天的华盛顿就生活着上百位“联系人”，他们的公司不惜重金聘请他们从某一部委或其他国家机构获取情报。同样，在华盛顿的沙龙里、在名人聚会的场合，成百的股票商会竖起耳朵捕捉大官们吐出的小词。第二天他们跑到交易所，把听到的建议付诸实现。这种小道消息很多，但大多数都有误导性或是错误的。

如果能赚钱，每一种伎俩都是可行的。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人们去赚钱，而有什么比投机生意更容易赢利呢？尤其是当它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改变命运的时候。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一种方法都是被允许的：货币操纵、贸易协定、各种法令、国家的以至国际准则、沙龙间谍、美人计，必要时甚至武装冲突。

众所周知，投机生意经常发战争财，但谁会想到，战争是一次投机生意的结果呢？

1912年巴尔干半岛发生了下面的故事。一群截然不同的民族、王国和宗教共同存在于那里。终于，4个巴尔干国家联合了起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蒙特格鲁（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4个天主教国家订立了军事盟约，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反对奥斯曼帝国。

1912年的春天充满了火药味。蒙特格鲁这个位于亚得里亚海边，面积只相当于德国一个行政省的王国有一位统治者，对他来说股市投机是生存问题，他的国库总是空的。他就是尼基塔国王。

为了给自己的小小开支挣一点零花钱，他用了一种虽不高雅但却十分巧妙的方法。在国与国之间有一种邮政结算法——国际订单分12个月记账而在年终一起结算。尼基塔国王向世界各地的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稻草人寄去蒙特格鲁的邮政订单。邮局支付了订单上的数目，逐月把账记在蒙特格鲁国的账号上。尼基塔国王的稻草人坐收其利。当后来账单寄到蒙特格鲁当时的首都采蒂涅时，尼基塔国王通过他的邮电部长宣布，他无力支付，申请延期清偿。欺骗成功了，连严厉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也不得不大方一回，把他陷入困境的盟友欠皇家帝国邮局的账一笔勾销。

在我的青年时代流传着许多尼基塔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尤其令我深思。

一位著名的美国商人和百万富翁游历巴尔干地区并来到了蒙特格鲁。尼基塔国王设盛宴招待他。

宴会后，国王和他的客人来到皇宫的阳台上向聚集在皇宫前小广场上的臣民们致意。被这一场景（和国王一起站在阳台上被群众欢呼）所感动，美国人从兜里掏出金币撒向群众。他十分得意于这场表演并转向国王，希望得到一个认可的微笑。他向左转，又向右转，但国王从阳台上消失了。

找了几次后他在人群中发现了尼基塔，他正贪婪地抢金币呢。

这个小小的故事至少很好地反应了当时的气氛。

为了他的巨大开支，国王运用了其他的伎俩。他开始玩股票。他分别给维也纳的银行主莱茨兄弟、巴黎和伦敦的银行主罗森堡（30年代做股市学徒时我认识了他）输送关于巴尔干秘密政治的“消息”，以便和他们一起在其反作用下在股市得利。

1912年9月的一个早晨，维也纳莱茨银行里来了一位尼基塔国王的特使：他的亲生儿子丹尼罗王子。（他是弗兰茨·里尔笔下的维也纳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英雄的原型）。他带来了一条紧急的消息。在同一个早晨，另外一个特使把同样的消息带给了巴黎的银行主罗森堡。

“全部卖掉，全部卖空，”国王写道，“与土耳其的战争指日可待。”

罗森堡和莱茨在所有的交易所为国王、为自己也为一些好朋友抛售。他们向维也纳、法兰克福、巴黎和伦敦的交易所卖空塞尔维亚、土耳其、保加利亚等的息金债券，各种各样的。两位银行主也对俄罗斯的证券做了大笔的卖空投机。当时这种证券正活跃于巴黎和圣·彼得堡的交易市场上。

事态最初的发展证明了尼基塔国王的信息。土耳其在边界上聚集了军队，巴尔干的4个盟国也在10月1日以战时动员做出了回答。股市以暴跌做出强烈反应。然后法国和俄国通过条约结成联盟。双方达成一致，避免巴尔干地区一切危机的发展。事态还没有成熟到爆发全面战争，那到了1914年才发生。

沙皇尼古拉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安卡雷否决了巴尔干的所有边界变化，从而也否决了也许会对“伯斯普鲁斯海峡病夫”土耳其人的进攻。普安卡雷总统亲自为马塞多尼亚的改革做担保。人们相信，战争真的过去了。股市又做出了大幅度上涨的反应，尼基塔国王的银行主们感到很不舒服。他们的国王难道错了吗？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普安卡雷总统的干预真的把市场又重新抬起来并使卖空投机的人们蒙受了巨大损失。这回罗森堡和莱茨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不要急，继续卖出，尼基塔。”银行主们照办了。他们全线抛售。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十分不安，尽管国王向他们保证，巴尔干战争会爆发的。

10月18号蒙特格鲁的第一发炮弹射向了库塔里——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小的土耳其港口城市。蒙特格鲁无视大国的明确决定向土耳其宣战了。盟约的义务起了作用，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被迫加入战争。

股市行情开始下滑。俄罗斯、土耳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证券跌入低谷。尼基塔、罗森堡、莱茨及其同僚们大获其利……

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蒙特格鲁的尼基塔没有下令开炮以获取股市暴利，那么巴尔干战争会避免吗？历史留下了许多疑问，60年代以来它们一直流传着。

在我家里，这段历史尤其经常地被提起。我不只一次地听妈妈说：“巴尔干要是早宣战几个星期，奥斯卡叔叔和他的儿子今天就是百万富翁了。（一战前的百万富翁！）”尽管偏偏他们是家族里的穷亲戚。

我叔叔当时是国际投机商。他在所有的交易所作卖空投机——希望巴尔干战争爆发——甚至是大手笔的。在那些眼看战争就要避免的黑暗的日子里，汇价飞速上涨，他必须以巨大的损失偿付他的卖空生意，从而毁了自己。

教训总是一样的：一个没有忍耐力的投机者虽然有理，但是太晚了。

我的故事中的罗森堡两年之后又成为股市闲话里的主要人物。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传说罗森堡作了一大笔法国息金证券的卖空投机。那时的股市自然暴跌，尤其是法国息金证券，罗森堡赚了一大笔钱。

当他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来到交易所时，被投了臭鸡蛋并挨了骂，因为他是奥匈帝国的公民。他必须马上离开交易所。至于他是否真的在法国息金证券上赚了大钱，我至今无法考证。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拉涅尔的“乌龙球”

即便是政府首脑的天鹅绒赌台也会出现许多漏洞，而人们本来胜券在握的筹码会消失在里面。一位法国首脑就经历了这一切。

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投机生意中，特别是在外汇交易中，即使最新的内部消息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这个例子是法国的一位部长，后来的总统候选人拉涅尔的故事。我现在敢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故事发生距今已有近 40 年。

到今天为止没有人了解这件事的细节。我是通过巧合而有机会把来自不同渠道的零散的消息拼凑起来。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出生在法国，后来却成了墨西哥的成功的商人。他促成了法国企业家和墨西哥政府间的许多件大的生意，与拉涅尔家族的许多公司有着某种合作关系。1952 年复活节前的一天，我在戛纳的卡尔顿饭店的大厅里遇见他，他坐到我身边来，向我提出了下面这一奇怪的问题：

“安德列，您怎么看法国法郎？你不认为它会贬值吗？”

我诧异地反问：“为什么？我找不到理由。”

“会的，”他回答说，“有很多原因，现在给你讲太麻烦了，但我相信，它会贬值的。”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坚持己见。

但他很执著并声称，法国法郎会在秋天到来之前贬值。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自信。由于他和拉涅尔集团联系密切并且或许甚至有兴趣参与该集团的股票交易，他的消息很灵通。

长话短说，几天后，在复活节的晚上，在赌场里他向我走来，用沮丧的口气对我说：“我刚刚得知，墨西哥政府把比索的价值降低了 35%。”他魂不附体，这条消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其原因我后来才发现……

在这期间约瑟夫·拉涅尔议员是政府的领导人，笼罩在法国的经济困难是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尽管全世界都对这种不稳定不满，但却没有人试图排除它。

50 年代初，拉涅尔议员掌了权，他和他的前任不一样。拉涅尔的家族是法国工业和贸易的大家族之一，拥有一系列成效卓著、运转稳定的企业。也许是出于国家的原因，也许是为了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圆满，他希望法郎贬值并私下为此而工作。尽管已谣言四起，但如此严厉的措施也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不管怎么样，像我朋友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坚信政府的贬值计划。他们这回没有全错。

政府首脑希望贬值的原因是他作了法郎的投机生意。他所有的公司都参与了这一令人叫绝的连环计：公司向墨西哥卖出大量货物，墨西哥的包括国家在内的进口商用比索付账，当时比索是比较坚挺的货币。拉涅尔的公司把这笔收入存进法国银行。这笔比索存款实际上是相当于欠银行的法郎。所以总理阁下及其家族希望法郎贬值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这笔生意额很大。法郎的赤字对墨西哥比索的存款准确地说就是等待法郎跌价的外汇卖空投机。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一个障碍出现，导致美梦破灭。由于财务专家、财政部长爱德华·富尔的单方否决，贬值计划没有施行。许多年之后他对我解释：“我根本没有看到贬值的必要性。”（他当然对墨西哥比索储蓄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拉涅尔一直极力倡导贬值。）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后来发生的事就更可悲。墨西哥政府在没有作任何通知和警告的情况下于 1952 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六，闪电般地宣布比索贬值 35%。对总理及其家族来说，比索的存款减少了 35%，而法郎的欠债却依然如故。要堵的漏洞太大，以至于家族的可观的积蓄全部消失在里面。一个政府首脑策划他的家族作自己国家货币的投机生意，这本来是一件万无一失的事啊！

我甚至问自己，这一次我会不会——如果我及时知道拉涅尔在做法郎跌价的投机——禁不住诱惑。虽然我坚持认为所有的内部建议都是错误的，但这建议可不一般啊！

再重复一遍：政治和股市经常携手相连。一些掌握政治秘密的人试图利用这些秘密也并不奇怪。为了赚钱，什么方法都是可行的，除了武装冲突（像尼基塔国王那次）。

“保险”的空间、时间的套汇生意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腊肉 - 玉米 - 游戏

没有什么比市场调查报告更具有说服力了：收成和消费数字、库存状况等等以无可争辩的逻辑性比肩共存，预测大豆、冻蟹以及猪肉的行情发展几乎像儿童游戏一样简单。只是人们容易忘记一些无法预料的事，它们在股市交易中的作用往往比最精确的统计数字重要得多。

关于这一点我想讲一段我的亲身经历。腊肉是盎格鲁 - 萨克逊人早餐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33 年春天，它是股市的焦点。一支来自芝加哥的股票经纪人大军充斥于美国和欧洲。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在讲述他们绝妙的建议。他们发现了“百年不遇”的投机机会并希望他们的客户从中获益。

自古以来在玉米和腊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恒定的相对价格，因为用玉米可以在“猪工厂”里生产腊肉。如果我们设定玉米的价格是 100，那么腊肉的价格自然是 120。一直如此。

然而几乎不可思议，当时玉米的价格为 90，腊肉为 130。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投机者都必须抓住这一天赐良机。人们只需在芝加哥的交易所购买玉米做买空投机，然后以期货方式卖出腊肉做卖空投机。因为两种货物的差价太大了，肯定会在短时期内缩小差距。跟很多朋友一样，我也禁不住一试，但事与愿违，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痛苦的玩笑。玉米价格越跌越低，腊肉价格越爬越高。失败是残酷的，也是无法理解的。

怎么回事呢？原来，华盛顿的白宫里进驻了一位新的主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是经济的新时

代。在那些无数的对生意产生了影响的法规中，有一条命令，要杀掉上百万口猪。这一行动的结果是：没有足够的猪来吃玉米，造成了玉米价大跌；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喂养好的猪，猪油同样缺乏，其价格直线上升，腊肉价格也上升了。

食油加工企业受到了重大打击。几乎完美的投机生意夭折了，因为我们一时忘记了，即使在最保险的交易中也要考虑到各种因素，尤其要考虑到意外事件。

但是投机者们总是在事后才明白。这正是做贸易投机所需承受的风险。否则它只是初级的、普通的贸易。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法国国家债券的套购保值

有一些套购买卖的原因是两种同一类型的股票的差价过大或者过小。大套购生意上我有时赚过钱，更多的时候是赔钱。但毋庸置疑，我通过它丰富了经验。

这里我想讲述一次类似的证券交易。那是发生在战前的巴黎股票交易所，我的很多同事都参与了这次交易。30年代在巴黎有很多人做法国国家债券的投机生意。

大小股票商们都在集中精力炒国债，国债行情的涨落和股票一样。那时有不同系列的债券——3%的、4%的、4.5%的，还有其他一些。

交易所里的游戏者们从一边跳到另一边以获得一点小利。其思路很简单：由于所有的债券都一样（同样的债券人、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担保）人们只需要计算一下，哪一种和其他的债券相比价格太低或太高。那是套购生意的天堂：人们必须购买便宜的系列，而牌价过高的则卖空，这就叫“套购”。

3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局面：债息为4.5%的债券牌价为80，债息为3%的债券牌价为70。相比之下后者的牌价太高了。每一个贸易中专的学生都会算出，这是数学上的无稽之谈。有一点是明确的：要么一种债券价格过高，要么另一种价格过低。

所有的人都不愿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人们必须买进4.5%的债券并套购3%的，即卖空。跟往常一样，一种系列会上涨或另一种会下跌。而这次“保险”的投机又是怎样结束的呢？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4.5%的债券降得更低，到了70；3%的债券上涨

到不可想像的 90。

事态的发展与这场未成功的投机的初衷一样合乎逻辑。债息为 4.5% 的债券发行量很高，它出自不久前的一次兑换，所以还不断发行上市；债息为 3% 的债券是 1825 年法国最早的国债，债券持有者几乎都长眠了。市面上没有该债券流通，那些卖空者们只好以越抬越高的价格把它们重新买回来。

损失是惨重的。由于这桩套购交易看起来如此保险，以至于行家们以大笔金额参与了进来。“万无一失”的套购会以什么结果而告终，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股市上精心策划的投机也会失败，原因不在于它包含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错误，而在于股市技术方面的逻辑有时会战胜基本数据的逻辑。

即便是最先进的电脑也无法预算出这样的情况。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绿得那么绿：邻居的草坪

一个地方的股票商常常不切实际地想像，他的国界另一边的同事虽然不比他聪明，但是消息比他灵通。我想讲一段二战后的故事来作解释。

当时在法国由于外汇紧缺，对外国的货币有非常严厉的规定。法国公民有义务在国家的监督下把他们的外国证券存到银行里来。只有一些无前途的股票和半死不活的债券没被列入必须存入银行的证券名单，因为它们在国外根本卖不出去，从而无法指望它们带来外汇。只有这些二流证券能享受到法规的例外。

另外一方面，外汇的管制造成了对进出口外国证券设定的严格的配额。为了获取相应的外汇，人们如果买进一种外国的有价证券，必须以同样的金额出口另一种证券，否则就是不允许的。

这样就几乎自动地建立起了必要的平衡。

那时石油证券，特别是荷兰皇家石油，在法国备受青睐。为了购买荷兰皇家石油的股票，人们必须卖出一种总金额相当的外国证券。

某一种半死不活的日本证券不在官方的名单上。法国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徒劳的交涉没有取得一丝成果。巴黎股市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这支证券，在国外它就更不起眼。

但是突然间这支证券出现在瑞士的交易所，仿佛是从潘多拉的盒子中跳出来的。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市场越来越多地被这支证券占领。没人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在巴黎，越来越多的人在传说：瑞士将作为买主登场。而实

际上是一些专营国际套汇的法国银行在不断买入，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再卖出在瑞士的证券。

在瑞士又传播着这样的流言：巴黎是买主，实际上是瑞士的套汇银行在不断买入。消息灵通人士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再卖出在巴黎的证券。

人们在巴黎窃窃私语：瑞士人已经知道有可能与日本达成一致；而瑞士人则认为：法国人肯定比他们更准确地了解关于与东京交涉的新闻。人们一致认为，某一大的举动正在酝酿之中。许多人随波逐流，因为那场交涉下的绝妙大买卖感动了他们。

那些外国人，那些小本生意者开始不安起来。他们打听、关注着事态，直到有一天牌价渐渐超过了理智所允许的范畴。

而在远东却没有什么新消息，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真相是怎样的呢？秘密在哪里？这里是答案：由于法国市场希望得到荷兰皇家石油股票，套汇者们在瑞士交易所买入该股以便在巴黎卖出。在一个明确的条件下这个交易是完全合法的；人们能够用外汇支付。这笔外汇是通过卖出另一种从巴黎出口到瑞士的外国证券而得到的。

人们必须找到一种数量充足的、可以在巴黎买到又可以在瑞士不受损失地卖掉的外国证券，而这种“日本货”正中下怀：人们可以在巴黎任意购买，也可以在瑞士任意抛售。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另外的一群套汇者在瑞士购买日本的债券，再以合法的方法把它们送到巴黎的交易所卖出。他们用得到的法郎在黑市上换成外汇，以付款给他们在瑞士的买主。因此会出现一种债券在法国和瑞士之间不断游历的局面。大的套汇银行把“日本货”从巴黎送到苏黎世，而黑市套汇者们恰恰又把同样的债券送回巴黎。尽管巴黎－瑞士的特殊旅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返程瑞士－巴黎却不完全符合道德标准……当然债券的牌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价是不能变动的，因为在买卖天平的两张秤盘上站着的是同样数量的证券。

但是那些人，那些闻到了烤肉香味的人，那些在这场大的交易中看到了和平协议的人失去了平衡。一点小小的分量，在天平的一边秤盘上加上几克，债券就不停地涨。

事态一直这样发展着，直到有一天与日本达成了一条对债券持有者极其不利的协议，牌价下跌了大约 50%，这是协议中规定的水平。

对于那些总以为其他市场上的同行比自己知道得多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人们经常不切实际地想像：邻居的草坪比自己的绿。

完美的套购者

在某种情况下和某段时间里我把套购生意看做是科学。做这种生意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短短的电话，套购人还必须掌握全面的、准确的技术知识。由于增加了对这类生意的限制，也由于货币管制、税务规定等其他措施，套购生意在本世纪越来越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出色的成交必须经过精心策划。

套购生意——一直是指外汇套购，因为它建立在货币的地区差价上——现在已经在全世界撒下了网并且越出了外汇套购的范围。根据其贸易的不同需要，套购者会从一个地区跳到另一个地区，用有价证券换取原材料，用股票换取国家债券，用债券换取贵重金属以及各种自由货币或被禁封的货币。外行们根本搞不清其中的玄机。

在制作这件精美工艺品的过程中，各种套购交易——在不到8天的时间里——周游了世界上的80个股票交易所，给它们的发明制造者和成交人带来了巨大的赢利。

这个例子是发生在战后年代里的一次超级水平的环游。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魔爪渐渐收回之后，法国又开始生活在她赢回的自由的节奏中。在那段敌对的时期，资本和循环由于实际的和心理的原因中断了。外国有价证券的利息无法得到支付。这一困难引起了公众的不信任和自我保护欲，他们在日益加剧的危险中首先把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隐藏起来。埋在树下、藏在枯井里或隐蔽在老树林中的洞穴里，有价证券就这样等待着困难时期的过去以便重见天日。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这些证券（主要是南非的金矿股票）的持有者没有马上跑去取出他们的藏货，而是首先思考，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的证券会不会导致政府没收它们。对马丁先生和杜邦女士来说只有惟一的一个避难所，只有惟一的一个安全港——几年来他们一直这样认为——可以让他们的财富免受下一次风暴：黄金。不是法郎，不是美元，只是纯黄金：金条或拿破仑金币。

人们必须把这些睡美人般沉睡着的证券抛出，把这大批的债纸变成实实在在的、黄澄澄的金属。黄金的光辉再度发生了作用，包括沃尔波内和梅卡惠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会保护人们摆脱困境。要在金库的最深层把金矿股票换成金元宝或金币。于是股票开始了它们的奔向各个方向的急行军。边防交通的专家们知道，他们的路应该从法国铺向日内瓦，在那里把金矿股票提供给一位美国套购者，他付美元买股票。

这位套购者，我的朋友来西·库克思，既不来自波士顿也不来自得克萨斯。他出生于斯洛伐克。他是在维也纳读的小学，在伦敦和莱比西学习国家经济，在巴黎索伯那大学研究古典文化。后来他来到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实习，之后他到伦敦，开始在辛格和弗里德兰公司接受银行业培训。二战期间他来到纽约，在萨特兄弟的公司领导套购业务。

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完美的套购者……另外他有一个哥哥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亲戚在悉尼，一个姐夫在伦敦，以及许多朋友、同事和同行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我。

他的感觉极其敏锐，能听出草从什么地方长出来，并懂得在一秒钟之内做出决定。他了解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掌握所有与困难打交道的技巧。能赚大钱的套购机会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它们也不会自己写出来。相反，它们像生产一件贵重产品一样处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套购机会需要专家自己去找或者去发明。

我的朋友来西·库克思就是这种复杂生意的杰出天才。当然，这毕竟是他的职业。

多亏他的美元，那些金条、拿破仑金币等所有的盼望已久的黄金得以踏上了通往法国的道路。由于金币供不应求，法国的民众甚至在黄金本身的价值上又加付一倍的额外酬金，并加付给那些把金币从日内瓦或有时也从丹格尔走私进来的走私犯 10% 的奖金。

在华尔街一座摩天大楼的第 32 层的办公室，在他的豪华却缺少温馨的马赛克玻璃笼子里，来西·库克思正在考虑，这项也许是他套购生涯中最成功而奇妙的计划是否能化为现实。他将用一个电话指挥把这些在日内瓦的证券调往另一个国家，一个在税务上没有严格约束的国家：古巴的哈瓦那。

这是由于在战争年代埋没于法国的股票已经“长出了长长的胡子”，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系列无法贴现的息票。在古巴这个避风港，人们可以剪掉息票的长胡子，再把它们送往伦敦，在伦敦兑换成免税的美元，因为这笔息票是用古巴的账户来结算的。

有价证券摆脱了息票的束缚，踏上了通往美国的旅程。来西·库克思在他的大本营里做好了下一步骤的准备：金矿股票再次横渡大西洋到伦敦的交易所抛售。英国购买者用“被禁封的英镑”（也叫做“交换货币”）来付钱。“交换货币”是只能用于购买其他有价证券的货币，也就是说，它只要一到美国公司的账户上就会被“禁封”。

来西·库克思在伦敦交易所用封禁英镑购买巴西的国家债券以及各种各样的阿根廷股票（酿酒业的、面粉加工业的、铁路运输业的等等），因为如果他用封禁的英镑直接兑换美元，将必须承受 40% 的损失。

然后他从他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把这些票纸调到布宜诺斯艾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即它们的出生地。这些国家迫切期待着它们的股票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在阿根廷和巴西，人们用被封禁的克鲁塞罗和比索买这些股票——之所以被封禁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只允许用钱购买受到出口补贴的产品：咖啡、可可、巴西棉和阿根廷冻肉。

来西·库克思现在拥有封禁的克鲁塞罗和封禁比索，但是没有收回他在日内瓦花出的美元。

他用克鲁塞罗和比索做什么呢？他在这里触犯了一条巴西和阿根廷的严格的戒律：对这里的人来说，美国就是美元，今天也如此。“美国佬们如果想喝我们的可可和咖啡、想吃我们的肉，就必须付出坚挺的美国钞票——否则我们什么都不卖。”他们说。但是那些战后的穷亲戚们，例如日本、芬兰，他们允许在巴西和阿根廷用封禁货币买东西。

我们的来西·库克思立即把他的封禁货币在赫尔辛基、东京抛出，把它们换成可可、棉花、咖啡或冻肉——从巴西或阿根廷进口的。有时候游戏还会继续：芬兰会把一部分买来的产品用来偿还旧债。尽管芬兰是一个受战争破坏的贫穷的国家，她却有美元付给在纽约的来西·库克思。因为芬兰用她的森林向全世界出口纸浆。

人们可能会问，这场货币舞蹈表演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赫尔辛基或东京会买进被封禁了的货币，再用它们买进货物商品，他们本可以用他们的美元直接买进货物商品，他们本可以用他们的美元直接付款呀！原因很简单：他们可以以很大的折扣得到被封禁的外汇。

这次证券旅行的程序是这样的：法国人想抛出他们的金矿股票并不惜一切地想得到黄金，于是股票的售价低得可笑，而付给

金币或金条等黄金的价又过高，因此来西·库克思可以搞到十分廉价的克鲁塞罗和比索，并以很优惠的价格卖出去，以至于芬兰人和日本人用这种货币从南美进口货物比他们直接用美元付款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对来西·库克思来说，这也是一桩非常圆满的生意：旅行的圆圈画完了，他收回了他的美元。

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例如一家位于贝鲁特（当时该城市被称为近东的瑞士）的专营金属贸易的公司发现，“交换货币”的禁律有一个漏洞。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把英镑转到丹麦的银行，便可以根据 1917 年的盎格鲁 - 丹麦条约把这笔钱用于购买英帝国的原材料。这一发现马上带来了利润。在丹麦的国旗下，新加坡的锌和马来西亚的橡胶远航到了鹿特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时属于英帝国，最终美国人用美元付账，交易又圆满结束了。

另外一个类似的漏洞是第三种方法的基础。经英格兰银行同意，人们可以用封禁的英镑从远东购买白银。这白色的金属以硬币的形式来到维也纳，被锻压成马丽亚·特雷西亚塔勒。它们被船运到吉布提，那里的人会买下这些银币，以便在阿本西尼购买货物。

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这些印有哈布斯堡王朝女皇头像的银币居然是尼格斯王国里官方认可的流通货币。由于塔勒的买入者用美元结账，交易又圆满结束了！

在这场货币和商品的游戏里，在伦敦售出的金矿股票后来怎么样了呢？一部分股票也来到了约翰内斯堡，以抵换后来回到英国的国家债券。战后时期各个地区的国家债券都开始了一场回乡运动。阿根廷人把他们的酿酒厂和铁路股票又买回来，巴西人买回国债，南非人买回金矿股票，而英国人买回在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这场恢复国籍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世界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市场。这也并不新奇，因为早在 1930 年以后，当债务国买回他们的国债时，在受到外汇限制的欧洲中部国家和美国之间就出现过这种反应。

另一部分金矿股票从不记名证券摇身变成了背书票据，并以这种形式回到了巴黎的地盘。另一些马丁和杜邦们买下它们，但这回不再有什么秘密，而是直接用不必在财政部长面前躲避的钞票。

我的关于原材料、黄金、白银的经验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罗斯福是怎样毁了我的

在股票跌价的时候，很多人都梦想另一种投机——商品期货生意。这是做不同产品的投机——可可、麦子或猪肉。

当我还是儿童的时候就听说过商品期货投机，它可以说与我家的传统紧密相连。我儿童时代的匈牙利是粮食生产大国，布达佩斯的商品交易所是欧洲大陆上最活跃的期货市场。人们尽情地买卖麦子、燕麦或杏子酱。吹毛求疵的人在芝加哥或利物浦操作。收成前景、消费统计和天气预报是人人口中的话题。一个尤其炎热的夏季或者一场盼望已久的大雨对投机者可能意味着财富或者破产。

许多年之后，我在巴黎实习期间曾惊讶地亲眼目睹那些巴黎商品交易所里的绅士们每隔 10 分钟就从大厅里跑到街上观察天气。当时最大的游戏对象是糖。糖萝卜的生长需要很多雨水。如果天是蓝的，糖价会上涨几个点；阴云密布，它又会跌回去。这是交易所的短期逻辑。即使兜里装着精确晴雨表的人也不敢保证它会给他们带来财富。

当然对埃及的约瑟夫来说这很容易。他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投机商。法老 7 只胖牛和 7 只瘦牛的梦是对他伟大的粮食投机的准确预示。他在 7 个丰年买入谷物，又以巨额的赢利在歉收年卖出。但是 7000 年后的今天，我们投机者没有这么准确的信息。20 世纪的交易商依赖于统计数字和电脑。正如我在“腊肉 - 玉米 - 游戏”中说到的，人们忘记了那些无法预测的事物，而不幸的是它们在投机交易中的作用比最准确的统计数字还大得多。

我这里只想讲述我众多回忆中的一件：那是 1940 到 1941 年之间，欧洲已在战争中，而当时我生活的美国还处于中立状态。由于我当时手头有很多现钱，所以想做点什么。美国也已充满了火药味，我不想买有价证券，于是开始研究商品市场。我希望自己不仅聪明，而且还是天才。所以我没买麦子、玉米和棉花，这些产品出自美国本土，不会成为紧缺货。相反我认为，远方的热带国家商品的进口会越来越有限。由于潜艇战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航运费和保险费的上涨，即使在中立的美国也肯定会不可避免地涨价。再说，人们预计美国会参战。

这是当时的形势。我列出了一张用期货购买的商品名单，处于首位的是橡胶，第一战略产品；丝绸，考虑到与日本的敌对关系；胡椒和锌，它们从爪哇岛的进口会受到威胁，最后是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的羊毛，如果战争爆发，需要很多军服。

理论是奇妙的，而实际却是另一回事，橡胶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以至于它在美国参战之前便由政府调控到很低的价格，这是在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措施。丝绸保持稳定的行情，因为尼龙被发明上市，对自然丝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当后来爆发与日本的战争，行情的确飞速上升时，丝绸贸易在交易所被停止了。契约被赋予强制价格，这个强制价当然更低。羊毛的行情发展也出乎预料，大型货轮把武器运到澳大利亚，返程时为了不跑空，装满了整船的羊毛。增加的进口使储备量上升，从而阻止了价格的上涨。出于类似的原因，胡椒和锌的行情也不比这些好。

相反，一件纯美国的产品似乎是真正的投机对象——尽管这不符合任何逻辑。罗斯福总统虽然很有权威，但他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蛊惑民心的宣传，为了他的亲英国政策他需要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选票。所以他向棉田主和棉农保证给他们的产品提供贷款担保。他不仅要支持棉价，甚至还要促成其价格上升。罗斯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福就这样夺走了我的财富。

不可预见的事物再次改变了看似最保险的计算。在其他多次情况中我遇到同样下场。战争、战争的危险、和平、社会安定和内政、外交等各种其他因素都跟数据一样是投机者必备的资料，它们有时甚至更重要。在这里科学止步了，人们开始用直觉作判断，而直觉是几十年经验的产物。

黄金：走下领奖台

黄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是 40 年前开始的这段历史就像一部冒险小说。有趣的是这部小说的第一章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写。因为 1939 年以前以及战争时期，“黄金”和“金价”这些词还根本不算话题。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全世界都已肯定战争会到来。在法国这个拜金极致的国家，黄金已进入交易，人们可以用比金价便宜的价格买到金元宝、金块或者金制的物件（盒子、罐子等）。我今天还收集着那时便宜买到的许多金罐，买它们不是因为喜欢黄金，而是因为它们很漂亮。由于对战争的恐惧，储蓄者们更喜欢黄金而不是钞票。就是在战争时期黄金也在整个欧洲——准确地说是在里斯本，即运往美国的货物装船的地方——以每盎司低于 35 美元的价格进行着交易。

欧洲政府，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需要的是美元而不是黄金，因为用美元可以买到战争需要的所有物资。在法国只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人们才买黄金，但这个需求量与交战政府的巨大的美元需求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种情况下，里斯本黄金的价格必须低于美国的买入价，因为要把运费和高额（由于战争的缘故）保险费算进去，另外还要加上 7~10 天跨洋运输期间的利息损失以及操纵这类贸易的套购人的赚头。欧洲的银行作为卖方，美国银行什么都买。1914 年我曾经问我哥哥为什么皇家帝国政府需要黄金，他极有远见地回答说：为了买美元。

但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布雷顿森林货币金融会议条约的签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署，黄金热又慢慢回升，并在以后的几年里不断升温。

当时无论是做金锭还是金币的黄金贸易，最大的水陆转运地是摩洛哥的丹吉尔——一个当时的关税绿洲，一切都是自由的——和苏黎世一样，那里也是一片中立的土地，没有任何限制和外汇管理条例。内行们从丹吉尔、苏黎世和日内瓦以金币的形式把这种贵重金属走私到欧洲的所有国家，特别是到巴黎，那里严加禁止任何黄金交易和黄金进出口，尽管丹吉尔和苏黎世的黄金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官价，但法国人还会在此之上再多付 50% ~ 100%。因为只有国家银行可以用平价购买黄金，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国人尤其偏爱拿破仑金币，在购买这种金币时他们往往付出比金币面价多一倍的价钱。

像在文学和神话中证实的那样，自古黄金就对人们有一种魔力，但是作为投资人们应该把它归类于边缘资产。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体制中，我们对投资的价值只能以它的红利或将来有可能得到红利来衡量。黄金像宝石一样，只能在各自市场的范围里进行评价，而它们常常是大幅度操纵的对象。由于供求关系经常由心理因素所决定，生意就更简单了。投机商们最有效的抬价吸引百姓买黄金的办法是：他们自己首先购买。

由于矿里的黄金是南非最大的外汇支柱，由于金价对南非意味着生存，所以比勒陀利亚政府不惜一切抬高金价。但是由于开采数量大于工业需求，南非政府保险柜里的金锭有时会堆成山。只有让老百姓嗜金如命，才能再抬高金价，为了唤起公众的购买欲，某些国家银行也以买主身份出现。在这场战斗中最好的武器是国际货币的混乱。80年代初当德累斯顿银行在黄金联合企业中扮演主要角色时，也进行了这样的实践。

布尔人（在南非的荷兰后裔）统治者哄抬金价，这已得到了最权威方面的百分之百的证明。1972年10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黄金会议上我问瑞士银行协会（也是南非政府的家庭银行）的会长：南非作为最大的生产国是否会购买黄金。回答言简意赅：“南非政府自己不买黄金，但是我们银行替政府买。”然后他讲得更明白：“当干扰因素（他指的是和平、价格稳定、社会安定等）起作用或俄罗斯抛售黄金影响价格时，我们必须干扰黄金市场，支持金价。然后对我们有利的时期（他指的是战争、革命、社会动乱、通货膨胀、洪水、火灾）会到来，那时我们可以再卖出。”

有什么能比这个老笑话更好地解释这个过程呢：年轻的格鲁离开他的村镇来到布达佩斯做生意。几个星期之后他给父亲打电话汇报：

“爸爸，我做了一笔好生意。我用100的价格买了很多羊皮，它们已经涨到110了。”

“太好了，我的儿子，你很能干！”

一个星期后他打电话，高兴地汇报：“爸爸，羊皮已涨到120了。”

“太好了，我的儿子，你是个天才。”

两个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欢呼着：“爸爸，羊皮价格现在是150。”

“妙极了”，父亲说，“现在卖出赚钱。”

“卖？但是卖给谁啊？我正买呢。”

我的秘密的黄金投机

我是天生的投机者，我的角斗场就是交易所。但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经常把自己的能量花在一些没用的东西上。我想战胜那些人，那些只把生活系在黄金上的人，那些出于理论信仰或只是投机原因抬高金价的人。我在电视、报纸和咖啡厅里一直重复说教：那些人是在胡闹。

可以理解，首先是南非人希望能加倍提高他们惟一的源源不断的出口产品的价格。众所周知，南非人在过去一段时期宁愿欠债也不用黄金付款，因为他们坚信，金价会再涨。

这场运动在 1967 ~ 1968 年交际时规模巨大。我必须承认，这场波及全世界的风暴甚至吓倒了我这个积极的金价稳定的捍卫者。我虽然有坚定的信念，但还是屈从了。像一位希腊哲学家说的：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个真正的投机者虽然信念坚定，但必须知道他是会错的。在这场全世界范围的黄金投机的风潮下，我一天早晨问自己，我是不是错了。在那天早晨，当时的美国国家银行行长马丁先生从瑞士的巴塞尔飞回华盛顿，我缩回到我的象牙塔里开始思索：

如果金价真的违反任何逻辑上涨了，我还敢到街上走、去咖啡厅坐吗？我会在那里遇到我的熟人，我曾经向他们灌输我的“黄金理论”。

于是我抓起了电话！我打到瑞士买黄金。哎，我堕落得多深呀：像那些愚蠢的投机者一样买黄金，跟着那些虚伪的预言家、理论家们跑，他们以吓唬老百姓而获利。

我从日内瓦的瑞士信贷行借贷款买了一万盎司黄金，当然是

秘密进行的。但由于一个朋友的泄秘，我的叛徒行径上了巴黎一家大报，成为熟人们幸灾乐祸的笑料。但我没成为变节分子！我并没有买黄金，只是接受了期货自由选择权。黄金只会涨不会降。哪一个投机者会放弃提供给他自由选择买卖呢？我在科隆大教堂上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自由选择权。另外我被一种想法牵引：我从未怀疑，某项禁运令会引起私人领域的价格变化。如果我必须出丑的话，我希望至少能给我的耻辱贴上一丝安慰，在经济上能有一点收获。假如金价真的涨了，我也可以走向收款台。

后来发生的事已成为历史。4天之后黄金禁运令被颁布，私人市场上金价开始慢慢上涨。但是并没有像许多投机者梦想的那样，官方价格没有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未来也希望不大。

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我现在坐在两条凳子之间：金价上涨，理论家受辱；金价下降，实践家生气。但是如果一个投机者既发表高谈阔论又凭感觉去买空时，事情就会这样。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白银：白色的金属

现在我要跳到另一个话题，尽管我还停留在贵金属领域。我想讲几句白银和有关白银投机的冒险，在过去的 55 年里我亲自关注并参与了这些冒险。

这种白色金属的历史是一篇光荣的英雄史诗。虽然早在古希腊就已铸造了银币，但英雄时代却开始于西班牙殖民时期。那是 16 世纪，西班牙的占领者们发现了童话般的美洲大陆并向他们的国王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报告：用他们发现的奇妙的银矿脉，可以建成一座银桥，一座从神秘的秘鲁海岸到马德里之间的银桥。

400 年后，白色金属再次施展出魅力。这回它的魅力在罗斯福总统的亲密朋友——小亨利·摩根索身上发生了作用。小亨利一向知道怎样把他最喜欢的想法化为现实。

1929 年以交易所黑色星期五为开端的危机，在 1933 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信任危机的国家窒息于银根紧缩政策和通货紧缩之中。小亨利·摩根索认为，通过提高银价可以缓和这种局面。另外白银生产国出于自私的原因对美国施加压力；政府也希望白银生产国（例如墨西哥）和白银储备量大的国家提高购买力。

在没有一个双货币计划的前提下，摩根索希望帮助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政府的金库增加白银的储备，它与黄金股票具有同样的作用。一条法令规定了美国政府购买自产白银的价格，并且禁止进口外国白银。伦敦交易所里挂出了新制定的极高的牌价：大约每盎司 70 先令。在这以前伦敦的白银牌价是每盎司 15 先令

(当时在美国市场上没有白银的自由贸易)。

这巨大的差异当然对全世界的投机者都极富有刺激性。他们蜂拥到伦敦(我也不例外)，用比摩根索的买入价低得多的价格购买大量的白银。人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差价会被拉平，至少会缩小。

行情上涨得很慢，但巨大的差价使这场交易仍然很有意思。伦敦的期货市场上，许多投资者以不断上涨的价格继续购买白银契约。

但是！这时出现了不可预见的但是！那些曾隐藏在印度的白银渐渐地大量出现在美国。

摩根索陷入了沉思。由于银源永不枯竭，他必须在白银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美元。一夜之后议会否决了上面提到的那条法令。买银被停止了，香港、孟买，当然还有伦敦的行情顿时暴跌。

在这场投机中，我和我的其他同事一样成为纸上的百万富翁。因为伦敦的牌价曾经涨到 50，从而带给了我天文数字的赢利。24 小时之后我的百万财富便消失了，最后我只能拯救我的毛皮，这还是因为我在价格下滑的过程中急速调头，通过巧合卖空了一小部分。

将近 30 年之后，这白色的金属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回报。我又以 90 美分的价格买进了白银。这个价格是美国政府人为制定的最高限价，为的是不让价格上涨。

当时的形势和征兆促使我加入了白银的交易。化学工业大量买进白银，而白银的库存并不多。另外我接到一个朋友(他在美林公司工作)的电话，他告诉我，联邦储备银行已经接到命令，不允许再给美国公民代办购买白银契约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怎么做呢？我给洛桑的工业银行——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为我购买一大批白银(可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储存保值的商品）并对我进行资助。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执行了我的合同。14 天之后美国政府把最高限价提高了 33%，到 120 美分。计划成功了，虽然只带来了很小的收益。

我的第一次白银冒险刚刚过去 40 年，这种贵重金属就又成了日间的话题，全球的新闻界都在报导亨特兄弟轰动一时的白银交易。这两位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早已通过其他产品（如石油、大豆等）的成功交易而成名。80 年代初他们制定了如下计划：买下全世界的白银储备，哄抬银价，再以天文数字般的高价向消费者提供白银。这种形式的交易在行话中叫做“垄断”（Corner）。

与 Corner（其实是“角落”的意思）相应的德语词是“Ring”，意思是临时买卖投机联盟，那一群投机商买进所有的产品和库存，再通过大量的宣传引诱公众进行投机买卖，也就是说以期货和贷款方式购买商品。

亨特兄弟的基本思想是：产品的生产和消耗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比如说世界上日益增长的摄影嗜好，还有对化学工业其他产品的需求都会造成这种差距。亨特兄弟控制了很多银矿，压低了白银的产量。通过聪明的宣传，他们成功地诱导公众加入了投机买卖。买空者们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经纪人们给所有的客户打电话游说他们一定要参加白银交易：亨特兄弟在买，而且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买。

同时另外一群投机商正在进行卖空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卖自己还不曾拥有的白银，希望以后能用低得多的价格再买回来。在美国、孟买、墨西哥城，在所有自产白银的城市都有数千位这样的投机商。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价格已经太高了。

但是价格还在继续涨。投机联盟不断减少白银的流通。直到

它们几乎从市面上消失。价格还继续上升，卖空者们更加疯狂地卖空期货合约，股票经纪人也继续给客户打电话，建议他们继续购买白银股票，原因是亨特集团的卖空投机机会夭折的……老生常谈。

于是订购单雪片般飞来，行情上涨，人们用赚来的钱又继续购买。因为这个游戏太简单了：人们只需付 10% 的风险抵押金。行情在这种形势下从每盎司 5 美元涨到 50 美元。全世界的投机者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这场巨大赌博的结局。我的一位当金融记者的朋友跟我打赌，牌价会涨到每盎司 500 美元。我徒劳地告诉他：官方会干预的，因为某些团体已对白银暴利惊呼“骇人听闻”了。他回答说：这没关系，财团不怕政府。白银工厂前排起了长队，人们从未能把家里的银子卖到这么好的价钱。

没有人想到这场白银的繁荣会由于政府和交易所协会的干涉而结束，但它还是发生了。多亏诸如新贷款条例等不同的措施，垄断财团的空中楼阁倒塌了。

亨特兄弟首先忘记了一点：要想成功地“垄断”，必须拥有无穷的资本并掌握国际货源的绝对控制权。只有能迫使卖空者用高如塔阁的价格买进商品，才能真正扼杀他们。

一个更大的金融家——美国政府——的白银垄断是对此最好的例证。她真的拥有无尽的资本——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元。

亨特兄弟肯定不知道这句成语，所以，人们才会将他们的行为称为：“永不成功的垄断”。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永不成功的垄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布达佩斯的粮食交易所是欧洲最重要的期货市场，因为匈牙利是中欧的粮仓。有期货交易所的地方就地有很多操纵的机会，我讲的操纵是控制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尤其是当这种控价是由某个团体来组织的时候。燕麦经常是这类操纵的对象，它是那个时代的汽油，是交通工具——马的饲料，特别是在军队里。

一小撮投机者在世纪之交算计着，根据收成统计、天气预报以及皇家军队的预计消耗，人们必须把方向定为买空投机。做好买空的准备，伺机支持人为涨价。

一些买空投机者们为此成立了一个辛迪加（即人们所说的垄断集团），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他们用假名字在全国买进所有的燕麦，以封锁实有商品，同时在交易所越来越多地买下期货合同。而卖空者们被慢慢上涨的行情惊呆了。他们曾坚信皇家军队的燕麦需求已经解决了。另外他们从芝加哥的通讯员那里也得到了悲观的价格预报，因为中欧的收成会很好。

当价格继续上涨时，他们突然发现，在这场运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但对这个阴谋能否成功他们都表示怀疑，于是他们更多地卖空燕麦期货合同。这样就又一次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典型局面。这和已写过的亨特白银垄断一样。在两个例子中辛迪加都买进了比实有商品还多的期货合同。这次垄断就是著名的燕麦垄断。布达佩斯交易所里几十年后仍议论着这次垄断。

由于匈牙利的天气预报不乐观，人们本来能够事先估计到这次对卖空者来说灾难性的涨价。他们不是笨蛋，绞尽脑汁想方设

法让垄断终止。一个卖空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人们应该在匈牙利的新闻界展开一场政治宣传活动，抨击可恶的哄抬物价者们，标题为《让军队挨饿的人们》。然后派一个代表团到国防部，挑拨它与剥削军队的人对立。卖空者的消息说军队的燕麦需求已得到了解决，这是错误的。

买空者们每天早晨都在交易所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里用早餐并商讨他们的计划。一天早上，所有匈牙利报纸都一致刊登了控诉股市魔鬼的文章，说他们想利用并破坏国家军队，对这一叛国举动高层人士必须干预。新闻攻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辛迪加的总裁阿米·萨多。他是一个聪明过人、诡计多端的股市老狐狸，掌握这一行里的一切伎俩。人们直接用最严重、最难听的词骂他。

辛迪加的成员们坐在咖啡厅里等待着他们上司的反应。终于，他来到咖啡厅，坐到他们的桌旁，订了一杯带皮*的咖啡和一块牛角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终于有一个成员耐不住性子问他，怎么看当天的新闻。他说：“我只读《泰晤士报》。”（人们必须知道的是，萨多一句英语都不懂。）

对他来说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但垄断还没有结束。卖空者代表团受到了国防部长的接见，他在匈牙利政府干涉，后来布达佩斯的银行也要求立即取消为购买实有商品而发放的贷款。于是垄断家们以巨额损失失败，卖空者们又一次收取重利。我强调“又一次”是因为在燕麦生意上已成立过很多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某种原因总是不成功，而卖空者总能获利。所以人们把燕麦垄断称为“永不成功的垄断”。

有趣的是 80 年之后我本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好处。我结

* 早期中欧人喝咖啡不是加奶，而是加煮牛奶时生成的奶皮。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识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一个很有魅力而和善的先生。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听得非常开心，免费给我订了一年的报纸。作为回报我又给他讲了第二个有关《泰晤士报》的故事：

我在巴黎有一个同事叫卢文格。他出生在法兰克福，却处处显示其“英国风范”。1941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作为德国人他害怕留在法国或英国。他搬到了瑞士，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1918年战争结束后，当他找到苏黎世领事馆想延长他过了期的英国护照时，领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检查了护照并严肃地问：“你在战争中为英国做了些什么？”

卢文格鼓起最大的勇气回答：“我每天早晨读《泰晤士报》。”
我的总编朋友大笑，把免费报纸延期到两年。

为了表示感谢，我告诉他布达佩斯周报上最受读者喜爱的栏目标题的名称也跟泰晤士有关。在这个栏目里可以读到城市中一切流言蜚语和床上故事。

这里我还要提到，关于匈牙利记者和匈牙利媒体流传着很多故事和笑话，我最喜欢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乡村小报的总编晚上来到聚会桌旁。

他激动地说：“普鲁士的国王会气死的，告诉你们，他非气死不可。”

“发生了什么事？”在场的人问。

“我写了一篇严厉批评他的文章。”

.....
没有哪种货币永远保值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汇交易

1918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中欧列强的失败，多瑙帝国解体了。这段时期人们在整个欧洲的第一谈论话题是：“美元怎么样了？”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这个问题不仅对商人和投机者十分重要，而且对普通消费者也十分重要，因为美元的行情不仅仅决定了马克和皇家克郎的价值，而且还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国际上被如何评价的最好标志。

最大的货币交易中心位于苏黎世和阿姆斯特丹。那里标出的牌价不仅是有关国家健康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也是投机商们的游戏对象。这些货币的大宗交易不仅对行情，有时也对一个民族的命运起决定作用。

欧洲的外汇交易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因为皇家帝国解散后的新兴国家需要引进自己的货币。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全部或部分使用奥匈克郎（例如在波兰，在使用皇家克郎之外还流通着马克和卢布）。

这些新货币的产生首先需要人们不断地在沿用下来的纸币上盖章划印，而连这些图章居然也一天一变。然后正式流通新纸币，上面五颜六色分别印有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家新领袖的头像。

这一切是一场混乱，人们必须能在其中游刃；对每一个经历了并且生存下来的人，这场混乱是最好的学校。人们能够学到：外汇市场上什么都会发生，随时都有出乎预料的发展。

在这条外汇单行线上也曾有过逆流，它对中欧和东欧的货币来说以失败告终。有时这逆流是投机过多的结果，有时经济或政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治事件要为此负责，正如我们在过去的 20 年所经历的那样。

我在 20 年代就在巴黎交易所认识一位没有多少本钱的小经纪人，他在破产之前曾经是一位大投机商。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做了一笔大的等待俄国罗曼诺夫卢布跌价的卖空投机。他对局势的判断是准确的：老卢布会跌得一文不值。于是卖空了一个大数目。但是在到期的当天他却不能交货，因为老卢布出于某种技术原因突然从市场上消失了。于是他被强制扣押而破产。几个月之后卢布真的跌到零，但对他来说太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穷人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次投机中投入太多或不能顶住一次小小的逆流，即使有最敏锐的判断力，也会失去一切。

这样的不幸经常发生，我在下几章还将讲述几次。

政府也会破产。例如在匈牙利，当 20 年代国家苦于货币不断贬值时，被认为是天才的财政部长罗兰德·海格杜斯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他要拯救克郎。但是他的试验（绝对的紧缩银根）在取得短期成果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通货膨胀率涨到新的高度，可怜的部长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当然不是说所有与通货膨胀做斗争的人都是这种下场。这种斗争是否成功，最终并不取决于部长，而是取决于所涉及的民众的道德与否。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投机者，例如约翰·梅纳斯·凯恩斯——过去 70 年最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他在一战后的几年里通过投机中欧的经济衰落和货币贬值挣到了一大笔财富。

买卖美元不是违法的吗？

一如既往，当经济和金融的王国上下浮动时，一战结束后的黑市异常繁荣。不论在布达佩斯、柏林、维也纳或者巴黎，人们在做上百万的交易。在布达佩斯我认识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外汇商叫布斯克维茨（这个黑市商十分可靠，甚至比其他的股票商还值得信任；人们可以交给他上百万的钱财，到最后不会少一分钱）。

有一天我的这个朋友被经济警察抓住并带到值班室。警长斜了他一眼，威胁道：“布斯克维茨，你在做美元交易！”布斯克维茨做出惊讶的表情，十分严肃地说：“什么？警长先生，这怎么可能？买卖美元不是违法的吗？”警长像是挨了当头一棒，沉思了一秒钟后说：“这大概是一个误会，布斯克维茨先生，您现在可以走了，请！”

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黑市上的外汇交易进行得多么可信。一个叫尼古拉·郝夫保尔的人在二战后经营大笔的黑市交易。他的很多客户在他那里存有巨额现金用以购买外汇。一天晚上他听到风声，外汇警察掌握了他的证据并准备逮捕他。他立即跳进出租车，找到所有的客户，把钱还给他们后才逃往国外。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失败的法郎之战

通货膨胀下的幸运儿曾有成百个——尽管他们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有几位我还亲自接触过。

其中最成功的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德国青年——已经提到过的弗里茨·曼海姆博士。他曾是阿姆斯特丹市场上最聪明的外汇商。作为一名普通斯图加特商人的儿子，他在1914年以前就在巴黎的一家做出口俄罗斯贸易的公司里学习银行业务。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德国，与国家银行建立了联系。战争刚刚结束，国家银行就把他派到当时中立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阿姆斯特丹，希望他作为国际银行业务的专家在外汇市场上为国家银行工作。

当时他的合同中要求他以巧妙的外汇交易保卫德国马克的价值。他努力工作，成为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外汇商并极其成功。虽然德国马克——前面已经提到过——跌到几乎一钱不值，他还是为自己积累了财富。（这使我想起了丹尼·达特，他在几年前在海斯塔特银行给自己赚了几百万，而银行却破产了！）当然德国马克的贬值不能归罪于曼海姆博士，原因有很多——但是他从中赚了钱。

我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说，最多是从阿姆斯特丹道伦饭店高雅的门卫长（他居然考究地像普鲁士军官一样戴着放大镜）那里听来的。曼海姆原来很值得同情，“他在开房之前就已经精疲力尽了。”

几年之后曼海姆用赚来的钱成立了柏林门德尔松（哲学家和诗人拉辛的爱好者，默索斯·门德尔松的后代）集团公司的荷兰分公司，同时还兼任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银行顾问。

作为当时如此重要的金融市场阿姆斯特丹的非正式的国王，他尤其给我这等新手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还无法预见他的悲惨结局：他是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去世的，两天后他的银行便宣布破产——那是当时最大的破产，原因是一笔很有意思的却与德国马克无关的交易——同时也是外汇史上最特别的交易。在奥地利，最有名的通货膨胀的赢利者是一个叫卡米乐·卡斯丁里尤尼的人。他是特里尔斯特一个犹太教法师的儿子，很多我这一辈的维也纳人还记得他。在1914年以前，他是赛波里特轮胎厂的销售代表和商务主管。战后他看到了货币贬值的巨大可能性并懂得充分利用它。像德国的施亭内斯一样——人们后来也叫他“奥地利的施亭内斯”——他用贷款在奥地利买货，不管什么价格，不论哪类商品，一段时间后再用不值钱的货币还债。

一时间他成了维也纳的传奇人物，人人都认识他。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22年，我们经常在维也纳的塞莫林享受夏季的清新。那时，每当他出现在南站酒店的大堂或餐厅里时，人们都把头凑到一起，充满敬畏地低声说：“他就是卡斯丁里尤尼！”他像贵族一样生活在美丽的奥根王子街（紧挨着罗特施德宫）上的城市花园里；另外他还是一个艺术资助者，收集了很多画并资助萨尔茨堡艺术节。当马克斯·莱因哈德重新开放老约瑟夫斯达特剧场（至今还是最典雅的德语剧场之一）走上舞台致开幕词时，不仅向观众鞠躬，而且还特意向卡斯丁里尤尼的包厢鞠躬——就像人们在过去对待执政的贵族一样。

虽然卡斯丁里尤尼有很多成就，但是他的事业像很多投机者一样以一场不幸的悲剧交易而结束。这次交易也使很多“投机助手”和外汇商陷入困境。导致他彻底失败的原因是一场他和他的朋友曼海姆博士携手进行的、未成功的法国法郎卖空投机。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这场失败的法郎之战成为外汇投机史上的特别有趣的一篇，人们在法国把它称作“马恩河之战”或“马恩河奇迹”（著名的、真正的“马恩河之战”发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阶段。当时部队参谋部调动了巴黎所有的计程车把士兵运往马恩河前线，这场战役的成功对战争的进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卡斯丁里尤尼的一个雇员内尔肯博士在许多年前向我讲述了这场交易的计划是怎样产生的。1924年2月曼海姆博士应卡斯丁里尤尼的邀请在维也纳做客，用餐时卡斯丁里尤尼对曼海姆说：“咱们做一笔法国法郎的生意，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事情。德国马克和克郎所经历的，一定会在法国重演。法国虽然胜利了，但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她的血已流干了。国家虽然有黄金，但经济瘫痪，法郎肯定挺不住，咱们一起卖空一亿法郎！我还能再借到一亿法郎并把还贷期推迟几年！”

曼海姆博士起初虽然还有一些顾虑，但后来还是击掌同意了。很多来自阿姆斯特丹、瑞士、维也纳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和投机商也加入到卡斯丁里尤尼/曼海姆的搭档中来，于是形成了一个辛迪加，他们促使法国法郎跌价并做其投机。

在巴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马德里、纽约和伦敦，人们以3个月或6个月为交货期疯狂地成百万地卖出法郎，在巴黎股市上以期货方式用法郎购买美元、英镑和外国股票（金矿、国际石油等）。

同时人们通过世界媒体散播有关法国金融的警报消息。这样，法国公民出于害怕心理也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外国有价证券，从而促进了法国的资本出口——再次压低了法郎汇价。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链条作用：法郎贬值、悲观情绪扩散，而扩散了的悲观情绪又促使人们继续抛售法郎。在巴塞尔，几个月之内法郎对瑞士生丁的汇价就从1:30降到1:20。

关于法郎的警报消息传播得很快，特别是在维也纳，人们可以观察到：维也纳的银行家们——无论是大银行还是“小玩闹”——都亲自或被间接吸引加入到这场法郎游戏中。（在过去的几年里——今天也一样——在芝加哥、法兰克福或苏黎世都有着几乎同样的美元游戏。）整个维也纳市民都被挂在深受敬仰的卡斯丁里尤尼的拖绳上。商人、企业家和每一个对投机略感兴趣的人都想参与进来。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游戏可玩。维也纳的股市几个月来一直在下坡；对那些“游戏者”来说只有卖空法郎算一个好主意，所以每个人都想加入。那是纯粹的投机狂热症，连法兰克福、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被传染上了。经济危机来，经济危机去，对这场胜券在握的游戏，每个人的储蓄罐里还都有几个钱。在这些城市里，人人眼中都看到了自己货币的提前贬值。

这场游戏的方法多种多样，正像所说的那样，主要是以期货方式抛售法郎。在维也纳股市上甚至发展成——尽管这在书面上是违法的——有规律的法郎的外汇期货交易；人们成亿地交易着。他们也用贷款购买法国商品，不管什么商品都买：大量的葡萄酒和香槟，足够喝好几年的；顶尖豪华的轿车，还不知道客户在哪儿呢……我的一个朋友甚至买下了一个陶瓷厂。这一切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贷款得到它们。

巴黎期货交易市场上的投机规模巨大。生橡胶、油菜、麦子，尤其是糖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人们只需交一点担保金就可以期货购买上百万公担（一公担相当于 100 公斤）的糖。当时人们十分肯定：法郎的贬值会导致所有这些商品行情的上升。（连我爸爸也被一笔小小的糖生意引诱……）

其实这不是商品的交易，而是纯粹的外汇投机。债息虽然很高并在不断上升，但人们不在乎，他们看到的是丰厚的赢利。

法国银行以及法国的政客和专家们惊恐地关注着这场围绕着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国家货币的胡作非为。在巴黎，美元不断涨价，从战前的1美元对5法郎涨到对15或20法郎。1924年3月，美元居然疯狂地涨到了1美元对28法郎。法国政府终于决定，授权拉萨德·弗来斯银行（至今还是巴黎最大的私人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法郎。该银行接受了合同，在所有市场上购买法郎。

当纽约J·P·摩根集团银行向法国银行贷款以资助政府干预的消息传出后，彩球爆裂了，法国投机者们陷入了混乱。巴黎拉萨德·弗来斯银行在此之前还接到了纽约分行的电报：“法国法郎卖不出去！”之后的半个小时内市场调转了方向。整个世界突然间只想买进法郎。从巴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维也纳等城市飞来上百万的订购合同。银行里没有足够的职员和电话以接受所有的订单。这形成了一场反方向的风暴。至1924年3月8日，巴黎的美元汇价几天之内就从28法郎跌到15法郎。法国货币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马恩河奇迹”，法国在金融市场大战中的一场巨大胜利。

对于其他人（比如维也纳人）来说，这是所谓的“法郎破产”——尽管破产的不是法郎而是他们自己……整个维也纳和布拉格都破产了，甚至状况略佳的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其中的一些人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因为法郎债务——不论是外汇交易还是葡萄酒、上等货、豪华轿车或陶瓷厂——现在必须以双倍的代价偿还。成百家公司，其中很多进口商、银行家和经纪人必须暂时放弃结算，因为他们也有上千的客户失去了自己的积蓄，无力偿付投机差价。（我父亲也由于糖的生意赔了点钱；不过这也有它好的一面，多亏他与一家巴黎经纪公司的联系，我被送往巴黎“实习”，所以我今天能在此引用拉辛的话：“我在塞拉尔长大，我熟知所有的诡计。”）

最大的失败者当然是卡米乐·卡斯丁里尤尼。这场失败是他

的事业走向低谷的开端，他的威望已渐渐成为过去；在维也纳他很快就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了。二战之后他在意大利出现，没有再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第二场法郎的“马恩河奇迹”

法国法郎的悲剧在继续，只不过这回想扼杀法国货币的不是好斗的投机者或凶恶的炒股人，更多的是政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加思考的党派之争要对法郎再度贬值负责。卡斯丁里尤尼的交易虽然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在这场赌博中输了——从根本上来看一种货币只会在自己的床上死去或康复。

个人不可能在一场外汇市场的赌博中破坏一种货币。（所以也不可能通过投机破坏美元）。最多的悲剧产生于投资者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当然是基础的经济和政治事件的结果。

1924年5月在法国议会新的选举之后，所谓的左派的势力掌握了权，这也迫使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辞职，在新议员们的眼中他太右了。

没有一个政治家具备充足的实力长期保持多数选票。于是接下来的是一段政府摇摆不定的时期：财政部长刚上任又下台。那时我也认识到：世上没有好财政部长，只有差和更差的财政部长。

不管政府向议会提出什么样的整顿国家财政的建议，都会被一伙议员否决（法国当时不像今天的美国拥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引进营业税来平衡财政赤字）。危机接踵而至，国家支出增加，通货膨胀升级，每个商人的办公桌上都标有秘书们记录下来的美元汇价。

刚才说过，一个部长换下另一个部长，但有趣的是总是同样的名字出现在游戏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谁今天是财政部长，谁就会是明天的政法部长；而谁是今天的政法部长，明天就

会得到经贸部长的职务——而法郎一跌再跌。

1926年7月，当美元汇价以历史性的最高价50法郎达到战前价格的10倍时，国家一片混乱，特别是在巴黎。巴黎市民们一如既往地在这种关头行动起来，我记得我亲自看到议会大厦前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游行。巴黎民众们愤怒了：人们向旅游车扔石头并大喊：“外国人来了，吃了我们的面包！”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满地都是玻璃碎片，法国所有危机的祸根都首先是外国人，然后才是政客们的责任。

在不同的政府垮台之后，赫里欧又出任总理。他的财政部长是安那托勒·德莫茨，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在许多年之后认识了他——他甚至成了我的顾问律师。德莫茨很幽默，在议会发言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先生们，金库空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言，至少是作为该政府财政部长的最后一次发言，因为该政府没能在那天晚上生存下去……

动荡在继续并激起狂潮。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奇迹——两年后的第二次“马恩河奇迹”。这个奇迹起源于1926年7月23号来自爱丽舍宫的一条消息：莱蒙德·普安卡雷将重组政府并出任财政部长。

于是又重现了1924年3月的一幕：一夜之间外汇市场调转了方向。法郎在后来的30天里上涨50%，到12月底——也就是说在5个月内一共上涨100%；也就是说，美元汇价从开始的50法郎跌到12月底的25法郎。（如今这一代外汇商们肯定无法想像两年内的汇价变化，直到80年代，他们经历了美元从1.7马克升到了3.4马克。从那以后，虽然又悲惨地跌入低谷，但请注意：法郎的游戏也重复了两遍。）

我们再回到1924年，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财政状况不可能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一夜之间得以改善，它也没有改善。但一个新人出现了。其实他也不能算新人：普安卡雷在战争时期就曾经任国家总统，是一位非凡的爱国者，痛恨德国人——这在当时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他绝对不是天才，正相反，据同龄人的评论，他是一个目光狭隘的、枯燥的法学者，对经济和财政一无所知（肯定比后来的里根总统还才疏学浅）——但是一个名字就够了，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是“什么”——只是一块挂出的牌子。法国公众心理上的反应和国外投机者们足够强大，以在气氛和趋势的变化上起到作用。

于是成千的法郎债务人又破产了，出于贸易和投机的原因。我当时已在巴黎的股票交易所任职。作为初学者——当时被称作起跑青年——亲身经历了这段混乱的时期和汇价的双向巨大波动。

外国的有价证券和外汇不能卖，法国的证券和股票却没有挂牌上市，市面上根本没有货源。像往常一样，所有的游戏者都站在一起，他们买进法国证券而卖出外国证券，这回最大的输家是银行里所有做法郎投机的外汇商。这一切都发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多亏一则从爱丽舍宫传出的消息：一个新人将接管政府。

在这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后，法郎直线上升。股市上甚至有人传说，曼海姆博士这次做了一笔大的法郎买空投机。我认为这很有可能，那的确是很有弹性的投机：昨天还阴云密布，今天已艳阳高照！

在后来的时间里，法国银行和普安卡雷政府产生了分歧。普安卡雷以极大的欣慰看着火箭般直线上升的法郎——美元汇价此时已到 20 法郎。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不是实际的，而是纯感情用事。他坚决的观点是：“法郎就是法郎。”他从法郎的汇价里看到的是法国的威望。按照他的愿望，法郎应该达到 1914 年的

水平——5 法郎兑 1 美元，这既为三色旗的荣誉，也为退休人的利益。与此相反，法国银行在经济巨头和经济专家的支持下持另外的观点。他们希望减低甚至阻止法郎的上涨速度，这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和为未来着想。

两年期间汇价虽然理论上略有起伏，但实际上还算稳定。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法郎在 1928 年得以稳定并与黄金挂钩。它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普安卡雷法郎”，与美元的汇价是 25:1。

法郎之战和过去几年里美元市场动态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很少有两种情况会如此接近，虽然它们的发生相距 60 年，而且涉及的是不同的货币。

投机冻结马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我头脑中坚定了一个信念：联邦经济重建会取得巨大成果。

我是在一个敌视德意志的气氛中长大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匈牙利曾有一位女州长，所有的邻居和佣人都恨她，因为她是德国人。“匈牙利不要相信德国人”是当时匈牙利民歌中的歌词。随后在布达佩斯和巴黎上大学时也没有更好的经历，再加上后来的可怕的希特勒，当时几乎不可能治愈这种德国恐怖症。

但所有这些都在战后奇迹般地改变了。在自我分析中我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质变是间接受到阿登那的影响，尤其是受他为之奋斗并得以实现的一切的影响。历史上很少有像战后时期这样的机会，通过投机创造财富：人们只需要有勇气打德国牌。我知道在许多规规矩矩的商人耳朵里诸如“投机”或“赌博”这种词十分刺耳。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害怕向德国读者承认，我在德国的繁荣和她的国际声誉上押注，判断正确并从中得了利。

把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与金融投机挂钩有许多可能性：购买外汇形式的德国贷款或工业股票，最保险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德国自己的货币投机，也就是说用“冻结马克”。

1948年货币改革之后，银行所有马克形式的外国储蓄都被冻结了。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定限制了动用这笔冻结马克的可能性：外国的账户拥有者只能用这笔钱投资于德国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或新成立公司。这里所涉及的马克数目相当大，而且在现有的资本上再加上利息，还有战争期间积累的息票以及战后德国赔偿损

失的新的资金。

当冻结马克不能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时，它的使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但投机者并没有减少从国外大银行购买它们拥有的冻结马克。这种购买的先决条件是：冻结马克不被转到买主在德国银行的账户上，而是暂时留在外国大银行和账户上，只是在外国的银行账本里把冻结马克入在 X 或 Y 的账户上。

这种形式的交易是很有限的，直到有一天联邦银行允许把冻结马克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在国外开始了大笔的冻结马克交易，而且价格是 12.5 美分兑换 1 马克，尽管官方的汇价是 25 美分左右。

在美国和瑞士以这一汇价进行了大额度的交易，人们能够以此购买德国的有价证券、房地产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长期投资，这为一个具有足够的想像力和勇气的投机者提供了很大的活动范围。跟一些朋友一起我以 12.5 美分的价格买进了一大笔冻结马克。由于很多其他的人也买进，价格慢慢涨到了 14 美分，甚至 15 美分，事情看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德国的经济一天天重新崛起，城市被新建，工厂被现代化，同时外国的投资增长。大的集团——今天被称作多元巨头——设立分公司，各行各业的国外公司在联邦德国开设分支机构。它们当然以 14 美分或 15 美分的价格购买冻结马克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的分公司。

在一场缓慢的上升运动之后冻结马克一夜之间做了一次飞跃，从 15 美分升到 18 美分，这对于一种货币是一个惊人的上涨：几天之内上升 20%。但是即便在这个汇价下投机冻结马克还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冻结马克和自由马克之间依然存在着差价。

在这次突然的升值几天之后，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他是我股市冒险的忠实伙伴。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你对联邦银行关于冻结马克的声明怎么看待？”他的声音流露出极大的不安。

“什么声明？”

“在所有的报纸上都能看到，我听起来很不舒服。德意志银行的两位高级官员声明说，冻结马克的升值缺乏任何依据，也根本不符合事实。他们说，虽然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将对冻结马克的使用给与大的自由，但这并不能使其价格有如此大的波动。”

“但这太好了，相信我。”我回答道。

“为什么呢？”

“相信我，我比联邦银行的高级官员更清楚，这条消息太好了。而且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惊讶并认为我自以为是，我再重复给你听：我比他们更清楚，你也比他们更清楚，任何一个好的投机者都比联邦银行更清楚。他们发表关于放宽或限制冻结马克的声明，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应该对汇价进行评论，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域，投机者的领域。投机者的判断不可能和官员的一样，不管他们的职位有多高。恰恰由于他们的声明我对冻结马克更乐观了。”

我的朋友根本不试着跟我争论。我必须承认，跟一个像我这样固执己见的人争论对他来说也会很困难。

8个月之后冻结马克的汇价达到了25美分，即与自由马克汇价相同。当所有资本都自由时，其作为冻结马克的存在已经结束了。这之前甚至更好：一段时间里冻结马克比自由马克的价格还高3%到5%。

这个汇差很容易解释：很长时间里联邦德国的利息比国际资本市场的利息高。联邦银行想以此限制德国的投资爆炸和贷款需求（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样）。因此国际投资者当然对这种债券感兴趣。他们当时只能用冻结马克购买债券，所以对冻结马克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它的汇价也相应地高于自由马克，对于投资者来说，用高价买进冻结马克以便得到债券是值得的。而且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

冻结马克投机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并巧妙地实施的外汇投机，人们首先必须坚定信念并为其信念而振奋。德国的未来晴朗无云，可获的赢利很大，但人们必须能够等待，直到时机成熟。

事实经常出乎意外地得出结论，冻结马克的例子又一次表明：对未来具有整体眼光的优秀的投机者能够最好地判断行情是否过高或过低。官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人员甚至集团公司的领衔人物最没有能力对股市的行情做出诊断。

知道得太多最后会有害处。这与办案相似：虽然证人曾在现场，但他不具备必要的实际知识；专家具备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但他在案发时不在现场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好的法官不能太专家也不能太观众，他必须把自己保持在完全客观的金色的中立位置上。好的投机者也一样。

瑞士法郎要坚挺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瑞士法郎的牌价不到 1 马克，后来慢慢上涨，1975 年法郎的汇价达到了 1 马克的门槛。许多投机者、游戏者，也还有业余股民，他们其实对货币问题懂得不多。他们认为汇价高得夸张了。我重复一遍：还有什么都不懂的业余股民。我有切身经历，当汇价浮动大的时候，那些无法看透幕后的普通股民总会认为这一大的波动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懂。

面对这一汇价的发展他们不知所措。特别是瑞士的通货膨胀率比联邦德国高，于是瑞士便以这一汇价成为世界上最贵的地区之一。他们自问：难道这种状况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至少会毁掉旅游业和工业。

瑞士人自己不这么看。从国际上看这个价格是高。但他们认为，它还允许再涨。因为他们坚信其货币的质量。他们认为：人们不需要庞大的假日殖民地，不需要只住汽车旅馆，中午只吃热香肠的大批游客。有足够的巨富及其同僚们填充着豪华酒店。

圣·莫里茨最高雅的饭店曾经计算过，它的 5 名客人的平均消费相当于 100 名汽车游客的。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美丽的风景不受霉菌般四处滋生的现代化建筑的侵蚀，拯救绿地、森林、山湖和小溪不受污染。而瑞士这片位于充满烟囱和垃圾堆的工业化欧洲中央的美丽的花园，应该在最后一刻作为世外桃源保存下来，就像美丽的国家公园。

但是这不仅仅关系到罗曼蒂克和旅游业。战后时期的疯狂的经济扩张使客籍工人的数量上升到从业人口的 15%，而 86 万名外籍工人对于 650 万本地居民来说有点儿太多了。这相当于联邦

德国有 800 万外籍工人。在这么高的数字下，周边的土地会染上外国人恐惧症。如果意大利人的数量还猛烈增长的话，许多瑞士人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要求瑞士的提切诺州合并到意大利去，在 1940 年法国投降后，墨索里尼曾做过这样的暗示。

所以并不奇怪，70 年代初时主张骤减在瑞士的外国劳动力的《关于外籍工人的公民投票议案》赢得了大约 35% 的选票，尽管教会、政府部门、经济先导和整个新闻界做了大量的反面宣传。当然大多数公民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但是 35% 的强大的“少数”必须引起政府深思。

在几年之前，州议员内罗·塞里奥曾徒劳地以其先见之明要求制定一项针对无监控的经济扩张的计划，而且他当时并不仅仅想到了意大利人。在经济扩张的年代，国家基础设施的补充和扩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70 年代中期再想到它们几乎太晚了。根据一项当时公布的统计，为了完成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部门必须向国家交纳每个工人 1 万法郎。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制定这一极限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保持法郎的高汇价。瑞士法郎的市场从来没有这么巨大过，瑞士的国家银行几年来一直能够监督并控制这个市场。尤其在马克升值之前瑞士人曾很害怕，因为更高的马克汇价会把国际资本的洪流更强地引向瑞士——这些资本已非常强劲地流动着，多亏中立的政治立场，完全的外汇自由和严格的银行秘密。

政府和银行认为，瑞士人应该减少从国外聘用工人而增加资本的出口。前面已说过，由于瑞士国家银行在法郎市场上影响很大，它保持着很高的汇价，这是最好的药。这样不同的问题便易如反掌地解决了，也包括外籍工人的问题，没有人会因为种族歧视而控告瑞士。

这种药虽然不是什么仙丹，但还是起了作用。总之一句话：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瑞士法郎的汇价不是外汇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的问题。由于这么多的外汇投机者和游戏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坚信瑞士法郎一定会再次跌回 1 马克，所以更多地做瑞士法郎针对德国马克的卖空投机。当游戏者们后来必须再用法郎偿还其卖空生意时，他们的反应愈发强烈。于是在这一偿还的压力下，法郎涨到了兑 1.25 德国马克，给投机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么高的汇价对瑞士国家银行来说也不合适。在投机偿还之后，她又让她的货币再次略微跌回。

从人道角度来看，人们必须承认，瑞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道理。虽然我自己也是个“外国人”，但我当时与瑞士公民的感觉一样：瑞士人要长寿，瑞士法郎要坚挺。

货币贬值的解剖

外汇市场上发生的一切是纯心理条件下的反应。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跑。只要有一个人在人满为患的外汇交易所里喊一声“着火啦！”大家便会冲向一扇门，伤亡者躺倒在地，而实际上连一根火柴都没被点燃。外汇交易中怎样会出现突发事件？我想用一个在过去几年多次发生的事态发展来解释。

1. 美国的贸易结算出现赤字，而相反联邦德国的外贸有很多的盈余，于是形成了第一次卖美元买马克的潮流。为了吸收出口创得的马克流动资金，联邦银行提高了利息。
2. 马克的高息引来了新的马克储蓄：这是对美元汇价的新的压力。
3. 被压制的美元使企业家和商人们害怕美元会贬值而马克会升值。美国的进口商立即储备他们不仅目前的，而且还有未来的德国马克需求，同时德国的出口商同样迅速地以期货方式卖出他们不仅现有的美元债务，而且还有将要得到的出口商品的进款，这些商品还根本没生产出来，更不用说交货了。被卖的美元数目越来越大，链条反应在继续。
4. 金融美元储户（债券和股票持有人）也害怕了，卖出了他们的有价证券并把由此得到的美元抛到市场上，这个数目已经相当于联邦德国贸易盈余的好几倍。
5. 国际投机者们闻风而动，成亿地卖出美元，这些美元是他们专为投机而借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更便宜地得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到美元。

6. 链条反应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联邦银行不能够继续接收美元，汇价跌入低谷。

这是一个很小的贬值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的2月，当时美元在一夜之间贬值10%。

上面所列的6个浪潮给美元造成了灾难性的压力。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乔治·P·舒尔茨飞抵欧洲与他的同事商讨事态。他给欧洲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提高自己货币的价值。联邦德国政府有意满足这一希望，但条件是法国也一起干，马克的单独升值对德国意味着很大的出口优势。而法国正面临大选（法来里·吉斯卡德·艾斯坦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所以不愿冒货币升值之险，否则左派在野党会声称，政府屈服于美方压力，为美国的利益行事。

后来发生的是一场幕后的阴谋。一家或几家与美国政府交谊颇深的大银行预见到或者知道，如果与欧洲的货币长龙达不成协议，尼克松总统会给美元贬值。

掌握天机的银行在48小时之内卖出了约100亿美元——当时这是天文数目——（他们有足够的外汇）给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在最后一刻必须接受这笔数目。在第二天美元贬了10%，诡计成功了，这些银行记入了10亿美元的赢利。

这样的消息10年才会出现一次，但它一般不会传到投机者和外汇商的耳朵里。在这本书里我已经写过了两次相似的情况：皮埃尔·赖伐尔，成功地实现了他自己制造的英镑的诡计。另外一个法国总理约瑟夫·拉涅尔在法郎上运气不佳，因为他的计划由于财政部长的否决而失败了。

我要给外汇商和投机者一个忠告，不要跟着这样的或类似的

消息跑，因为真正的内部消息他们是得不到的，他们也不应该像1976年英镑的例子那样让自己被歇斯底里的潮流带走，而是应该深刻地思考一种货币的背后是什么，而且他们应该把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铭记在心：“我思故我在。”我想把这条规则扩展一下“我思故我投机。”

关于美元对马克的巨大的汇价变化有多么迅速，有时在经济上又是多么没有依据，下面的例子是一个好的解释：

1986年底法国法郎被猛烈攻击（大学生们要置希拉克于绝境），而国际上的外汇投机生意做得很谨慎！他们期待着德国马克的升值或法郎的贬值或二者兼顾。外汇商们成亿地用法国法郎买进德国马克，法国银行有义务用马克兑换法郎，但由于它没有马克的外汇储备，必须买进价值1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这压制了美元的汇价。对汇价的跌回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技术因素，经济上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财政部长施多腾博格不愿意承认这种事件的影响力，他不批准哪怕是极小的一点通货膨胀，而且十分自豪于自己在家庭主妇们中的受欢迎度，当市面上的土豆又便宜了5分尼时，她们尤其觉得他了不起。而当几个月后她们的丈夫们失了业时，她们肯定不会高兴。施多腾博格先生缺乏远见，人们从他几年前关于美元下跌的评论中就已经知道。他声称：疲软美元对德国的经济没有影响。原因是：向美国的出口对德国来说意义并不怎么大。

把美元贬值的问题只从德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角度做评价是无稽之谈，人们必须更宏观地思考。法国已经拥有了悲剧性的贸易逆差，如果这再导致她削减进口，联邦德国也会有所感觉，因为法国是她最大的客户。整个世界，包括联邦德国在内，都从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得了利。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居高不下的美元汇价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幸运。

当 20 年前尼克松总统引进了 10% 的进口附加税时，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出口国都为之震惊。这种做法减缓了进口的速度，而不是对出口和竞争力的兴奋剂。当德国马克升值 40% 时，对外贸则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因为德国经济的 30% 靠出口。当我们看到令人失望的数字时也应该想一想：1986 年美元降到 1.8 马克之下并不是基础经济因素的结果，而是两个技术事件的结果：一个是法国银行对上面所说的攻击法郎的反应，另一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警告日本和德国把它们的经济挂钩，否则美元还会继续跌。为此全世界所有的出口国，尤其是日本，大批地抛售美元。

这是技术因素加投机。因为在经济上，美元的价值在过去和现在都被低估了。而作为当时财政部长的施多腾博格不愿承认这一点。

金 翅 膀

经济专家和权威们组成了一个两党体制，一个挑衅通货膨胀，另一个挑衅悲剧性的通货紧缩。

他们像被蒙住眼睛的古罗马斗士一样彼此争斗，他们的分析中充满了混乱。很多人有意把一切搞得更乱以便浑水摸鱼。有一点所有的权威们意见一致：大的灾难一定会到来——乐观者判定它会在2~3年之后出现，对悲观者来说它随时都会开始。

分析家们经常引用1929年发生的例子，因为类似的症状在今天也在传播着不安。这种症状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但它被吹毛求疵地、钻牛角尖儿地展现出来。但是这些还不够，人们还必须知道它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头疼，有可能是热伤风，也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结果，同样的症状不需要有同样的原因。这种症状在今天是出于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原因，这个变了的原因——在我徒劳地问过5位国民经济学士、60位银行行长和2000名国民经济大学生后——可以用一个词表达，这个词叫做“黄金标准”。

当时整个世界和金融经济是建立在黄金标准上的。这意味着，当时的黄金储备决定了银行提高或者减低利息；缩小或扩大货币供应量。黄金是经济货币政治的独裁者。雅克·雷欧·鲁艾夫先生（外名叫“黄金标准”先生的货币专家）把这种体制称为“君主统治者”，他看守着世界经济秩序。“但是君主的军队在哪儿呢？”我曾在一场电视讨论中间鲁艾夫先生：“执行绝对的通货紧缩，收回国家的黄金？”早在1932年鲁艾夫就把黄金标准体制吹捧上了天，提起了德国的例子并引用布吕宁/路德的通货紧缩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政治，因为这成功地提高了黄金储备。我们知道，这项政治如此成功，以至希特勒在一年之后就掌了权。

贵族俾斯麦虽然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说过一句绝妙的话：“黄金储备就像一条双人被，下面的两个人都试图把被子拉向自己一边。”从1926年起法国就疯狂地把这条被子拉向自己，所以没有剩下足够的黄金给美国和英国的货币发行银行以用流动资金帮助经济和银行。严格地遵守黄金标准体制阻碍了所有的灵活性，人们必须以巨大的代价保护黄金储备，尽管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危机和破产。

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让美元与黄金脱节（英国人1930年就已经这么做了），使得美国所有的金融和银行危机易如反掌地被解决了。

当有些国民经济学者和政客提及黄金标准时，我总是想到下面这个例子：只要一个孩子还在学钢琴，他前方就会有一个节拍器，以使用这种滴答滴答声掌握住弹琴的节奏。如果演出一部大型的交响音乐作品，一个节拍器是不够的。人们需要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就像今天巨大的、问题众多的世界经济需要天才的经理和政治家一样。

天才并不常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经济的需要，发行银行的货币和利息政策今天是不受黄金影响的。最智慧地给黄金价值做定义的人不是哪位国民经济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在孩童时期曾见过他）：“如果鸟儿的翅膀拴上了黄金，那么，它就再也飞不上天空。”黄金成了一种乏味的商品，它可升可跌；但黄金标准体制已成为过去，经济还会再度起飞。

货币小常识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是我还能回想起来的大学时代的惟一一句哲言，其他的一切我有幸早就忘了，所以我没有背上腐朽陈旧的成见的负担。

当然一种货币也可以在自己的床上痊愈。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她应得的、或者更好地说自己锻造的货币。这个观点与经常被宣传的“一种货币的质量取决于黄金储备量”的论据正好相反，这不过是那些总计划着回到黄金标准做买空的专家们的基本想法。关于这个题目我可以发表数百页的哲言，但是支持回到黄金标准的人们却幼稚而简单地认为，不配为这一问题做任何实际的分析。我强调“黄金标准”作为货币体制，因为这不是说人们应该为投机或投资购买黄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黄金不是一种货币最安全的保障，那么什么才是呢？我将试着言简意赅地阐述我的观点。对一种货币的质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财政和经济的管理。两者都取决于所涉及的国民的道德和不道德。

我总结了一下每一种货币所代表的道德、性质和财富。

美元：

政治相对稳定，尊重美国的私有财产，高度发达的技术、原材料的富裕，经营者充满活力。

德国马克：

政治稳定（至少到目前为止），勤劳、节俭意识和德意志民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众的纪律性。

英镑：

以前世界帝国财富的残余，世界贸易、国际银行和保险业的中心，航海外加北海石油。

瑞士法郎：

几百年的中立，虽然并不绝对，但受法律保护的银行秘密。

法国法郎：

几十年积蓄起来的国际投资，法国式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法国人的机智——他们虽然没有石油，但是有主意。

日元：

工业的完全现代化，工人及俭朴。

里拉：

教堂、博物馆和广场，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荷兰盾：

殖民帝国的遗产，大型商船，一味节省的意识和一点天然气。

挪威克郎：

北海石油和运油船。

奥地利先令：

维也纳的调皮玩笑，帝国时代结束后许多思乡的美国人的支出。

匈牙利弗林特：

匈牙利人的狡猾。

以色列镑：

散住在外的犹太教徒的捐赠（它的最大的纳税人在国外。）

简而言之，这是所有决定货币地位的性质、道德和情况。保持、维护了道德，货币将更值钱；失去了道德，货币也失去其意义。从长远来看，不是黄金储备支撑着货币，而是黄金会离开失去道德的国家，流入拥有更好的货币的国家。德国马克没有靠一两黄金来制造，却成了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

当然命运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发掘出石油或军事战略要地、公众歇斯底里、受投机者挑动、幕后操纵和新闻宣传等。它们虽然对汇价起到很大作用，但都为时不长。

最后是说实话的时候：当管理失败时，黄金保护只不过是一个容易消失的幻想。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监狱或绿林

很久以来存在着—场争论，是绝对的自由还是国家计划对经济更合适，经济离开科学或科学离开经济还能否存在。这种选择用最绝妙的表达其实应该是绿林或者监狱。

这两种极端之间的距离很大。每种理论的捍卫者们也都有无数值得重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绝对的经济自由应该走向绿林，而然后导致危险的政治结果。我承认，如果绿林中有的只是天使或天使般的生命的话，它至少还有些优点。但可惜的是那里也有猛兽出没，它们不仅进攻同类猛兽，而且还伤害无辜的观众。

所以我更喜欢一个强大的国家，她虽然实用主义行事，却仍然保持着法律和秩序，保护弱小和幼稚者不受强大和聪明者的欺负。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德国的投资者在自由的借口下蒙受了很大损失。无名的、奇怪的投资基金、石油投资和冒险轻率的期货生意夺走了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

人们可以在不危及我们体制的三大支柱——自由企业经营、赢利、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控制住经济，对经济不加干预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另外发行银行总能够以其货币的利息政策有效地进行干预。

国家或国家金融机构适当的干涉甚至是受欢迎的，如果——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这不是出于某一政治目的，那样的话国家会用她的货币、贷款、关税、税收政策给一部分阶层和行业以优惠而伤及另一部分。这种方法会把一个国家慢慢地引向一个极端，尽管绝大多数选举政府的公民并不希望这样。

保持秩序——是！抓住经济的脉搏——是！借此达到政治目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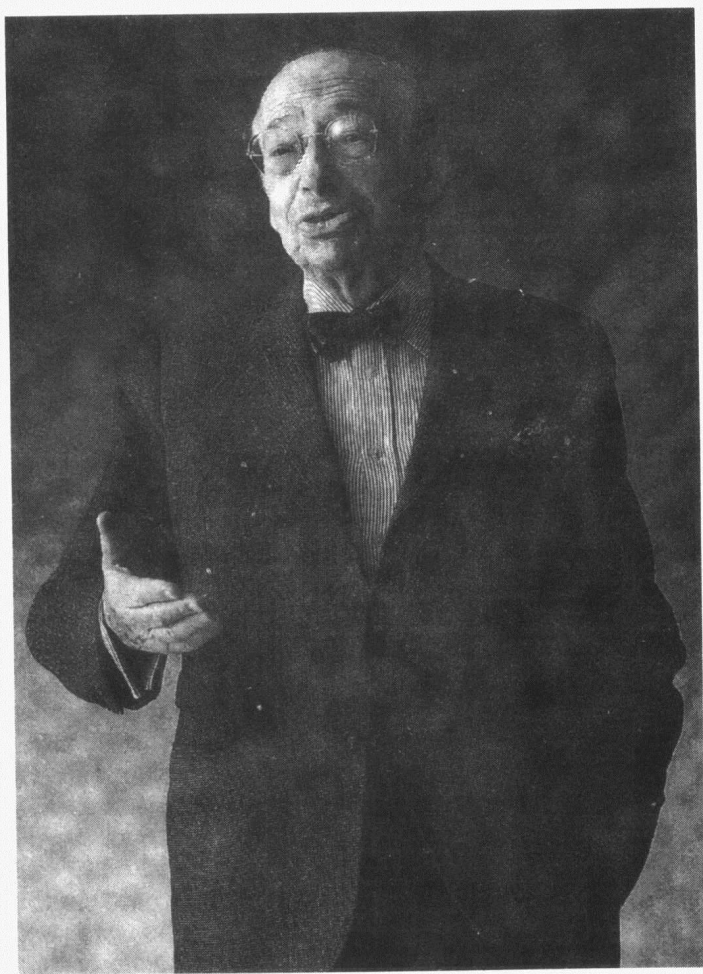
当然许多事情自己摇摆不定。多数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很快会找到平衡。经济的历史一直在做周期性运动，这种上下起伏会不可避免地使很多人成为牺牲品，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能保护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能，也就没有上下起伏了。

人们虽然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却阻止不了它。人们只能保护自己躲开潮汐，采取预防措施。那些在经济生活中能测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的人被认为有天赋、聪明。而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人总是很少。

人们必须实际而不能教条。众所周知，所有的理论都是不黑不白，模棱两可的，即使它能得出人们所希望的结论。而在很少的情况下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却无法付诸实现，因为它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和心理状况。当人们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它是否可行。传统的货币专家自己承认，绝大多数必须采取的措施都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不可行，但他们还是为自己的理论做宣传，而同时又说：“此后的事我们管不了！”

简而言之，是放任自由还是计划经济，是国库主义还是金钱主义，很久以前法国诗人阿列克斯·皮隆（1689~1773）的讽刺短诗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库林欣赏着他的情人的玉腿，一会儿觉得左腿很美，一会儿觉得右腿也很美。‘不要犹豫，我的朋友，’她说道，‘让我来告诉你！真理在两者之间。’”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期权的教训

经常有人问我，我对期权买卖怎么看。如果这样措词，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期权交易市场是一种两党制（也跟整个股票交易所一样）：有延期支付者，他们出让选择权（在股市的行话里称为文书），还有购买选择权的人。人们必须做出决定参加哪一派。关于这些我可以足足写一部书，因为从 70 年前开始我每一派都参加，而且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交易了上百万的期货选择权（在巴黎、柏林或苏黎世），那时华尔街上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期货选择权呢。

有时我赢，有时我又输了。

期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大赌场，它在金融市场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实际作用的。期权交易促进了投机生意，从而也促进了股票的交易，一个流通者的股市又是自由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成千的期权购买者将使成千的投资者购买股票，从而在这个股票的基础上用期权延期支付。为此我想给所有想要加入期权交易的人们对这种生意作一个小小的哲学分析。

期权的买主是一个游戏者，延期付款者（文书）是资本家——一个重利盘剥者，他把期权买主不想或不能付的股票完全付清，他因此给了游戏者一个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靠行情的巨大变化而得利。文书让游戏者在自己的背上游戏，为此他收取一定数目的钱，这叫做“退约赔偿金”或“后悔金”，因为游戏者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经常会后悔买了期货股票。

即使所希望的升值运动只晚了一天，期货股票买主也会输掉他所有的投入。在这里他虽然在发展趋势上投机正确，但操作错了；计划是正确的，而节奏是错误的。

有多少次我自己在期货投机中都判断正确但可惜太晚了。

与其相反，期权延期付款者的赢利是有限的，最严重的情况下他会失去一笔大的行情赢利。而如果买主决策失误，他将失去所有的钱，简而言之，期货买主富有想像力，而延期付款者则有钱。

有时人们通过期权也会富起来（在 30 年代我曾经抛售期货股票赚了一大笔财富），但是如果人们总是只买期货的话，慢慢会力不从心。期权买主要比任何其他投机者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期权市场的巨大广告没有足够地阐明期权的特点，从而经常造成误会，特别是对新手。“期权”这个词听起来也十分让人迷惑，因为期权不是保守意义上的投资，而是一场有限时间内的赌博。

每一个在诸如跑马或轮盘赌等传统游戏中积累了经验的人都能知道谁是冷门，谁最有希望获胜。延期付款者就好比跑马赛中最有希望获胜运动员，或者好比在轮盘赌中尽量多压几个数的人。原理是一样的：机会越大，赢利越小；机会越小，收获越大。当然在风险和赢利两者之间不存在延期，但这是细节，人们只有在长期经历之后才能认识到。多数被引诱到这种交易中的投资者不具备这样的经验。我必须常常认识到，即使是提供这些交易的专家也不具备相应的经历。

我对新闻中引诱投资者做烂生意的广告十分气愤，其撰文总是很有欺骗性。广告的作者保证，在期货投资中有 100% 甚至 200% 的赢利，而且他们甚至还能证明。但是这种期权不是投资，

而是“游戏钱”。压在轮盘桌上，这游戏钱会变成双倍数目，也会变成零。所以声称百分之百的赢利不过是个笑话；正如一个玩轮盘赌的人在一个下午挣了3倍的本钱而为此炫耀，也不过是一个笑话。当丘吉尔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在蒙特卡罗的轮盘桌上中大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观众们鼓掌——不过只是为了老人们高兴一下。

根据美国股市监督会的统计，80%的期货买主都会失去本钱。期货买卖不是投资，而是一张彩票，哪怕所期待的行情上升只晚了一天，买主也会失掉所有的本钱。在这里他虽然在趋势上做了正确投资，但操作错了。

买主输掉的，能被延期付款者赢回，他们多数（并不是碰巧）与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一致。这些金融机构拥有巨大的股票金库，它们不停地出售其期货选择权。华尔街上的传说，最大的延期付款者是梵蒂冈。如果用这种方式得到20%~25%的赢利，为什么不呢？当然谁也不能保证。那些用小钱行大计的人，我要奉劝他们购买一系列由于高利息或者暂时的经营困难而价格大跌的股票。这会比期权更能赚回两倍或3倍的本钱，而且还有一个优点：这种机会不受时间限制。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开动脑筋： 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你有炒股的天分吗？

问题：

1. 股市使你想到哪种游戏？

- a) 国际象棋 ☐
- b) 斯卡特（德国 3 人玩的牌戏） ☐
- c) 足球彩票 ☐
- d) 轮盘赌 ☐
- e) 跑马赛 ☐

2. 在决定买进或卖出时重要的是：

- a) 对股票的分析 ☐
- b) 对市场的分析 ☐

3. 我经常以……来评判我的股票。

- a) 买入价 ☐
- b) 当天牌价 ☐

4. 在买股票时重要的是：

- a) 选择种类 ☐
- b) 时机 ☐

5. 对短期股市趋势起决定作用的是：

- a) 普遍的经济增长率 ☐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 c) 利息 ☐
 - d) 心理 ☐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
6. 对中期股市趋势起决定作用的是：
- a) 普通的经济增长率 ☐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
 - c) 利息 ☐
 - d) 心理 ☐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
7. 对长期股市趋势起决定作用的是：
- a) 普通的经济增长率 ☐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
 - c) 利息 ☐
 - d) 心理 ☐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
8. 我抛售股票：
- a) 获小利时卖 ☐
 - b) 当获大利时才卖 ☐
 - c) 不计得失 ☐
9. 我买进股票：
- a) 在升值时 ☐
 - b) 在贬值时 ☐
 - c) 出于完全其他的原因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10. 我会把低价卖出的股票用高价买回来。
- a) 是 ☐
- b) 否 ☐
11. 我也会买几乎破产的公司的股票，就像会买状态不好的债券一样。
- a) 是 ☐
- b) 否 ☐
12. 当行情在小成交额中升高时，这对市场：
- a) 有利 ☐
- b) 不利 ☐
13. 当市场行情虽有好消息但没有立刻上涨时，我会利用这一机会：
- a) 买进 ☐
- b) 卖出 ☐
14. 投资时重要的是：
- a) 节奏 ☐
- b) 计划 ☐
15. 统计曲线图对什么有意义？
- a) 对长期趋势 ☐
- b) 对短期趋势 ☐
- c) 两者都不是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16. 炒股人的思维过程与什么人相似？

- a) 工程师 ☐
- b) 商人 ☐
- c) 律师 ☐
- d) 企业管理者 ☐
- e) 医生 ☐
- f) 政治家 ☐

17. 炒股人的两种最好的性格是：

- a) 敏感 ☐
- b) 直觉 ☐
- c) 灵活性 ☐
- d) 清醒 ☐
- e) 想像力 ☐
- f) 攻击性 ☐

18. 炒股人的两种最坏的性格是：

- a) 固执 ☐
- b) 犹豫不决 ☐
- c) 胆子过大 ☐
- d) 不耐烦 ☐
- e) 吹毛求疵 ☐
- f) 跟着感觉走 ☐

19. 对炒股人来说，什么最危险？

- a) 客观地接受信息 ☐
- b) 错误的信息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c) 对错误信息的错误评判 ☐
- d) 对正确信息的错误评判 ☐
20. 炒股游戏和投机的区别在哪里？
- a) 在于有价证券的质量 ☐
- b) 在于节省时间 ☐
- c) 在于相对的数目 ☐
- d) 在于思考的方法 ☐
21. 股市在普遍提高税收后会涨吗？
- a) 会 ☐
- b) 不会 ☐
22. 股票会在经济衰退时升值吗？
- a) 会 ☐
- b) 不会 ☐
23. 一种由最大的公司一致推荐的股票，我将：
- a) 买进 ☐
- b) 审查 ☐
- c) 卖出 ☐
- d) 不买 ☐
24. 从短期来看，大金融机构的经理们的行为对我来说意义：
- a) 大 ☐
- b) 小 ☐
- c) 无意义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25. 内部知情人推荐他们公司的股票，我认为：

- a) 很值得重视 ☐
- b) 不怎么值得重视 ☐
- c) 根本不值得重视 ☐

26. 一位长年的有经验但无成就的炒股人的意见，我认为：

- a) 很重要 ☐
- b) 不怎么重要 ☐
- c) 根本不重要 ☐

27. 国家政治对股市的影响：

- a) 大 ☐
- b) 小 ☐
- c) 根本没有 ☐

28. 当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之后，我将

- a) 立即行动 ☐
- b) 再考虑一遍 ☐

29. 国际政治对股市的影响：

- a) 小 ☐
- b) 大 ☐
- c) 根本没有 ☐

30. 人们能赢回输掉的钱吗？

- a) 根本不会 ☐
- b) 有时有可能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31. 那些总能在最低价时买进又在最高价时卖出股票的投

机人是：

- a) 消息最灵通的人 ☐
- b) 有经验的老专家 ☐
- c) 骗子 ☐
- d) 幸运者 ☐

32. 我研究股票交易所行情表：

- a) 每天 ☐
- b) 每周 ☐
- c) 每月 ☐

33. 投机和投资是以……为区别的：

- a) 有价证券的质量 ☐
- b) 时间长度 ☐
- c) 相对数目（对财富的衡量） ☐
- d) 思考的方式 ☐

34. 对已经过去的事情进行分析重要吗？

- a) 是 ☐
- b) 有一点儿 ☐
- c) 不 ☐

35. 投机者可以在什么时候结账？

- a) 在每笔交易后 ☐
- b) 每月 ☐
- c) 每年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 d) 永远不 ☐
36. 当一场股市暴跌后，所有的征兆都预示着新的转折时，
我购买……的股票。
- a) 股价稳定未变的 ☐
- b) 跌得较少的 ☐
- c) 跌得较多的 ☐
- d) 暴跌的 ☐
37. 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生产商 IBM 状告 Control Data 公司垄断经营，这对谁有利？
- a) IBM ☐
- b) Control Data ☐
- c) 两者都不 ☐
38. 在那些在北海油田获暴利的公司中，我看好：
- a) 大的国际石油集团 ☐
- b) 那些只在北海活动的公司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分 析

1. 炒股人必须让他的推论和决定适应随时改变的情况，就像打牌的人要根据他拿到的牌而游戏。股市情况对炒股人可能有利或不利，就像分得的牌对打牌人一样。一个好的炒股人就像一个好的打牌人一样会巧妙地摆脱逆境：牌好时赢得多，牌差时输得少。

- a) 国际象棋 0 分
- b) 斯卡特（德国 3 人玩的牌戏） 3 分
- c) 足球彩票 1 分
- d) 轮盘赌 0 分
- e) 跑马赛 2 分 ☐

2. 对所有证券起决定作用的是股市的发展趋势。最好的股票在整个股市下跌的时候也涨不起来（或涨得很困难）。相反，当整个行情看涨时，差的股票也会涨，有时甚至比好股票涨得更多。

- a) 对股票的分析 1 分
- b) 对市场的分析 3 分 ☐

3. 一支股票用多少钱买来的是过去的事，它不会帮助你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 a) 买入价 0 分
- b) 当天牌价 3 分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4. 如果你在错误的时机买卖，买对了一支股你也会输钱；而如果你在适当的时机买卖，买错了一支股你也会赚钱。
 - a) 选择种类 1 分
 - b) 时机 3 分 ☐

5. 短期来看经济状况对股票价格根本不起作用，对利息和行业增长率的影响也仅限于当一些投机者从中得出未来的结论的时候。当买主的压力比卖主大时，行情上涨——反之亦然。市场的心理和技术状况最直接地、无障碍地影响买进和卖出。
 - a) 普遍的经济增长率 0 分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1 分
 - c) 利息 1 分
 - d) 心理 3 分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3 分 ☐

6. 利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流动资金决定着供求两者哪个应该更强，利息对债券市场有直接的影响：当债券的红利小时，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股市。但这个利息的作用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在股市上被发现：中期效应：
 - a) 普遍的经济增长率 0 分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1 分
 - c) 利息 3 分
 - d) 心理 2 分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2 分 ☐

7. 从长远来看心理因素是无关紧要的。谁愿意今天就预见到后天的恐惧、希望和偏见呢？普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行业的经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济增长率决定着一支股票的质量和未来的红利。谁能预见到一个行业很多年后的发展，谁就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 a) 普遍的经济增长率 2 分
- b) 行业的经济增长率 3 分
- c) 利息 1 分
- d) 心理 0 分
- e) 市场的技术状况 1 分 ☐

8. 人们决定是否应该出售一种有色证券与（过去的）买进价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未来的发展，人们必须做出完全客观的判断。

- a) 获小利也卖 0 分
- b) 当获大利时才卖 0 分
- c) 不计得失 3 分 ☐

9. 一种股票的涨落并不代表它的未来，买进股票需要有其他的原因。

- a) 在升值时 0 分
- b) 在贬值时 0 分
- c) 出于完全其他的原因 3 分 ☐

10. 您的判断必须是客观的，与过去的买卖没有关系。

- a) 是 3 分
- b) 否 0 分 ☐

11. 一支几乎破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反映出的不佳状态，即很低。如果没有最终破产，股价会飞快上涨。“几乎破产”与“复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兴”之间的区别比“几乎破产”与“破产”之间的区别要大，
状态不好的债券与此是一个道理。

- a) 是 3分
- b) 否 0分 ☐

12. 当行情下跌或成交额小时，买入的股票更保险，因为这些买主
一定比那些只在行情上升时买股票的人更有资本实力。相反，
当行情上升成交额变小时，您可以得出结论，股票会从资本
实力强的手中转交到资本实力弱的手中——这将对市场不利。

- a) 有利 3分
- b) 不利 0分 ☐

13. 赶紧抛出所有存货，股市行情不涨是有它的理由的。

- a) 买进 0分
- b) 卖出 3分 ☐

14. 如果购买股票是为了做长期的资本投资，无论今天明天或后
天，贬值或涨价是无所谓的。

- a) 节奏 0分
- b) 计划 3分 ☐

15. 长期——这是炒股人用几十年的经验证明的，请等待。

- a) 对长期趋势 2分
- b) 对短期趋势 0分
- c) 两者都不是 0分 ☐

16. 像炒股人一样，医生需要首先做出一个诊断，由这个诊断产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生出进一步的思考。医生和炒股人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首先要观察事态。当他们事后发现自己的决定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时，也必须马上改正。而工程师或企业管理者的思维过程是正好相反的形式：它是纯数学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跟着感觉走。

- | | |
|----------|------------------------------|
| a) 工程师 | 0 分 |
| b) 商人 | 1 分 |
| c) 律师 | 2 分 |
| d) 企业管理者 | 0 分 |
| e) 医生 | 3 分 |
| f) 政治家 | 1 分 ☐ |

17. 直觉其实是下意识的逻辑加想像力。全靠想像力行事会太危险，灵活性也同样重要，因为当炒股人错了的时候必须立即修正。只有总吃同一堆草的牛才最执著。

- | | |
|--------|------------------------------|
| a) 敏感 | 2 分 |
| b) 直觉 | 3 分 |
| c) 灵活性 | 3 分 |
| d) 清醒 | 1 分 |
| e) 想像力 | 2 分 |
| f) 攻击性 | 0 分 ☐ |

18. 正如灵活性是最好的性格一样，固执和犹豫不决是最坏的，它们已给炒股人带来了很大损失。

- | | |
|---------|-----|
| a) 固执 | 3 分 |
| b) 犹豫不决 | 3 分 |
| c) 胆子过大 | 0 分 |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 d) 不耐烦 2 分
- e) 吹毛求疵 0 分
- f) 跟着感觉走 2 分 ☐
19. 错误的信息不比对正确信息的错误评判更危险。得到错误信息的炒股人在进行思考时会很慎重。对正确信息的错误评判是一种错误思考的结果，而且是决定性的思考，而对错误信息的错误评判倒会引致一个好的结果。
- a) 客观地接受信息 1 分
- b) 错误的信息 2 分
- c) 对错误信息的错误评判 0 分
- d) 对正确信息的错误评判 3 分 ☐
20. 投机者在做出客观判断后买或卖，他相信自己的股票会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涨或跌。相反，游戏者卖出股票是因为他想赢利，他不考虑这支股票是否还有机会上涨，他看到的只是赢利或损失。
- a) 在于有价证券的质量 0 分
- b) 节省时间 0 分
- c) 在于相对的数目 0 分
- d) 在于思考的方法 3 分 ☐
21. 当政府提高税收时，能在货币市场上更自由地交易。低利息造成多流通，对股市有利。
- a) 会 3 分
- b) 不会 0 分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22. 会；70年代末的股市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失业率上升，股市还是休整过来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政府虽然贡献不多，但还是加了点油。

- a) 会 3分
b) 不会 0分 ☐

23. 小心——一个金融集团要抛出某种股票。

- a) 买进 0分
b) 审查 1分
c) 卖出 1分
d) 不买 3分 ☐

24. 这些经理们做数目这么大的生意，这会严重影响行情，但只在短期内。

- a) 大 2分
b) 小 0分
c) 无意义 0分 ☐

25. 内部知情人虽然了解他们的公司，但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其无关。他们又很少诚实，所以凭经验几乎总该做与知情人的建议相反的事。

- a) 很值得重视 0分
b) 不怎么重视 0分
c) 根本不值得重视 3分 ☐

26. 成就并不是衡量一位专家的智慧和专业知识的尺度。他能够很好地判断股市的发展趋势和某种股票的机会。而为自己，

开动脑筋：科斯托拉尼的股市测试题

他未能得利，因为他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紧张或不耐烦，而且不够坚信自己的观点。

- a) 很重要 2 分
- b) 不怎么重要 0 分
- c) 根本不重要 0 分 ☐

27. 利息和税收政策是政府的事，政治潮流（左或右）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和企业的未来。

- a) 小 0 分
- b) 大 3 分
- c) 根本没有 0 分 ☐

28. 经验告诉我们：闪电般的决定经常是最好的。

- a) 立即行动 3 分
- b) 再考虑一遍 0 分 ☐

29. 国际时事（紧张或缓和）影响公众的心理，国际发展影响整个行业、国家收支平衡、贸易合同等。

- a) 小 0 分
- b) 大 3 分
- c) 根本没有 0 分 ☐

30. 输掉了就是输掉了。新的生意能够带来新的赢利，但它与过去没有关系。

- a) 根本不会 3 分
- b) 有时有可能 0 分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31. 最幸运的人也不可能总在最高价时卖出，在最低价时买进。
- a) 消息最灵通的人 0分
 - b) 有经验的老专家 0分
 - c) 骗子 3分 ☐
32. 您当然必须掌握信息，但是每天关注股市行情表的曲线会有害于思考，这个行情表会让冷血的投机者们紧张。
- a) 每天 1分
 - b) 每周 3分
 - c) 每月 2分 ☐
33. 一种所谓的投机价值高的股票对于一个投入很少的富有的投资人来说相当于风险投资。相反，当一个小投资者为买一种绝对保险的股票借大笔贷款时，这是要命的投资。
- a) 有价证券的质量 2分
 - b) 时间长度 0分
 - c) 相对数目 3分
 - d) 思考的方式 0分 ☐
34. 如果说人们无法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至少应该对过去有正确的了解，这将丰富经验并使未来的思考更轻松。
- a) 是 3分
 - b) 有一点儿 0分
 - c) 不 0分 ☐
35. 只要您还在股市上交易，那么赢来的钱就只是借来的钱。股市是一个残忍的高利盘剥者，您经常必须把借来的钱加上高

利息还回。一个投机者永远不许结账。

36. 股价能稳定不变，肯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暴跌的几乎
没了价值的证券，您也可以购买它们。

- a) 股价稳定不变的 3 分
- b) 跌得较少的 0 分
- c) 跌得较多的 0 分
- d) 暴跌的 2 分 ☐

37. 一个大的垄断公司状告一家比她小得多的公司是对小公司的
称赞，她肯定很优秀。

- a) IBM 0 分
- b) Control Data 1 分
- c) 两者都不 0 分 ☐

38. 对大公司来说开采北海油田的意义很小。

- a) 大的国际石油集团 0 分
- b) 那些只在北海活动的公司 1 分 ☐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我的评论

高于 85 分：专家

您已经在股市上经历了许多，并了解股市的所有诡计和陷阱；但不只这些：您也把您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当股市的行情没有按经济发展事态变化时，您不会——这是一个例子——感到惊讶（外行人总是以其幼稚的观点这么做）。

65 分到 85 分：进步者

您懂得事务的关联，能够正确判断事态和趋势，但是您缺乏经验，您也许已获得很大成就，但还没有经历过足够的失败以在惊讶中不失去理智，在成为专家之前，您还须通过几场考验，体验失败的痛苦。

26 分到 60 分：有前途的新手

您对事务的观点还刻板。在失望之后您不知道自己是被哪一条栏杆绊倒的，一个新手还无法理解，虽然逻辑总是最终取胜，但股市有它自己的逻辑，所以当事态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样时，不要指责交易所的投机商，而是要从中学习，也许不久胜利就会向您招手。

25 分或低于 25 分：外行

您对股市的动态有着完全错误的想像，您想得太实际、太数

学、太直接，太少让自己跟着想像力走，金融投机其实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如果您缺乏股市艺术的天分，那么一些简单的投资，例如债券或储蓄会更适合您，或者您也开始动脑筋。

.....
借 贷 投 机

我的亲身经历

经常有人问我，人们是否可以或者是否应该借贷款买股票？我对此的回答是坚定不变的：只有那些拥有比借款的数目高出很多的其他财富的人才可以借钱买股票。我几乎倾向于说：人们绝对不应该用贷款买股票，除非他是一个轻举妄动的冒险家。当然这也是比例和股票的质量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买了 10 万马克固定利息的有价证券，而其中 2 万马克是用贷款，这不是灾难，或者一个人在 30 万马克的有价证券中有 10 万马克是贷款，但同时拥有 100 万马克的地产，这也不是罪过。每个例子都必须单独进行审查。

为了证明贷款买股票会多么危险、有害甚至酿成悲剧，而相反一个不欠债的投机人会拥有多么大的力量/优势，我想从我们众多经历中选引几个尤其有特点的例子。

50 年代中纽约股市发展顺利，而且新兴工业诸如电子企业看起来尤其富于想像力且前途无量。于是我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美元购买了电子及相似的股票，当我投入了我的全部所有后，还继续借贷购买，我利用了我借贷的最大可能性。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他虽然是战争英雄，但没有其他天赋。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完美无瑕的。美国公民对其总统的信任度是华尔街良好气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面临着一年后的总统大选，人们百分之百的肯定，艾森豪威尔将军会再度当选。整个华尔街都以此为基石，为什么不也在股市上利用他重新当选的胜利呢？人人都持这种态度，我也不例外。

就在这时发生了危险的意外：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心脏病发作，第二天纽约股市上的所有股票一起跌去10%到20%，由于我是借钱买的股票，我必须马上抛出一大部分股票，这很痛苦，但在股票经纪人索要进一步的担保之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由于公众失去了艾森豪威尔再度当选的希望，危机到来了，怎样在没有艾森豪威尔的情况下取消大选是一个大问题。而问号在股市上总是一个捣乱的因素，不论公众还是胆战心惊的游戏者都没有足够的精力，在一场意外的事件中勇敢面对问题，哪怕是一件意外的好事。再加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对股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胆小的人和所有借贷款买了股票的人都要尽可能最快地卖出——后者甚至是被迫这么做，最开始的危机引发了一个向下的链条反应。

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能够竞选的希望又回升了，股市平静下来，行情也又开始上涨，并且涨到比这次不幸事件之前的水平还高出许多，在后来的几年里股票价格达到了轰动的地步，有时甚至是原价的10倍，但对我来说太晚了。

如果没有欠债，人们怎样能渡过这一难关，应该看下面的例子。那是1962年的2月，我又一次大批买进，这回是巴黎股市上的法国股票。但这一回是全部付清的，我不欠别人一枚扣子，这正是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期间，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本想放弃阿尔及利亚，但必须在他的政治上见风使舵，因为当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公共舆论分歧很大。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的意外：4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起义，反对戴高乐。这对法国公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也许是战后法国最大的事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件，将军们怕戴高乐要解放阿尔及利亚，他们坚决不愿接受，晚上巴黎笼罩着十分恐慌的气氛。

第二天我没有去股市，我想保护我的神经，不想看到我的股票跌下去。

取而代之我去了我最喜欢去的餐厅“杰茨·路易斯”（一家国际著名的捷克美食厅），那里是当时著名的影视和新闻界人士聚会的地方，我开始研究菜单，不去想股市。

碰巧一位股市同行来到餐厅，震惊地向我报告股市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一场真正的血浴——跟所有财经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哦？”是我的回答。我十分平静地享用我的午餐。

我坚信戴高乐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会是胜利者。

对我来说股市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天的事，它会随着时间被遗忘。如果我去股市，肯定会出卖我自己。我能够享受这种奢侈，在这样的一天不去股市，正是因为我不欠债，股市令人不快的这几个小时我是在一家好的餐厅度过的，股市收盘后的一个小时我得知，股市行情有所转机，人们已经把损失掉的一半又收了回来。

晚上戴高乐做了他著名的电视讲话，他呼吁他最亲爱的法国公民都支持他，4位不忠实的将军放弃了计划，一切都被忘记了——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股市上，危机成了只能存活一天的飞虫，多亏我拥有的是未借贷款的股票，我对恐慌气氛有免疫力。

如果我欠了钱，我整个的逻辑也会变得不正常，因为我的大脑会因为欠债引起的恐惧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代替了静静地想一想，戴高乐和全体法国人民的反应将是多么肯定，我会违反自己的戒律，让恐慌撕碎，那么损失将很大。

我的基本要求是：宁愿付清拥有少量的负债累累的公司的股票，也不要拥有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公司的——用贷款买来的——大笔一流股票。拥有少量的已付清的股票，人们可以长期等待其上升运动。而大笔的用贷款买来的股票，人们会在小赢利的情況下便卖出。

我的一个同事和我有一次出于同一个想法买了同一种股票，我买了100股一次付清，他贷款买了1000股，我安静地在这支股上坐了两年的，得到了200%的赢利，我的同事在一点小利下便很快抛出，因为他贷了款，所以必须非常小心。

虽说人们不冒险便不会在股市上赚钱，但是如果人们投机于股市较稳定的趋势（流动资金 + 心理 + 经济）——而不是用贷款买一流的股票——就应该购买一些负债很重的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由于不良的经济状况和早期的高利息而陷入困境，但这些股票要付清。其次应该购买期货，但总要想到，有时投入期货的所有钱会全部失掉。

一小时内失去一切

清理结算一种用贷款做抵押的有价证券有多快和多残酷，下面的例子会告诉我们。

1923年的德国，在马克稳定之后德国货币得以长时间的喘息，直到布鲁宁·路德政府实施对外汇的管制。而这期间在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一场外汇商的特大悲剧，他们在那里做了大笔的外汇期货生意，当时德国马克与荷兰盾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比价上，当然存在着一个小的宽限，两种货币能够在这个空间里相互变化，这个宽限大约是2%，我们假设100马克相当于100盾，那么马克可以在99和101盾之间徘徊。如果马克的汇价回到99盾以下，德国银行就必须干预并买进马克。相反，当汇价高于101盾时，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就会被迫买入盾——如今天欧洲货币体系（EWS）。

这个宽限对外汇商来说是“神圣的”，因为根据法律条文马克不许低于99或高于101，而由于两国的货币市场之间存在着4%的利息差异（在荷兰的利息比德国低4%），人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以98的价格买到马克，交货期为3个月。

这是一笔很简单的生意，尽管马克的汇价是99，人们以3个月的交货期，98的价格买入10万马克，现在人们只需熬过这3个月，然后把马克卖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卖到最低价，即99盾，最少1000盾的赢利吸引着人们。为这个生意，客户在他的银行经纪人那里只需押上3000，最多5000盾，却能够经营平均数目为10万盾的生意，担保只在理论上有必要，因为根据协议

马克不许低于 99。

外汇小商贩们是这样计算的：用最多 5000 盾的投入资本每 3 个月可以得到 1000 盾的利润，这相当于 3 个月的 20% 的利息。这段时间过去后他们又重新以这笔款项买进下 3 个月的马克，这个交易每个季度重复一次，这意味着高于 80% 抵押金数目的赢利。

难道这不是一笔出色的生意？“喀巴特人”——人们这样称呼外汇商，因为他们多数来自东欧——把在银行经纪人那里的担保作为资本投入而收取红利，80% 的利润能让他们生活得很好。

而这时晴朗的天空出现了闪电，出现了无法预料的事，对此人们总应有思想准备，但很少有人这么做。

1929 年到 1930 年交界时，在巴黎的乔治五世饭店进行着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战争赔偿谈判。法国普安卡雷政府表现得十分强硬。法国人不仅出于物质原因（他们声称法国的城市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尽可能多地索取赔偿，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法国意图彻底削弱德国，解除其政治权力。

相反，英国人的态度则缓和许多，他们的国家也没有很多战争损失要赔偿，只是战争支出很高，另外英国没有兴趣让法国强大起来——作为惟一的大陆强国，英国与法国之间历史上的竞争又再度重现，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人们再次期待着法国对索取战争赔款的最终数目的建议，这个数目法国政府绝对不会降低，而这个建议太强硬、太勒索，以至于英国的宝贝总理菲利浦·斯诺登（后来的斯诺登勋爵）盛怒之下拍案而起：“这实在太可笑了！”会议在这一极不外交的举动下不欢而散，阿姆斯特丹也出现了慌乱，德国马克跌到宽限下的好几个点，马克购买商被“强行扣押”，因为那 5% 的抵押金已被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耗尽。

48 小时后马克又找到了它的平衡，马克汇价处于它应在的位置，但可惜太晚了，多数“喀巴特人”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资本，因为他们早已把每季度 20% 的红利花光，我认为很少有人今天还能回想起这段历史，但斯诺登勋爵的“荒诞可笑”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甚至在讽刺剧中出现。

我的朋友来西·库克斯——一位出色的套汇商——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幸，在 50 年代他做着大笔的英镑与其他许多国家间的套汇交易，虽然这属于套汇商的常识，为保险起见大宗交易不要拖到隔夜的第二天，应该在当天完成，但对海外生意来说这并不总是可能的，有一个晚上他留下了一笔没有解决的交易，第二天爆发了英国、法国对埃及和其他国家的苏伊士战争，英镑汇价一跌到底，而来西·库克斯当时任职的公司失去了偿付能力。

通货膨胀是国家的明智

在古老的皇家帝国时期，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有时也访问匈牙利的一些小城市，接见高官显贵并提出同样的问题：“市长先生，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有一次轮到格录市长被问，他给了如下回答：“收成很好，陛下，但是没有一点暴利我们无法生活……”

在今天格录必须说：“……没有一点儿通货膨胀我们无法生活。”而且这也许是事实，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通货膨胀，今天自由世界的经济将会窒息。

世界经济需要这种兴奋剂，就像人类的性高潮有时需要一点酒精、咖啡或尼古丁一样。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国家、城市、大小企业、建筑巨头和商人们都欠着债，以至于他们如果没有“一点儿通货膨胀”就永远不会被其债务解放。

这类高贷息的巨大债务从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希望：物价会继续上涨，如果不这么做，整个世界都将破产——就像沙漠会突然毁掉开满鲜花的田野一样。今天对这种借债是否正确做哲学评论已为时过晚，那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根本没有其他可能。

如果通货膨胀降到零以下，成百万的债务人就无法保证履行其义务，如果债务人垮下来，那么债权人也差不多完了，人们只需想得实际一点，其他的一切都纯粹是虚伪。

就像那时施来辛格先生领导下的德国银行所做的那样，如果政府对通货膨胀血腥镇压，20年代的历史发展结果将是毁灭性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以他的通货紧缩造成了世界史上的最大的经济崩溃，在德国，海因里希·布鲁宁总理和他的国家银行行长汉斯·路德通过其约束性的金融政策甚至把希特勒推上了台。

战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造成了经济的再次衰退和失业，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主观臆想的稳定政治使得英国工党获胜。

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一大弊端，但与通货紧缩相比它是一个较小的弊端，通货紧缩最后必然导致国家资本主义。

商人的通货膨胀精神紧张症和公众的歇斯底里也同样糟糕和危险，每次通货膨胀期间公众中的慌乱气氛总是使我想起蜂窝被捅时蜜蜂们的表现。蜜蜂也是节俭的象征，当蜜蜂们储存其节省下来的一切的蜂巢被摧毁时，它们会变得歇斯底里，它们疯狂地嗡嗡地飞来飞去，不仅刺蛰他人，也因此为自己的死做好了准备。

储蓄者们也完全一样，由于害怕他们会失去所有的储蓄，他们急得团团转并寻找救星。他们什么都买。每条街上都隐藏着一个不负责任的惟利是图的人，他们提供更完全的资金来巧妙度过通货膨胀。这些惟利是图的人常常是没有经验的投资顾问，他们给储蓄人建议的不是适合他们的储蓄媒体，而是把他们引诱到能让自己赚最多钱的投资形式中。

那么故事的结尾是怎样的呢？像莫里哀所说的那样：“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人们给他的药上。”

这种通货膨胀性格一定要改变，而且绝大多数政府也表现出他们会对此严肃对待，就像在许多病状中为了治好病，首先要人为地升高体温一样，在通货膨胀这一病状中也必须把利率向上调整，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尽管短期内会很痛苦。

投机界当然表示惊讶，因为很多年来它看好美元的不断下跌和物价的飞快上涨，整个世界都有美元债务并且坚信，这一亿又一亿的巨大数目会以一个极低的汇价被偿清，而且会越晚越低，全世界的企业都首先申请美元贷款。

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例子，大约 10 年前，当美元汇价跌到大约 1.7 马克时，我接到了来自东欧的一位著名外交家的电话，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第二天要来巴黎，而且务必要见我 10 分钟。

由于我时间很少，我们约好了在第二天。

他见到我就马上说：“科斯托拉尼先生，我需要您一个回答，请用‘是’或‘不’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人们是否应该用美元买回马克？”

我对此的回答不是‘是’或‘不’，而是：“我不知道，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笔 5000 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我们在 6 个月后才用得上，我们想，我们可以在此期间买德国马克而从中赢一点小利。”

“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说，“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您今天欠了美元债而在 6 个月后需要这些美元，那么您不许用它来投机，这将是纯粹的赌博，欠了美元就是美元，因为什么都可能，美元能上涨 30%，它也能跌得更低。”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美元在后来的 6 个月上涨了 30%，我的朋友很感激我，他的国家差点损失一大笔钱。

很多欧洲企业在美国大量投资，用的却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借来的美元，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贷款能力，在这些债务上又加上几千亿的用于商品投机的贷款，因为购买期货无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非是以黄金、铜、橡胶、糖、胶合板等等为形式的债务。

也许正是这种形式的投机买入要对通货膨胀率的几个百分点负责任，投机狂热的极点是针对美元的外汇游戏，投入其中的数目简直无法估量。

无节制的商品和货币的投机激发了美国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并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果黄金涨价，人们还买铜、橡胶、糖和其他一切，例如在法国 80 年代初，作为黄金投机的结果，顶尖地段的房租和地价在一年之内上涨了 50%。

针对这种胡闹的严厉的方法是利息的调整，1987 年秋天，格林斯潘先生提高利息就是打击投机的又一次尝试，投机者必须受到惩罚并交付更高的利息，全世界的货币投机者都接受了这一信号，它甚至起到了震吓作用而导致了 1987 年 10 月的“黑色星期一”，通货膨胀的危险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通货膨胀的愿望还在许多人（货币投机者、懒惰的债务人等）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这里再讲一个犹太笑话来解释：

在火车的乘客中也坐着我们著名的孔恩先生，他不停地叹惜：“哎，我真渴，嗨，我真渴！”在下一站一位乘客拿来一瓶啤酒递给孔恩——太感谢了——孔恩一口气喝个精光。

火车继续前行，孔恩又开始了：“哎，我曾经那么渴，啊，我曾经那么渴！”“够了，”另外一个乘客气愤地喊道，“您已经解渴了。”而孔恩继续抱怨：“是的，但我还将会多么渴。”

我曾经为通货膨胀作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一场舒适的温水浴；但是如果人们一直加热，浴盆最后就会爆炸。”在下次爆炸中，首先受到伤害的当然是坐在浴盆里的人。

投机的力量

每当我批评地看待那些政客们——甚至在任的部长或发行银行负责人的解释和声明时，总是认识到，他们多么少地考虑到投机的力量，他们根本不知道投机对货币汇价的变化有多大的作用，投机能动摇甚至破坏政府的决定。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金价被当时的黄金生产国（在瑞士大银行帮助下的南非政府）所操纵时，一位德国财政部长声明，人们必须看到“现实的”市场价。在他眼中，伦敦交易所刚刚宣布的被操纵的价格是“现实的”，真是无稽之谈！操纵后的汇价怎么能够被称为“现实的”？现实的价格只能是通过真正的供求关系而形成的，而不是靠人为造成的需求而哄抬的价格。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台巨型机器，它的各个齿轮非常精细地交错运转着：经济、社会、外交或武装政策、利息、货币发行量和货币汇价。这最后的一只轮子尤其被疯狂的货币投机所驱动，以至于经常失去控制——可惜在自由世界里人们无可奈何。尤其是直接影响到物价的黄金投机在此起着巨大的、毁灭性的作用。惟一的一个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黄金和物价的关系的明智言论的人，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黑人门房。在游廊上他对我说：“您看，先生，”一边指着巨大厅堂的一角，那里一组一组的人正交易着不同的商品，“您看，先生，这个角落正进行着黄金交易。”那里大约有 100 人在打着手势互相高喊做着黄金生意，“如果那儿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黄金涨了一两个点，投机者便会扑向所有其他的原材料同样哄抬其价格，如果黄金跌了，他们也卖掉其他商品。”这位黑人门房说得真有道理，黄金是商品队伍前的帅旗——而其他的一切都跟着它走。

金融政客或发行银行负责人也同样让自己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也和公民一样以大众心理做出反应，而外汇游戏者则为政客的声明伴以歇斯底里的上亿美元、日元或英镑的交易。他们买、卖，又再买——这不是他们为了进出口客户的国际贸易或投资所需要的外汇，而是为了能在一天之内甚至一小时之内捞取汇差，或者经常是损失汇差。政客和外汇商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的。

像常说的那样，为了跟他们银行的百万资金做游戏，商人们的手是空的。1976年在英镑大跌的慌乱之中我写道：“英国的静态储备比外汇商所能想像的要大，尽管苏黎世的火车站街已埋葬了英镑，尽管不列颠雄狮失去了牙齿，它的心脏还一直在跳动。”

正是那些当时绝望地成亿地卖出英镑的外汇商在一年之后又把它成亿地买回来。结果是，一年前还四处求援的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储备上升到180亿美元并位于世界第三位，这也证明，从事投机的商人从来不思考，也许也从来不懂而且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货币”。尽管如此，他却傲慢地发表意见并像鹦鹉一样重复着不负责任的评论。

一句老成语说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就是说，今天俭朴无名地作为难民生活在苏黎世的贵族艾斯特海茨，还是比多次成为新闻人物的罗斯察尔德富有。

在各国的社会阶梯上，英国相当于一个贵族家庭，它拥有比外汇商所能想像的更多的外汇储备。他们1967年押注在英镑的彻底垮台上（尽管他们要每年交纳高于30%的利息）却忘记了一条老的交易所规律：当所有的游戏者都投机于一件所谓万无一失

的东西时，几乎总会失败。

金融市场极其险恶，总是发生一些惊讶，即与人们的期待正相反的事。在“固定的汇价”中押注于过低货币的升值或过高货币的贬值几乎一直没有危险，但是在浮动的汇价中，一次过大的外汇投机会以一个极危险的反弹而告终，尤其是当投机造成汇价低于国家经济状况和静态储备所相应的价格时。1926年的“法郎大战”，80年代的美元升空以及其他的实例展示出，外汇投机者生活得多么危险。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处 理 债 务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所谓的债务危机

80年代初，西方的大银行想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主意：他们开始仔细审查他们国外债务人的贷款信誉。结果是，第三和第四世界国家没有得到新的贷款从而不能或不愿偿还旧的债务，于是那些过于大方的施钱者们也陷入狼狈境地——对于每个清醒并客观地思考问题的人来说这早就是可以预见的。

在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刚刚铸造了“南北对话”的概念时，我就在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几年之前对它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描述，而且是在1977年8月的《资本》杂志上，下面是1977年的原文：

这个南北对话是对“南北对峙”的外交改写，或更准确地说：南西对峙，这一对峙的原因是第三和第四世界国家要求进一步财经支持的进攻性的请求。

这些要求高出工业国家能力所允许的范畴，不会不对西方公民的生活水平产生极大的限制。

尽管债务堆积如山，南方国家不向西方表示一点儿承认，这使我又一次想起我的青年时代。

一个常年向我借钱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尤西有一天预感到，他在我这里的贷款已经到头了，便用音乐的震音向我解释：“我知道，亲爱的安德列，我已经欠了你5000法郎。我也一直想着这笔债，因为——你看——这是利息！”这一无力支付的声明至少在他眼里足以作为偿还能力的证明。

尤西是个混混，他把自己的朋友当成纳税人。但是他的公司

是那么有趣和那么富于教益，以至于我愿意交笔税。

南方国家连我朋友的这点高雅的姿态都不愿做出，当他们用再借来的钱付利息时就更是这样。

今天为第四世界不断争取支持的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应该让这些数字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债务——大约 5000 亿马克，加上 1000 亿的东欧债务——是世界通货膨胀的一大部分。

这笔钱的组成是贸易贷款还是金融贷款都无所谓，因为反正不会被还清，数目巨大，还债是不可能的。

从工业国家出口了价值 6000 亿马克的商品，而每一次单向的供货都造成了家乡的通货膨胀，借口说这种出口可以支持劳动市场，不是政治谎言，便是国民经济的无稽之谈，这笔巨款将从西方的社会产品中拨出并送掉，这意味着通货膨胀。

惟一的治愈方法是通过自动化的合理安排而形成的经济的更高的效应，但是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又起到通货膨胀作用。

为了给南方国家更多的西方的社会产品，人们必须暂时大幅度降低西方的生活水平。工会成员、农民和所有在西方靠工作为生并有选举权的人们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同意这么做，是决定性的问题。

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感情态度无法统一。

.....

科瓦茨式的破产还是萨博式的破产？

奇怪的是，正是那些一段时间前煽动美元混乱的职业捣乱鬼——通过让美元大量上市而造成其贬值——今天大喊“着火啦”，因为很多债务人无法偿还这些无价值的“变成废纸”的美元。他们害怕国际金融体制会彻底崩溃。但是像我一直所说的那样，这些捣乱鬼会碰一鼻子灰，因为这种崩溃是不会到来的。国家破产、利息灾难……这都是空谈！

我虽然承认，一些国家欠债过多，如果人们需要做一个平衡预算的话，审核者也许会摇头并拒绝在上面签字，但是谁让我们一定要听从审核者呢？那些审核者是经济记者或所谓的经济专家吗？做一次严肃的收支平衡计算，人们还必须对债务背后的西方的财富和储备进行估价，而这个数目大而且重要得不可想像。还要加上所有的西方的基础设施、原材料贮备、实验室、尖端技术和工业能量。或者所有这些都不算什么？对原先东欧国家的收支平衡表，人们当然也可以发表一些居心不良的言论，它令人惊讶。

人们把西方和东欧的情况作比较并且假设，不仅仅东欧，而且西方也破产了（根据经济管理学者及类似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我情不自禁地想用我的两个同学的故事来解释它们的区别。

年轻的科瓦茨是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儿子，他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随后加入了父亲的企业。他不断地扩大这个企业并逐渐地建起一座大的密集体。但是有一天他的公司破产了，当我听

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同情他，但是几个月后我又听说，他破产来，破产去，还一直住在他戛纳的别墅里，开着罗尔斯·罗伊斯四处兜风。

我的另一个朋友萨博是一位俭朴的教师的儿子，为了让儿子将来成为精明强干的商人，他对他实行了严格的教育。萨博用父亲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积蓄成立了一个公司，由于他能干而且夜以继日地工作，小公司不久就变成了大企业，可是他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宣布破产，但是他真的一无所有，以至于向朋友借钱，而且再也没从破产中缓过来。

西方是科瓦茨式的破产，东方是萨博式的破产。有这样和那样的破产，这里我只能和法国人一起说：“Vive La difference!”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一个有头脑的律师

就像下面要看到的那样，好的想像力能对债务的处理给予极大的帮助。

在我年轻的时代一位律师为了巧胜银行想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他的名字是卡尔·奥特沃斯博士——他也许是当时匈牙利最著名的律师。他给我——当然是几十年之后——讲了下面的故事：

一位布达佩斯大银行省支行的职员，来自一个生活优裕但并不富有的家庭，他是个赌徒，由于嗜赌成癖，他先是输掉了自己的一点积蓄，后来又从收款台贪污了两万盾（相当于今天大约 40 万马克）并将此巧妙地隐瞒下来。他像许多赌徒一样坚信，他有一天会暴出冷门中大奖并以此偿还他贪污的钱。他还不知道我的名言，我一直在游戏者们——不论是股市、纸牌还是赌博的游戏者的眼前展示它：“赢是可能的，输是必然的，赢回来是办不到的。”

当年终宣布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时，这个年轻人陷入了慌乱，他仿佛已看见自己进了监狱。他跑到他们家的律师（奥特沃斯博士）那里忏悔了一切，甚至提到要自杀。律师思考了一下问道：“既然您把这么一大笔钱不知不觉地贪污下来，您应该还能再从收款台拿出钱来吧？”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律师先生！”

“那么您尽快拿来 2 万盾交到我手里！”

10 天之后年轻人带着钱出现了。“现在您走吧，别自杀！”

然后律师来到银行的董事会，用十分悲痛的方式报告，年轻

人贪污了4万盾，现在要自杀，激起的反响很大，董事会以丑闻和刑事检举相威胁。

“别这么快，我的先生们，”律师安慰他们，“他的受人尊重的家庭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名誉！”10天之后他又来到董事会报告说：“他的家庭非常震惊，为了拯救儿子和名誉，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们并不很富，他们能够拼凑起来的最大数目是2万盾，这钱很多，但是他们愿意为家庭而牺牲这些，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董事会除了闭上眼睛还能做出什么更聪明的事呢？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主人还是奴仆？

这是一个古老的事实：在那些把投机作为传统的议事日程的家庭里，那些在股市上获得成功的家庭成员被称作天才，而其他那些运气不佳的成员则被称为笨蛋——尽管我还记得，在匈牙利和法国，总是把不适合上大学的最笨的儿子派去股市，而其他孩子必须接受高等教育。顺便提一句：大多数银行的老板也不过是从打杂做起，然后通过实习学到了手艺做成了事业，如果他们成功了，便被授予天才的头衔。

在布达佩斯，有一户受尊敬的富裕人家叫波利泽，在布达佩斯的证券和商品交易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叫马帝亚斯的儿子是个聪明的投机者，为了能独立地投机，他离开了他的家庭。

有一天他投机失败，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而一无所有，为此家庭会成员坐在一起，审查了马帝亚斯的投机，得出了一个严厉的判决：“马帝亚斯没有证明自己是合格的主人，他现在必须成为下人。”——“主人”意味着做独立的投机人，“下人”不过只是家庭公司运作中的一个小小的轮子。

而马帝亚斯是个游戏者，投机的魔力没有放过他，于是他继续研究从芝加哥到利物浦到布达佩斯的所有的行情汇报，以这种方式有一天他发现燕麦和黑麦之间的行情差距当时是不合理的，相应的投机很有吸引力，他用很小的数目开始，行情发展正如所期望的，他得到了第一笔赢利，最后他又为自己重新创造了一小笔财富，结账之后，他离开了家庭公司里的小职位，宣布他要再次独立投机。家庭会成员再次坐到一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得出

了新的判决：“马帝亚斯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下人，他现在可以又成为主人。”

每当我听到形形色色的银行经理荣升和失败时，经常想到这个故事，每个金融家的命运都与我的朋友马帝亚斯的相似，其实这个故事的教训适用于整个人生和所有职业……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一）

- 人们经常通过巧合做出最幸运的蠢事。
- 有一次我坐在两个经纪人之间，一个抱怨今天没有做成生意，另一个为了他的一大笔佣金笑逐颜开，“那是幸运多于理智，”第一个说道，而成功者回答道：“上帝给我幸运多，理智少。”
- 我有时能从金融规则或法律条文里的一个错误的用词或一个印刷错误中得到大利。
- 我们有时会被一个错误的意念引入歧途，以至于一生都停留在错误中而永远认识不到真相。
- 许多人对股市上发生的事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股市。
- 股市上有用的词是：也许、但愿、可能、会、比一点没有好、尽管、虽然、我想、我认为、但是、大概、这看起来……所有人们想的和说的都是有条件的。
- 债务人找到好的债权人比债权人找到好的债务人更重要。
- 当今金融市场的最大危险是，太多的钱掌握在不懂行的人手里。
- 银行家必须像所罗门一样智慧，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聪明，像萨姆逊一样强壮，并像梅图萨勒姆一样老。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一位兜里只有两分钱的贵族也是乐观者，一位拥有满满一保险柜财富的小人物也是悲观者。
- 人们有时真应该运用法国财政部长文森特·奥里尔曾说过的话：“我关闭银行，把银行家关起来！”经常有投资顾问使用这样的表达：“我担保……”但是谁为他们担保呢？
- 举世闻名的、对股市一无所知的匈牙利作家弗兰茨·默纳有一次极其贴切地定义了卖空投机者：“一个人为自己挖坟墓，而其他人则掉进去。”（这句话的风趣只有绝对的专家才能懂。）
- 谁是最完美的投机分子？那些每到一个新地方先问：“孩子们，这里什么是被禁止的？”的人。
- 在萨尔茨堡艺术节上我碰到一位股市同行，从没想到他也对音乐感兴趣，我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但意味深长：“我等待结束！”当我的一个朋友询问我对IOS投机的看法时，我给了他同样的回答。
- 没有一个财政部长能够比法国人安那托里·德莫茨更简单而准确地描述他的国家的困境：“先生们，国库空了。”
- 当一个银行家对一个建议说“不”的时候，他是想说“也许”，当他说“也许”的时候，他是想说“是”，但是如果他马上说“是”，他就不是一个好的银行家。当投机者对一个建议说“是”的时候，他是想说“也许”，当他说“也许”的时候，他是想说“不”，而如果他马上说“不”，那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投机者。
- 人们议论一个富有的笨蛋总像议论一个富人，而议论一个穷人则像议论一个笨蛋。
- 富有是比同一环境中的其他人更有钱。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一)

- 一个工程师在工作时不许受酒精影响，而对投机者来说这却是优点，因为它能解除某些障碍，在股市上、生活中和我的专栏里我经常有正确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找到相应的正确的问题。
- 一条古老的股市真理告诉我们：行情不能继续涨时，它必须跌。
- 德国人无法适应金钱的阴谋，这个浪漫者、哲学家、音乐家的民族在与钱相关的事物中并不浪漫，而且失去了全部哲理尤其是失去了想像力。
- 所有的今天的行情在1%或2%之间的有价证券——破产的股票、陷入困境的国家债券——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们极适于做墙上装饰品。
- 人们经常把我称作“股市专家”，这个赞誉我不接受，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昨天曾是什么，这就已经很多了，因为大多数专家们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多数情况下是行情制造新闻，新闻被传出，而不是新闻制造行情。
- 也懂笨蛋语言的股市投机者是智慧的。
- 通常在政治和经济中有害的不是独裁体制，而是独裁者。
- 在经济政治中正确的驾驭无非是对现实的适应。
- 一句老话说：股市是没有音乐的蒙特卡罗，而我的断言是：股市是有很多音乐的蒙特卡罗，但人们必须有天线来接收这些音乐并听出其旋律。
- 人不必富有，但是要独立。
- 如果强盗懒惰而笨蛋少说话，经济生活将多么美好啊。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在储蓄问题上，只能给储蓄者建议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们总会陷进对不现实的赢利做出的保证中去。人们以高额利润游说他做的储蓄，想让他改变是不可能的。
- 在股市上常常要闭上眼睛才会看得更清。
- 对投机者来说，对一件事情反复思索而不采取行动，比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更有好处。
- 没有一个投机者没有经历过至少一次的“突然性的转折时刻”，但如果他没有充分利用它，那么不会很快再有新的机会，所以我的建议是：出击！
- 我们这些老投机者的最大不幸是：我们积累了经验，但是失去了勇气。
- 我宁愿赞同多数股市同行的意见，也不愿意与他们进行争论。
- 纯粹的投机者只购买他认为能翻3倍或4倍的证券，也有可能是10倍（我有许多这样的经历）。
- 如果一个商人以100%的利润卖出他的商品，人们会称之为欺骗，如果股市投机人以双倍的价格卖出他的股票，我认为很普遍。
- 男人天生为挣钱；而女人来管账。理想的是——也对于全家——男人轻率，女人吝啬，我有很多熟人和家庭作证明。我父亲给我母亲带来最漂亮的礼物，收获的却只是对他浪费成性的斥责，“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总比给药店老板送礼好。”
- 如果没有蠢人股市会怎么样呢？而如果一台超级电脑什么都能知道，股市又会怎样呢？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那就不是股市了。”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一)

- 以前人们说，一个人失去了理智和他最后的一万盾，我则说，今天德国的储蓄人用他的第一个一万马克失去了理智。
- “我听说你中了大奖赢了 10 万马克，现在你做什么呢？”——“我很担心。”
- 穷人怎样骂富人？“你应该是你们家惟一的百万富翁。”
- 许多人需要钱，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炫耀。
- 有一类股市专家，没有足够定力的人不许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所说的一切只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 对投机者最大的打击是，尽管他事先预感到一个大的错误，但还是做了，而且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发生，因为他受别人的影响。
- 人们不应该用眼睛来关注事态发展，而是用头脑。
- 德语中有一个滑稽的词：证书商人，对我来说商人的证书是他的收支平衡表。
- 德语中一个不可思议的词：银行商人，这是语义学上的一个怪胎，因为要么是银行家，要么是商人，两者在生产上的立场是完全相对立的：银行家收取利息，越高越好；商人需要付利息，越低越好，银行家关注的是投资的安全性，商人关注的是想像力。
- 著名作家施得哈尔的墓碑上写着：他曾经生活、写作、爱。不幸的投机者的墓碑上则是：他曾经生活、投机、失败。
- 有视觉商人和超视觉商人，前者买卖所有他们能看到的東西：商品、房地产、折旧资产等，超视觉商人只买卖其他人没看见的东西。机智的股市投机者也属于这一类，他们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买卖股票、有价证券等，他们的机遇其他人都看不见。

- 在高度繁荣中，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回光返照的繁荣中，人们开始一定要冷静，然后聪明，最后智慧。
- 人们经常谈到银行危机。我必须想到我最近的威尼斯之行，那个季节马库斯广场上每个晚上都被淹没而早上看不到一点夜间水位的痕迹。有一些银行的数字在一定时期里“泡在水里”，而过一段时间又恢复过来甚至付更高的红利，那时没有人再谈论银行危机，一切都被忘记。这种现象我在过去的 50 年里经历了几次，倒闭这个词虽然产生于银行，但当今恰恰是对大银行来说倒闭是完全不可能的，世界上不仅有一个社会网，还有一个贷款网，每一个债权人都是另一个债权人的债务人，而这另一个也是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不付款，那么他可以享受延期偿付，这对于这个链条中的其他所有债务人也同样有效。
- 在过去的混乱的年代，很多惟利是图的人把事情搅得更乱，以便更好地浑水摸鱼。

大众心理学：解开盘市之谜的钥匙

是什么驱使着股市起起落落？不只是事态本身，而且还有股民对事态的反应，所以可怜的股市专家如果想成功，必须在两个键盘上弹琴：预见事态、猜测股民们的表现。股市常常像一个酒鬼：听到好消息哭，听到坏消息笑。

众人的情绪波动是不可意料的；但是这种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波动在短期内决定着股市的行情——直到恐惧者全部抛出而满怀希望者大量买进，但是众人成功吗？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投机是错误的，只有少数判断正确。

“众人是无知的。”古斯塔夫·雷邦在他的古典著作《大众心理学》（1895）中写道。但是在无知的本性中隐藏着他们的秘密力量——当众人由特别聪明而会思考的人组成时，这种本性甚至是有用的，如果把 100 个极其智慧的人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批人将不受精神，而是受情绪的指挥。

股市专家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并经过成熟的思考，决定在早上卖掉他所有的股票，他走进交易所大厅，得知那里的情绪乐观，一秒钟后他就更改了他的计划，不但没有抛售，而且又买了新的股票。

在美国，股票行情显示器常常起着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上百万也有几十万人关注着显示着所有股票交易的行情显示器。如果行情上涨，“显示器观察者”们便跟着股票跑，以便迅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速地——也是根本不假思索地——跳上已在行驶中的火车，标有最新股票行情的显示器展现的是大众的意见，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行情显示器就像战场上的旗帜：只要它还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地带着向前，部队就会跟上；旗帜倒下了，说明进军被拦截；勇气消失了，队伍四散。股市上也一模一样。

所以那些对股市感兴趣的人必须注意，让旗帜骄傲地高高展开并向前行进，这样大部队才会跟随，内部人喜欢把这称作“行情保养”，要想猜想一点点大众对事态的反应，我认为关于市场技术因素的分析是最好的指路牌。

大多数股票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强硬的、受过训练的投资者和银行手里，还是在很多希望很快挣到钱的新手，胆小的、没有经验的储蓄人、游戏者和小人物手里？购买者的质量比股票的质量对行情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

胆小的多数人对一个重要事件的第一反应总是以前的情绪的反面，如果以前多数人乐观并拥有很多股票，那么他们会很快卖出。特别是当重要事件意外地发生时，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当它不是意外但提前发生时，趋势随着“已成事实”这个专家在转动。

股市行情怎样才能弄懂这种大众心理学？很难，因为即使他理论上确实逆潮而行，他也会在做反周期决定的最后一刻想：“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但是这一回不一样。”只有以后他才会认识到，这一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投机者必须受过训练，冷静甚至玩世不恭。必须想：“你们都判断错误，只有我看得清楚。”人们必须一直想到，股市是残酷的，经常不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行事，也许它这么做只是为了惩罚那些游戏者，从而提醒他们即使在过去几年能赢来红利也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忘了：赢利是海市蜃楼，只有损失是真实的。

科斯托拉尼的圈

凭我的经验，每个周期性的运动都由三个时期组成：校正时期、情绪变化时期和夸张时期。举一个下跌后行情转折的例子，在第一个校正时期，行情（曾经无理地跌到很低）慢慢被拉到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现实的、合理的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以前不好的情绪渐渐改善，并且每天都明显上升，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时期票的价格每小时都上涨，行情和情绪彼此相互往上推，回光返照使得行情继续疯涨，并完全由大众歇斯底里而决定。

下一个股市跌势的周期里，几个时期会以同样的顺序相互跟随：校正时期——价格涨得太高；情绪波动时期——不利的因素（上升的利息、衰退的经济、悲观等等）使投机者不安；夸张时期——下跌的行情造成了沉重的悲观，这又作用于价格上，行情跌得像秋天的落叶，慌乱中股票被抛出。

最后一个时期的跌势或涨势波动一直会延续下去，直到一个心理休克从任何一个方向打破了这个魔圈，如果这个起清洁作用的休克没有到来，那么这最后的，纯受心理影响的时期会在市场上发泄之后渐渐平息下来。而有朝一日股市的趋势会改变方向，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理由，出乎大众的意料，甚至出乎对此没有精神准备的专家的意料，于是开始了周期性的反方向运动，这是股市的永恒不变的自转——就像自然界中涨潮和落潮相互交替，这个潮汐游戏的原因是：有两种拥有股票的人：定力极强的人和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颤抖的人，他们所做的决定是三个因素的结果。

第一个因素是金钱，第二个因素是耐心，第三个是思想。耐心我认为就是不会为每一件小事都做出强烈反应的神经，谁有思想，谁就会聪明地行事——不一定正确或错误，但是经过思考，有想像力。

如果没有钱，只有耐心还不够，而没有耐心只有钱也没用，如果没有耐心就不能等到理想化为现实，而没有思想的人也不知道耐心能有什么用。

这三个因素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如果缺少其中之一，股市的成员便是一个颤抖着的人，他对每一件意义还不重大的事都反应得过快。他没有想像力，所以不是用脑行事而是用情绪，别人买他也买；别人卖他也卖，他是大众的一分子并和他们一起行动（像伊萨克·牛顿男爵所说的“疯狂的一群”，他也酷爱投机）。

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股票在什么人手里，如果极有定力的人拥有大部分股票，那么股市——甚至在不利的新闻下——有能力做向前的运动，如果有一条好新闻，它甚至会爆炸，而如果大多数股票在胆小的人手里，那么在第一条坏消息之后就会发生争执。

如果行情在增大的营业额中下降，那么一定是一大批股票正从胆小的人向神经坚强的人移交，甚至会出现胆小者卖光了，股票只存在定力坚强者的保险柜里，这时胆小者有钱，经过洗理的人有股票。

在卖完之后，如果行情找到了地基并在那里停留甚至在坏消息下也不降价，这就证明，市场已经做好了一个新的向前运动的准备——没有好消息也不变。

成打的例子能够论证这一被投资者喜爱的理论，反周期而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必须经受过真正的训练，拥有

坚强的性格也许甚至要玩世不恭，不会在沉重的气氛中加入。

市场上成员中有 90% 是胆小鬼而最多有 10% 是坚定者，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

正如伟大的将军戴高乐常说的：“她就值她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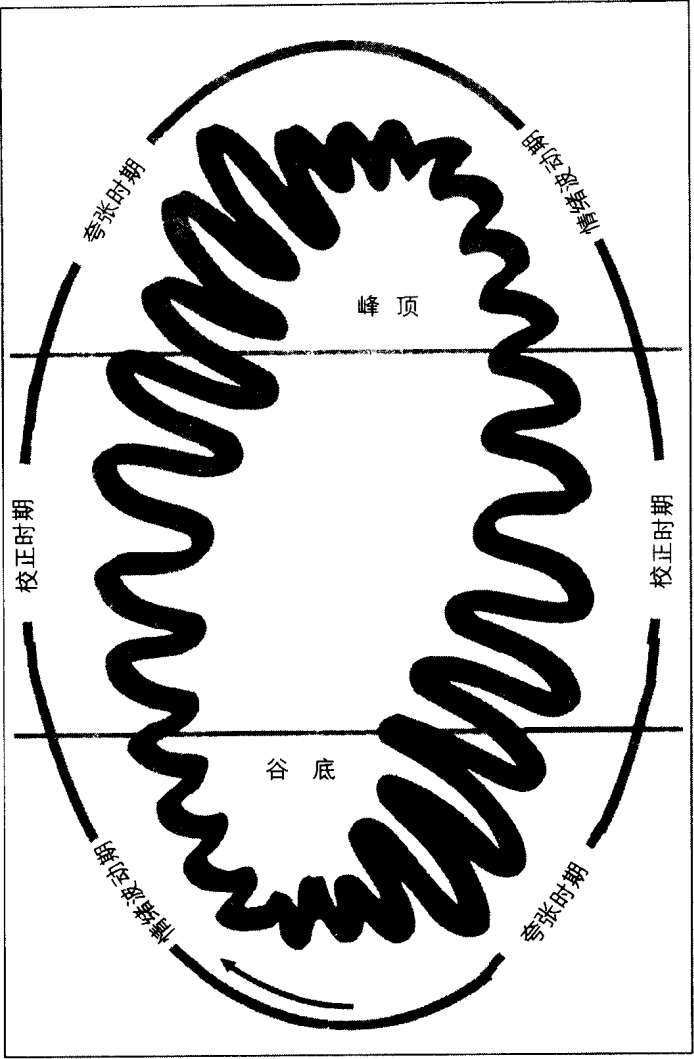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在前进运动的夸张时期，在慌乱卖出时如果能大笔成交就应该买进；在周期的第一个时期，在没有大笔成交时可以增加资本。

相反在最后的涨势期大笔而在跌价（第一个跌势期）时小笔卖出。

然后应该在夸张期逆潮流而行，在校正时期跟着潮流走，而在情绪波动时期安静地等待。

就图而论：一个有经验的投机者的股市行动的目的在于尽量修剪这个圈的底部（在买时）和上部（在卖时），而不伤到自己的指头。



穷人中的富翁和克洛格的悲剧

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我是众所周知的坚定的卖空投机者——一个被证明很有利可图的事。我几乎陶醉于我的成功，陶醉于金钱，而更陶醉于对我的预见的证明，我的同事们来找我，他们把我几乎看成能正确判断——与普通的意见相异——发展趋势的分析预言家。“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他们问我，我的回答是：“股市上什么都有可能，甚至连合乎逻辑的事也会发生。”因为对我来说奥斯特利克和戴维德游戏集团的崩溃像40年后IOS、格拉姆克等的崩溃一样合乎逻辑，甚至理所当然，惟一令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的惊讶。

由于我现在有资本，所以我也想享受一下生活的舒适，而这时我却发现了一个难为情的状态：当我的哲学理性和我的股市感觉使我挣了很多钱时，其他人却输了，那时威廉·布施的一句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极大的灾难，暴露阴谋，哈哈——我超脱在外。”我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我眼前的这出戏却令我十分沉痛。

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所有我喜欢的人都被毁了，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或是失去了金钱或是失去了职务，不知道未来将给他们带来什么，而我现在却有钱消费我曾经梦想的任何奢侈和享受。

豪华酒店和餐厅的大门向我敞开，因为我的钱包是鼓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个但是：其他人不在场，美好的气氛结束

穷人中的富翁和克洛格的悲剧

了，愉快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坏情绪，我独自一人，只和自己在一起，到处都提供要卖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兴趣买，我认识到：当朋友们必须只为一杯咖啡而知足的时候，香槟和鱼子酱不会带来享受。

我不敢也根本不能幸福，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糟糕。

我有一个主意：难道同时和其他人一起挣钱——当然总比他们挣得多一点——不是更好吗？但是和他们同流合污？我的成功几乎使我压抑，我开始怀疑我的卖空哲学，人不能总在别人哭的时候笑。在股市的教义手册上有这样的话：“卖空投机者会被上帝蔑视，因为他总想赚别人的钱。”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灾难性的事令我彻底转变，那是一场悲剧，在悲剧的结尾演员已站不起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巴黎市民十分肃穆地聚集在香舍丽榭大街参加亚斯特里德·比亚德（施特雷斯曼的好朋友）的国家葬礼。仪式过后人群四散，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为了消磨时间，我来到一个朋友——一位美国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聊天，当然我看了一眼最新的股市行情。

那时候，星期六的下午股市营业时间很短——两个小时，在安静的市场上有一件奇怪的事，惟一交易的一支证券是瑞典火柴业大王克洛格的股票，且在整个交易所营业时间里，它的价格一直没变，可量很大，我感到很好奇，因为我做了它的卖空投机。

瑞典火柴大王伊万·克洛格的想法既简单又聪明。

中欧和东欧国家需要钱，克洛格愿意为他们筹集。作为回报，他要求火柴垄断，这可以保证他有可观的赢利。只是克洛格并不拥有德国所需要的这么大的数目。

于是他的公司发行债券，他把债券的对应价值提供给需要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金的国家。这些债券的绝大多数在美国被认购——或者应该被认购。克洛格不想在借出和借进的贷款利息差价上挣钱，而只是靠火柴工厂的赢利，这个方法并不新，它曾是 16 世纪福格家族的专长，即以垄断作为贷款担保的交换。

福格家族借钱给陷入困境的贵族从而享受一项贸易的特权或开发物产资源。葡萄牙国王允许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垄断胡椒贸易，西班牙国王把银矿和铜矿的开发权留给他们。

克洛格又拿起这一套并使之适合于时代的要求，他使用股票、债券使美国的资本流入中欧和东欧。

债务国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南斯拉夫、波兰和几个南美国家，债权国首先当属美国、荷兰、瑞士、英国、法国。

事情看来理智而可行，如果债务国有偿还能力，事情也应该如此，绝对不是克洛格的不安分导致了失败，而是对中欧不利的政治事态引来了灾难。

克洛格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经济未来。他是一个工程师、企业家，但绝不是有经验的银行家或投机者，否则他绝不会让自己做这种事，但是由于他既不具备银行家也不具备投机者的素质，一切都悲剧性地结束。

有一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其他债务国停止偿付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债券，这个事实本身还没有导致克洛格工业王国的瓦解，如果发行的债券真的安置在大众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债券持有者会失去他的投入或投入的一部分，而发行公司不会因债务国无偿还能力而破产。

但是克洛格既不拥有信贷银行的成千的营业窗口，也不具备罗斯察尔德的信誉，他没能售出所有债券，很大一部分砸在他的手里，他把这些债券放在不同的银行里“养老”（也就是说做担保），为此他得到短期贷款，而这些贷款他又用于中欧国家。

对于一个忽视了金融贸易细节的视觉敏锐的投机者来说，克洛格事件是很清楚的。另外我还得知，官方股票中介人协会集团通过一封秘密通函向 70 名会员要求，限制为其贷款担保的克洛格债券的数量。

当时美国的经济危机达到高潮，中欧的政治局势也没有希望好转，由于上述原因也没有人感兴趣把自己的钱投在克洛格的债券上。

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我不加犹豫地做瑞典火柴的卖空投机，行情已经降了一点儿，但克洛格显然在支撑着它，以便不危及到他在银行和股票经纪人那里的“养老金”的贷款信誉，在巴黎，瑞典银行在为克洛格工作；在纽约是李·赫金森银行。他的警觉的委托人不停买入，以维持行情。

可能在一些银行有长期合同，付一些钱把价格保持在 5.25 美元，哪怕为此要买进大批债券，我是这样解释星期六的大笔卖出的。在那天下午，当我被比亚德的葬礼带到香舍丽榭大街上时，在两小时之内有几十万股股票神秘地被抛上市场。我绞尽脑汁，不知这些合同是从哪儿来的。

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几幢楼那边的维克多·艾曼努艾尔第三大街上，伊万·克洛格的尸体躺在他的公寓里。当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下午开门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代表克洛格利益的银行也不知道，否则它们不会执行客户的购买合同。

伊万·克洛格星期六上午 11 点自杀了，算上时差这条消息本可以在纽约股市营业之前传出，但它却在星期六晚上才迟迟被公布。

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克洛格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私人女秘书和清洁女工，她是在打扫房间时发现惨景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克洛格的合伙人很机智地说服警察局，不要在当晚之前公布自杀的消息，她甚至成功地使受到感动的公务员们相信，不然会造成世界的灾难，他们要对此负责。

毕竟死者曾是该地区的最高官员，他的社会地位要求一定的照顾，另外由于比亚德的葬礼，也由于是周末，警察局里没有几个人在岗，警员们深信自己拦住了历史的车轮，愿意保守秘密。

在知道这一秘密的人里还有一位警察局的高级公务员，中午他女儿的未婚夫，一位美国记者迈克·W 来做客。

“我有一条特大新闻给您，您一定知道您应该怎样使用它甚至怎么能从中得到好处。只是您必须向我保证，您不要在晚上之前把消息传出去。您想不到吧，瑞典火柴大王伊万·克洛格今天早晨在他的公寓里自杀了。”

年轻人作了保证，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他钻进报社的资料库，收集这位金融人士的生平资料，然后他回到家，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当晚电传到他的编辑部。

第二天早晨所有的报纸都以大标题报导了这一特大新闻“金融家克洛格自杀！”当我打开我的晨报时被吓了一跳，这条新闻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突然间我明白了前一天的股票风波。

我又赚了钱，但这次是以一条人命做代价，这条闪电击在物理上已做好准备的地面，使我的卖空投机索然无味，我差点觉得自己对伊万·克洛格的死负有责任，总之我觉得自己缺少道德。

我还不知道，克洛格的死将改变我的人生哲学，通过这次惊吓我变成了乐观派和买空投机者。

星期一早晨克洛格证券大跌，几乎无法开价，我开始买进，许多美国银行在星期六的大批买进后停止了付款。

这场惊讶尤其使我震动，因为我根本没有把克洛格像全球新闻界所做的那样归为骗子一类。他的生意的基本思想是本分和准

确的，他只是错在对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判断上，从而成为不幸世态的牺牲品。当他的大厦下滑时，他试图四处抓牢，不管在哪里，就像每个滑坡的最后时刻一样，他就是这样把自己从一条出路驱向另一条出路，越走越远，而看不到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界限，当然，公众损失了几十亿，但是对此的责任不应该只记在克洛格的不法行为上，而还应记在中欧的政治事态和财经关系上。我认为，人们应该以一点宽容允许给克洛格减罪。

在这一天那位记者又来找他的未婚妻。

“您用上我给你的信息了吗？”父亲问他，

“当然用上了，”年轻人回答，“我们报纸的总裁对我的文章表示祝贺，因为多亏您，我是第一位传播此消息的人。”

“噢，而您没有做其他的事！！！”

年轻人必须为他的笨拙付出代价，他没有得到那位父亲的女儿，因为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斗争来说，他太不成熟了。

克洛格的悲剧在内心世界改变了我。它给了我一个更人道的而且相对更健康的视角，并且把我从悲观者的暴躁中解放出来，我结束了我所有的卖空生意。

抛开我改变了的灵魂不谈，我的感觉——或者是我的灵魂——也告诉我，整个世界的悲观情绪已越过了它的最低点，对此已有不同的征兆，股市的趋势不断摇摆，在春天，由于罗斯福当政和新贸易的改革开始了美国经济飞跃和股市买空的新时期。

我想说，那时诞生了我一生的机遇，我个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历史的步伐相一致：我个人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有利的转折点，而且是一个正确的时刻，我作为一个新的生命从曾包括我在内的风暴中走出来，同时世界的绝大部分也碰巧同样经历着一个更新。

美国从致命的包围中挣脱出来，能够使它永远窒息的危险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资本主义危机被克服了，类似的灾难永远不可能再发生，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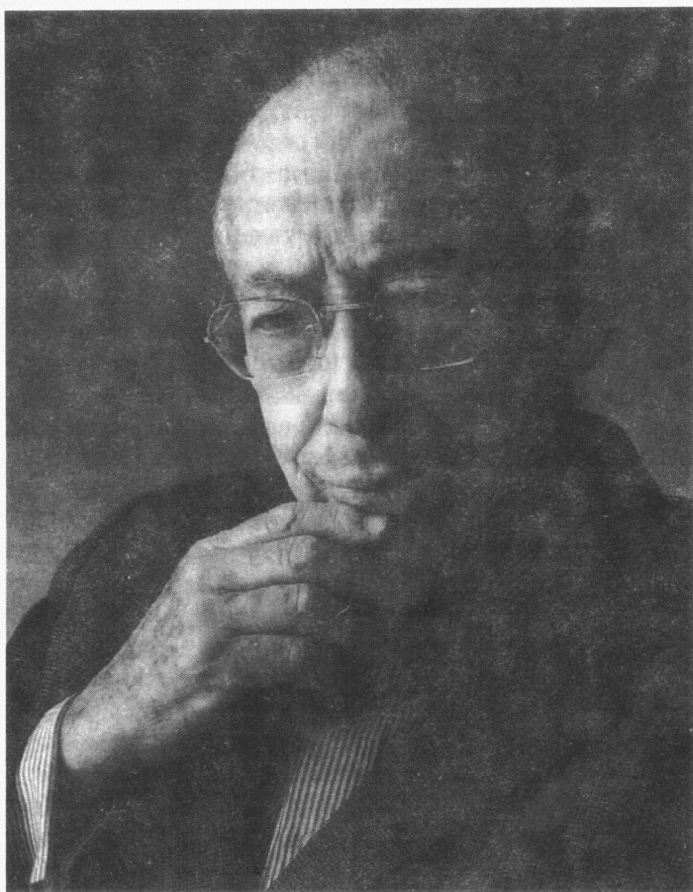
从这一牺牲了百万人的压抑中我得了很多利，但余味却是苦的，这一次我——彻底——认识到，通过经济繁荣赚钱更美好，现在我感到了对金钱的蔑视，因为我又重视起所有其他的曾不被我尊重的价值，我的幸运是：这些价值不仅在我眼中，而且在股市上也上涨了，在罗斯福时代出现了疯狂的买空。

我认识到，在生活中另外有许多东西，人们虽然在金钱的帮助下能够更容易得到，但无法被金钱取代。

当然这不会改变我整天都在绞尽脑汁想，我怎样在股市上取得成就，值得自豪的是，在每次成功的投机中，我的正确的预见和物价的赢利同样令我高兴。

我的股市大观园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两个特殊的样本：

维克多·里昂和古斯塔夫·郝夫曼

70年代以来我生活在由决然不同的人组成的大观园里，我有很多朋友：贵族、知识分子、小骗子和大盗，像克罗苏一样的巨富和像教堂老鼠一样的穷光蛋。那么股市上呢？不是每一个在那里出没的人都是“投机者”（我的意思是，人们不能滥用这个定义），有这样和那样的炒股者，有懂股市艺术的博士，也有一天之间甚至一小时之间的股市游戏者，有业余爱好者、半业余爱好者，也有阴谋投机者等等。

随后还有整个技术装配大军：银行家 and 他们的职员，中介人、代理和助理代理，其职业不像财产管理者而更像吸尘器推销员的破产的投资顾问，还有整群通过股市或只在股市生活的人，整批的委员会以及佣金、中介费等等。

但最重要的角色是“买空傻瓜”、“卖空吝啬鬼”和其他鸟，他们组成了一个世界，我70年来一直出没于此。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后我允许自己开一点股市动物学的玩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如果运气好，年轻人可以从中得益。

股市是一个多彩的世界，一片热带雨林，在那里弱肉强食，对失败者是残酷的：专家之间占统治地位的是长期的斗争和与此相配的两党制，有卖空者和买空者——或者像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描画——熊和公牛。

公牛是那些投机者的化身：他们冲在前面，用牛角把一切顶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向高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行情。卖空者是猎人，他在射到熊之前就卖出熊皮，他有可能射不到熊，那么他必须付出代价把过早卖出的熊皮买回来。

在全世界的股市中，公牛不喜欢熊而熊也不喜欢公牛。他们的人生观截然不同，没有哪一个经济或政治事件能使他们有相同的见解。卖空者对每条消息都做悲观的评论，同时买空者却进行乐观的解释。

在和一位股票商交谈 10 分钟之后，我就能说出他是卖空者还是买空者——不提一个有关股市的词，我的快速“股市心理分析”立即运作，因为当两个炒股人相见时，他们彼此不问“您怎么样”，而是问“您怎么看市场”。

卖空者是一只尤其特殊的鸟，他的动机来自不同的源头，一个非常典型的“聪明的卖空者”的代表是维克多·里昂，他在股市圈里通常只被称作“吸血鬼”，他一直努力通过秘密信息得知股市的贷款交易有多大额度，当得知上亿的资金投入买空投机时，他当然会做卖空游戏，他一直在重复：市场的技术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所有的证券掌握在“无力的手”中时，一定会发生危机，他一直是正确的，维克多·里昂习惯说：“行情下跌的一天内我挣的钱比行情上涨的 30 天内挣得多。”

也有其他的操纵股市的方法，比如在公众中卸载被哄抬的股票。

在战争之前，法国被派扮演了垃圾桶的角色，所有可疑的股票，采空的矿山、干枯的油井、不值钱的国家债券都被劝诱卖给法国的储蓄者，成打的无顾忌的金融商为此发了横财，“吸血鬼”是其中之一。

吸血鬼的方法是这样运行的：比如说任何一个伦敦金融财团想在巴黎卸载一种矿业股票，吸血鬼以大约 20 先令的低价买进

30万股，再以22先令的价格期货购买10万股，又以24先令的价格购买10万支期货股票，即每10万支涨两先令。然后他在伦敦交易所小批购买同一支股票，但大作声势，然后与金融财团达成协议不让新的股票上市以破坏他的哄抬，他就这样把行情操纵向高处。

如果股票涨到约50先令，就可以成功地在巴黎交易所开盘，吸血鬼在银行和小道消息及新闻媒体的帮助和支持下将全部资金贷入了法国的金库。

不用说，行情在操纵之后直线下降，有时到零。公众经受了最大的损失，而吸血鬼却被授予荣誉骑士勋章，死后在瑞士银行秘密留下了不少于1.5亿的财产，在当时是巨大的数目。

几年之前我才听到了一个关于“吸血鬼”的有趣故事。戴高乐将军的前内政部长佩雷蒂先生告诉我：在他出任巴黎及周边地区省长职务期间，吸血鬼曾经拜访过他并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他愿意捐献自己收集的绝妙的绘画作品给巴黎市，条件是在其有生之年将巴黎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当然不会叫做“吸血鬼街”，而是叫他的普通名字）。

人们可以想像到，佩雷蒂先生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原因很简单，因为巴黎还没有哪一条街在某人（连戴高乐将军也包括在内）的有生之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正如人们看到的，一些金融家成功的时候没有最基本的整体观念，即使被称作吸血鬼或割脖汉也不例外。

这难道不使人想起基金经理的追名求荣吗？他们生活在华丽的城堡中，乘着私人飞机四处制造噪音，而同时毁掉成百万的普通平民。

这类金融家总能够聪明地躲开法院和警察。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除了靠思考而投机的“聪明人”，还有一种心理学卖空者，这类人不知道一种证券的价值是否被过于抬高或降低，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他们之所以决定做卖空者，是出于纯（个人）心理学的原因：比如过于看重装在兜里的现金，而一个由于胃病而总是带着坏情绪的人永远成为不了买空者。

我在股市上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这样一位“心身医学”卖空者，股市议员古斯塔夫·郝夫曼，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虽然把自己称作银行家，但他惟一的客户大概是他自己，郝夫曼原则上只做卖空游戏。有一天他到巴黎来，我把他带到交易所以便给他解释一些东西，行情稳定，他问我某支股票的价格，我把行情告诉他，他立即回答：“太高了！这是一个轻率的价格！”

关于古斯塔夫·郝夫曼还有这么一段：布达佩斯的股票市场又经历着火热的买空运动，一位交易所的同事看到郝夫曼站在交易所大厅的角落里，幸灾乐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做大笔的卖空生意）地问他：“您怎么猜想，这些年轻人（他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图享受的买空者）每天都以买空赢钱吗？”

古斯塔夫·郝夫曼只瞥了一眼这对他来说费用巨大的哄抬运动，然后做出了如下帝王般的回答：“这根本没关系！所有这些钱还会回到我这里来，我失去的只是年轻人在此期间在香槟酒和女人身上的花费。”

公牛和熊在物质利益上也同样相对立。斗争的发生并不取决于两者的实力，而是像写到的那样，取决于许多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取决于不同种类的、不可预见的事物。

公牛们不能想像行情也会下跌。行情的上涨对他们来说是普通的和自然的，他们认为行情下跌是不可能的，买空傻瓜们倒更能在股市下跌时承受损失，这比在股市上涨而他们不在场时错过

的赢利要强，相反熊却以反常的渴望寻找痛苦，但是寻找他人的痛苦，这也是事实，因为他只能在其他通过行情下跌承受股票损失的时候赚到钱，而买空者多亏企业的增长从较高的行情中获利，而不为此伤害他人。卖空者是在别人的叹息中庆祝胜利，凭经验 100 名股市专家中只有 5 名卖空者。

而鸟儿们则不关心公牛和熊在做什么，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这是理论的游戏者，这类人只在想像中买卖，他们只在脑子里记下赢利和损失，钱包感觉不到这些，但是当这类游戏者记下了一次理论上的赢利时，他们会感到很幸福。

然后还有周末游戏者，他们只买星期五的股票，只要在这一天股市稳定。因为他们坚信，公众在度过了一个乐观的周末之后会在星期一决定买进股票。在他们当中我还没有找到百万富翁，然后又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只关心破产公司的股票，这在股市的行话里被称作“潮湿的脚”，他们认为会发生奇迹，发生在这里或那里，至少人们还可以把这类股票作为装饰品卖出去。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愿 意

“控告！”我控告那些职业国民经济学者，控告他们愚弄储蓄者，控告他们在公众、商人和企业家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的国民经济是一种科学，它徒劳地寻找着知识能达到的什么目的。

他们所有模糊不清的、布满灰尘的理论几乎只能被人们用尖锐的逻辑和大量的工作推翻，但只有很少的人有这种能力，有一句话对我一直生效：“半个真相是一整个谎言。”它尤其对经济和金融有效，专家们只引用统计数字的一半，那是人们必须引用的（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储蓄率等等）。

尽管国民经济学者拥有文凭，但他们不过是蒙上眼睛的古罗马角斗士，不但他们的统计是错误的，他们也发现不了在统计背后隐藏着什么，他们只计算而不动脑思想，他们知道所有书本中的教条，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每一个刚结业的国民经济学者都自以为能做不可缺少的经济分析预测。

全世界的媒体都一再认识到，职业国民经济学者加上他们的教授的分析预测等于完全错误，著名的 1987 年危机之后，33 位来自全世界的教授聚集华盛顿学术交流会，宣布了对世界经济的忧郁的、几乎是悲剧的预测，我很快对此写道：“33 位教授，哦，美丽的世界，你输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正好与他们碰了一鼻子灰的挑衅相反的事实，今天发行银行必须降低经济飞跃速度，以使它不至于加速通货膨胀，这种根本性的错误人们是不能轻易原谅的。

我并不反对教授们，我甚至感谢他们教给了我字母，1 乘 1 和外语——但是对于经济和股市的预测他们没有能力，我更愿意听

星相学者和占卜先生的话,尤其打动我的是蒙田(1533~1592年)的话,他也许是法国文学界最聪明的人。他说:“我更愿意让我的儿子在小酒馆里学说话。”

为什么尤其在联邦德国有这么多年轻人学习国民经济?很简单: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印有黑体的国民经济学士。大企业和银行几年来在选择职员时优先考虑这样的候选人,他们有文凭证明自己不是文盲。在学位中,国民经济学是最简单的,肯定比博士工程师要简单,人们只需要背几本书,为此不需动什么脑筋,无数的国民经济学士就是这样被培养的,他们浪费了4年的宝贵时间,为此我深表遗憾并认为,国民经济是一门伪科学,人们从中学到的一点点东西也随着年代的推移而老化了。

我不是持这种观点的惟一的人,巴黎股市上的第二大经纪公司(400名职员)马上把带着经济学文凭的应聘者推到一边,原因是他们闭目塞听,考虑问题不客观而且自以为是。

如果我和一位股市同事交谈,不管他有多么出色,两句话之后我便发现他研究过国民经济学,他的证据和分析全都挤在紧身衣里让他无法挣脱。

纽约州长奥尔·施密斯,一位著名的、深受欢迎的美国政治家差点当上总统,他的自白是多么公正而寓意深长,在一次集会上有一个人对他喊:“嗨,州长先生,您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吗?纽约城的鱼市!”国民经济学教授,曾留下1亿美元遗产的阿尔伯特·汉也简短但真实地描写了他的股市投机:“我根本不重视我作为教授而传播的愚蠢!”

可惜1990年诺贝尔奖的评委们没有听到这句话,相反,他们非常重视学院的愚蠢并把奖金颁发给3位经济学教授:“为其在有价证券分析领域里的开创性的工作。”

亲爱的读者,您想知道教授们的论点有什么开创性吗?一个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论点是：“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定存在着两个重要因素：所希望的红利和风险。”真的吗？

另一个论点是：如果“储蓄者接受了高风险的投资，必须得到高额红利作回报”，颇具开创性的是这一认识：所希望的证券红利必须与“……个人投资所希望的红利的平均值”相符合，例如：A 股票带来 10%，B 股票带来 20% 的赢利，那么所希望的证券红利是 15%，一个成熟的计算成就！

真正的人所共知的理论是下面的建议：谁要想降低有价证券投资的整体风险并持有深受油价上涨之苦的股票，就必须加购能从上涨的油价中获利的企业的股票。哎！不！

每个股市的学徒都知道这些有创造性的真理，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在经济幼儿园里得到尊重，为此而颁发诺贝尔奖，我认为是对同行的侮辱。

实际上学究先生们并不具备有价证券和股市的丰富经验。否则他们不会公布这样的陈词滥调以让自己出丑。

我知道一些读者会觉得我的尖锐的抨击性演说放肆而大胆，但是以我的岁数已没有获什么奖的野心，所以允许自己享受说出真相的奢侈。

学究先生们难道不知道，百年来已发行了上百部关于优秀的有价证券分析的著作？其中一部在世纪交界之前的经典出自英国的一个市长安格斯，已印刷了十多版，所有这些书的作者都同样有权获诺贝尔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包括我），3 位“诺贝尔”教授的学生和弟子们想以这几条获奖的理论而获得成功？望天测星星也比他们有更大的机会。

一位老炒股人的分析在我看来也更有用，65 年前他在巴黎路上给了我如下建议：“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傻瓜比股票多。”这也是

德意志银行伟大的老人阿布先生的座右铭。

我又想起了一位女士讲给我的笑话，她的父亲是事件的证人：爱因斯坦给大学生讲座，一位学生问他，他是否能将他的相对论简单明了地解释一下。

“我们设想，”爱因斯坦说，“我坐在热炉子边 3 分钟——我会觉得那是 30 分钟，但是如果我腿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坐 30 分钟，我会觉得只有 3 分钟。”年轻人们大笑，但是人们听到一位学生向他的邻座耳语：“就为这他得了诺贝尔奖？”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没有保障的大师

我经常在股市报导的无稽之谈中找到笑料，比如：“今天的股市通过抛售而更疲软，因为悲观人士对进一步的发展不抱太大的希望。买入者比较谨慎，因为他们等待着更加疲软的股市，在这种不良气氛和抛售的压力下，行情肯定还会再跌。”

这么多话里只有第一行还算有趣，而其中的 5 个字比较重要：“股市更疲软”，所有其他的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更疲软”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也有程度变化：疲软，更疲软，非常疲软。

一些这样单调的评论居然出自大师之口，我只会为此感到可笑，例如：美林公司的分析家，深受欢迎的华尔街观察家罗伯特·法雷尔先生。在一次技术性的股市评论中他作了如下叙述：“股市有可能正要形成一个周期性的顶峰以便在此之后慢慢下滑。但它也有可能继续其上涨运动并出乎意料地保持高的水平。”这比那句农民谚语水平更低：“如果公鸡在粪堆上啼叫，天气会变，或和以前一样。”

这使我想起约翰·皮蓬·摩根的话，1907 年华尔街危机期间，一位记者问他对未来的发展有何预测，他言简意赅地回答：“股市会起伏波动。”他是开玩笑说的。我想用巴黎市市徽上的话做补充：“它摇摆，但不落”。当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向著名的经师冯福特请教股市的发展趋向时，他也以电报的方式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地做了相似的回答：“买或卖”。

更糟糕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股市大师，年轻的罗伯特·普雷希特的预测。他通过股市信件和他写的书来传播艾洛特——波纹

理论。在我的眼里这个理论和无聊的预言一样。他建议卖空股票。行情当然在涨，于是，由于行情又爬上了几个点，年轻人们必须立即进行贮备，几年来他一周接一周地重复着这个理论，结果是他的读者一周接一周地输掉了他们所有的钱。

我又怎么能忘记伟大的琼·格兰维乐呢？（他在短期内在德国拥有成千的追随者）10年前当道·琼斯指数为700时，连祖母们也得到他的指令，做指数为400的跌势投机，这一指数按他的分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道·琼斯没有降到400，而是升到了3000以上，琼居然放肆地声称，他的预测将获诺贝尔奖，难道人的愚蠢没有边吗？

一位叫库特·欧立穆勒的人也同样，不是在斯德哥尔摩，而是在格拉柏，他发明了黄金切割理论，通过这一理论他要以最高的精确度对未来的行情进行计算，同时他听格兰维乐的话，失去了他所有的钱和他的客户——并和他的夫人一起自杀。

我还必须提到利息大师亨利·考夫曼，他总是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决定之后发表其利息预测，这每个学徒都能做到。著名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用大量金钱和公关旅行把他支撑起来，以便日后发表分析，从而能把证券市场引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幸运的是他今天早已被人遗忘了，但肯定没被那些由于他的预言而损失钱财的人们遗忘。几年前他极受欢迎，声望无限，甚至联邦银行也向他咨询。

每一项预测都有50%猜中的机会，因为股市的跑道上只有两个参赛者：涨势和跌势、上或下。说到大师们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预测影响发展趋势的因素，我总想起一次我被这样问道：“如果船身长20米，宽5米，深4米，那么船长有多大年龄？”

我用我自己做了精确计算，但是我不能发表这个结果——船长兴许会受到侮辱。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我事业中的三份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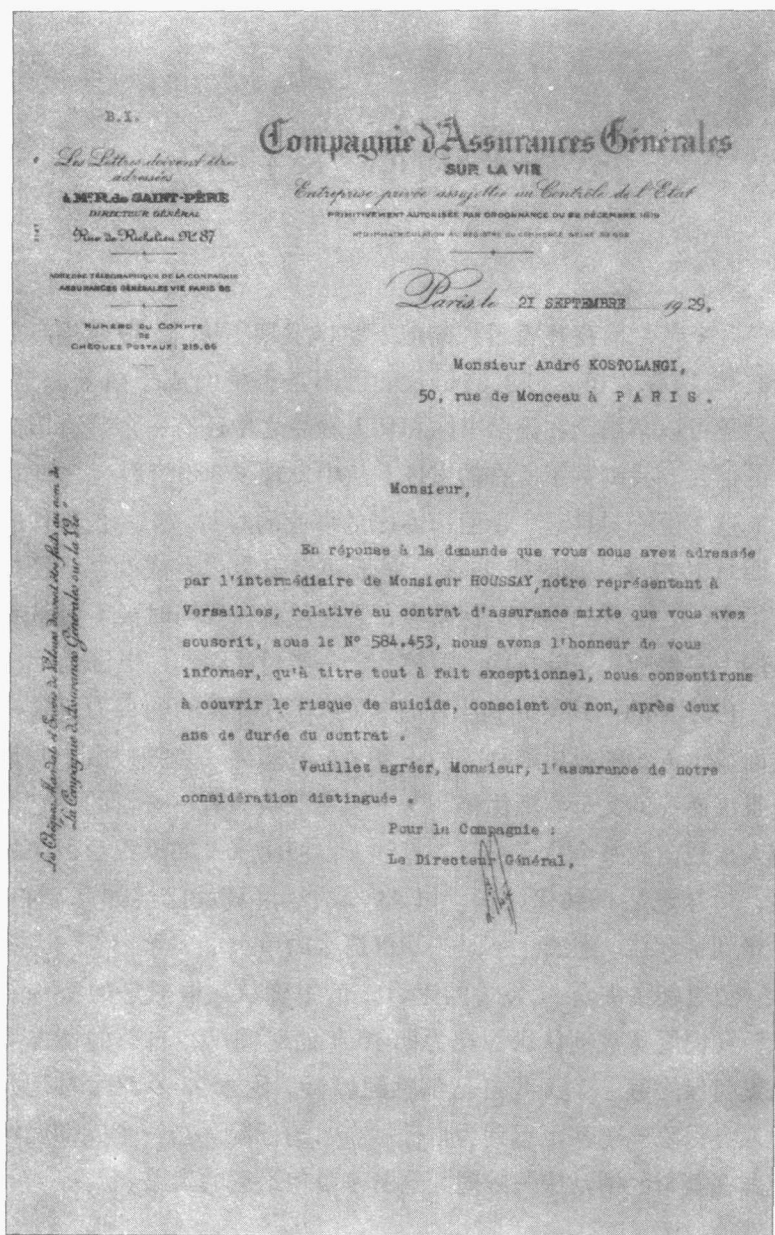
几个月之前我整理了我的地下室，发现了 12 瓶 1938 年产的派波·海斯克香槟，可惜的是它们已不是香槟而成了白葡萄酒，但是还可以享用。在许多书籍和私人物品之中还有一个装有旧文件的信封。我浏览了所有的文件，从中发现了 3 份资料。

这 3 份资料是对一个股市专家的事业的写照。第一份文件的日期是 1929 年，那时我 23 岁，是股市专家，很有成就，已经挣了很多钱。文件的内容是保险金，它显示着，我当时买了为期 30 年的人身保险，保险额为一万美元，一半付法郎，一半付美元。

1929 年的一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40 万美元的购买力。这一方面显示了我的投机顺利，另一方面，我想存一点钱；由于我是单身汉而我的父母生活优裕，这个人身保险只有一个目的，它迫使人存钱。我每个月必须付一点钱，以便将来，如果我活下来的话，30 年之后得到保险额。以 23 岁的年龄我就已经如此小心，并想到了存钱。股市上不是一切都那么简单。

更有趣的是保险公司的附言，信中确认：根据您的特殊要求，我们愿意破例认可，在为期 10 年的时间里在自杀的情况下也支付保险额。今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才 23 岁就为自己办了人身保险——甚至想到为自己做自杀的保险。当一个人彻底垮掉并在其财经活动中失败时，这看来是他最后的出路。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我事业中的三份档案

Département : Seine Statistique D

DÉCLARATION

Pour l'Impôt Général de 1937 sur le Revenu de 1936

Financer à date du Contrôle

I. — IDENTITÉ

NOM : Kargolany Prénoms : André

Nationalité : Hongrois

II. — SITUATION DE FAMILLE

Date et lieu de naissance : 9 février 1906 Budapest Etes-vous célibataire ? Oui

Etes-vous marié ? Non Nom de famille de votre femme : _____ Date et lieu du mariage : _____

Etes-vous veuf ? _____ Date et lieu du décès de votre conjoint : _____

Etes-vous divorcé ? _____ Date et lieu de votre divorce : _____

Si tous vos enfants sont décédés indiquez-le ci-contre

Si vous êtes titulaire d'une pension militaire d'invalidité, indiquez ci-contre le degré d'invalidité reconnu : _____ pour cent

6) Traitements, indemnités, Emoluments, Salaires, Pensions et Rentes Viagè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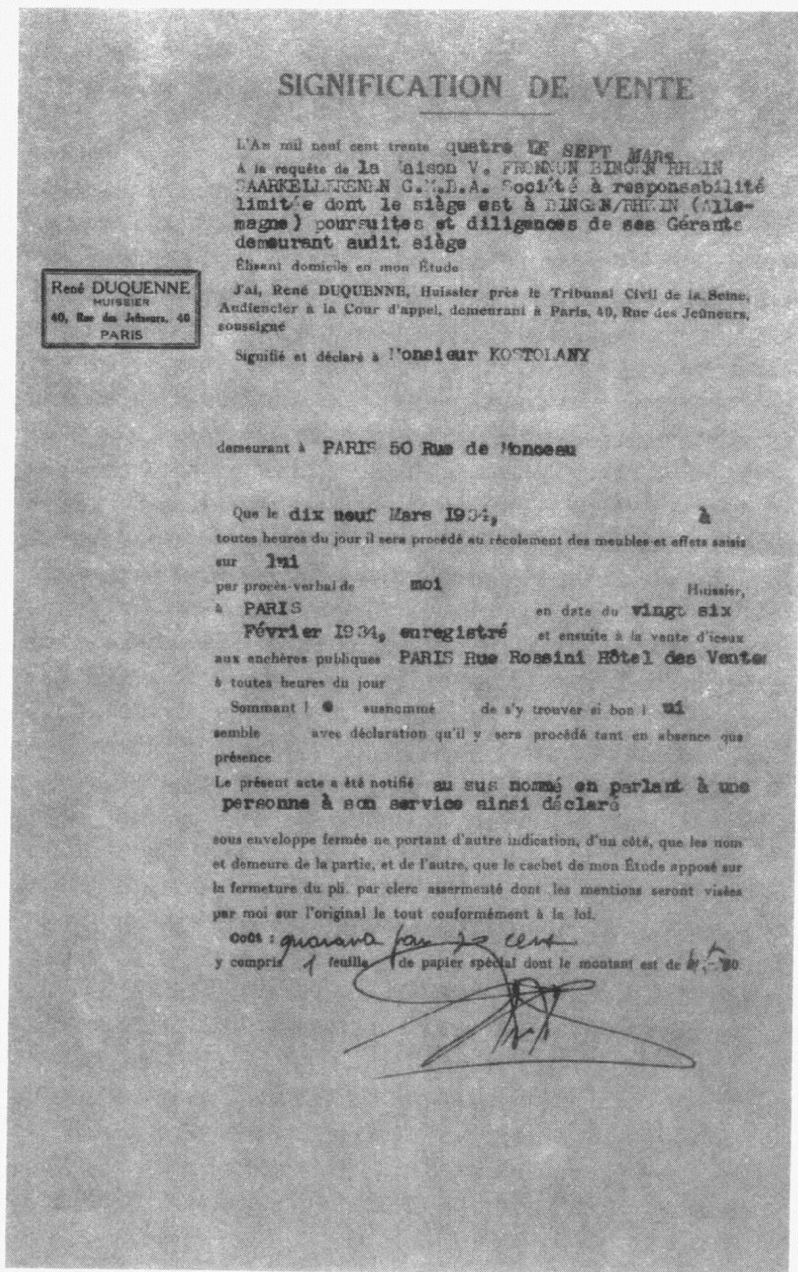
Professions exercées : Précepteur, professeur de piano, chef d'orchestre

Noms et adresses des employeurs : Chapelle de la Chapelle, 8, rue de la Chapelle, M. de la Chapelle, 8, rue de la Chapelle, M. de la Chapelle, 8, rue de la Chapelle

Indemnités : _____

	Par vous	Par votre épouse	Par vos enfants
a) Sommes touchées en espèces l'année dernière, déduction faite des retenues effectuées par l'employeur (salaires, émoluments, indemnités, etc.)	44000	15	
b) Avantage en nature (logement, nourriture, chauffage, etc.)	1766	15	
Total des appointements bruts	45766		
Déduisez les versements effectués par le salarié lui-même pour la constitution de pensions ou de retraite à capital aliéné			
Rents			
Déduisez en outre les frais professionnels (10 % de la somme qui précède avec maximum de 20 000 francs, ou moitié des frais réels, s'ils excèdent le forfait de 10 p. 100)			
Rente : Traitements net			
Total des traitements nets et des pensions			
Déduisez, impôts de l'année précédente sur les salaires et pensions (figure 6 de l'annexe)			
Montant net			
TOTAL GENERAL à inscrire page 4			
7) Professions non commerciales. — Charges et Offices. — Revenus			
n'entrant pas dans une des six catégories ci-dessus			
Professions exercées : _____			
Adresses des exploitants : _____			
par votre épouse			
par vos enfants			
Revenus			
Déduisez			
Résultat net (Différence)			
TOTAL à inscrire page 4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5年之后我真的有了自杀的想法。为什么，请看第二份文件。1934年初我接到巴黎法院寄来的传票：如果我在今年2月26号之前不清还我的债务——顺便提一句，是贝莱茵河宾根市的一家公司的债——我在罗西尼大街拍卖行里的家具将被拍卖。我公寓的门上贴着封条和拍卖通知。我在4年的春风得意之后就这么破产了。原因很简单：糟糕的投机。从1932年到1933年的交界时起，我的日子就不好过。因为我做了大笔的卖空投机——而股市一涨再涨，我输掉了我所有的钱，陷入债务之中。惟有我的家具没输掉。一位同事——我们炒股人非常团结——帮我及时还了债。

如果股票商破产了，他会做什么呢？他必须同样去做一点工作。我去工作了，而且是做经纪人。我放弃了独自的投机者的生活，靠回扣做报酬。很快我便彻底恢复过来——而且恢复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在3年之后的1936年有了15万多法郎的收入。第三份文件可做证明。这当时相当于1.2万美元——根据今天的购买力肯定翻20倍，大约相当于25万美元。

这是一个股市专家的典型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必须是站得起来的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积蓄，他也必须去工作。

顺便说一句，我后来很快就不用再当经纪人了——我至今都是独立的、自由的投机者。我讲演、写作、讨论，而且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将一直做下去，至于这是否是工作，应该让读者评判。

在此我想起了伟大的作家弗兰茨·莫尔那尔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丽丽·戴维斯吩咐新来的清洁女工：“请不要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打扰先生。你不许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在工作。”第二天清洁女工来到丽丽·戴维斯处气愤地说：“尊贵的夫人，我碰巧向尊贵的先生的工作室看了一眼，他没有工作——他在写东西！”

神经脆弱的钢铁商

股市也会令人上瘾：因为那里笼罩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气氛。人们在这激烈的战场内所呼吸的空气起着毒品的作用。我认识很多人，只是通过巧合来到股市却与它再也无法分离。下面的笑话能做最好的解释：1929年纽约股市危机之后，成千的股市专家们彻底破产了而且必须寻找其他的工作，甚至不值钱的差事。两位以前的股市同事碰到一起，一个问：“你现在做什么呢？”“我为一家公司推销牙刷，你呢？”“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他回答说，“我还一直在交易所里，但是我夫人以为，我在公共场所弹钢琴赚钱。”（这总比做股票商要强。）

我的一个朋友弗雷德里克·A上了股市的瘾。他在钢铁部门工作，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做了几百万的生意。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用勤劳和汗水挣钱。在他眼里我们这些股票商是无所事事者，懒汉加经济寄生虫。他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尽管我肯定不会从未工作却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而感到羞耻。于是在朋友圈里我们总开一点我们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的玩笑，称他为卖铁幕的人。我警告我的朋友：朝鲜战争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为能把自己“干干净净挣来的”钱投在股票上而高兴；我想战争很快会结束，你应该事先熟悉一下行情表。

第二天他来找我，他考虑了我的建议，给我纸和笔，让我给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他列一份他要试买的股票名单。他没想投机，只是要凑凑热闹。我首先写给他德国扬格债券，其次写下南非 De - Beer 股票，然后还有一些美国的蓝筹股。这份名单被证明非常奇妙。扬格债券不久就上涨了 100 倍，De - Beer 涨了 10 倍，所有其他的也很有潜力。当第一次购买后行情发展顺利时，我的朋友不断地加购股票。在纽约，在欧洲甚至在澳大利亚。开始他用现金购买，后来流通量加大，最后他贷款购买。当他的交易进行到高潮时他开始计算并发现，他一天比一天严重的股票赤字相当于他家庭财产的 5 倍。而股市越来越紧急，差距越来越大。我的朋友无法承受这一刺激，在一个灿烂的日子，在股票会议上（也许 De - Beer 正跌了几个点）他精神崩溃被送进了医院。

他的家庭在激动之下召开了战争委员会。他们决定结束一切股市的投机，所有证券都被卖掉，他的全部财产现在已不在摇摆的股票上，而是以精美的现金形式躺在银行里。那么后来呢？在我朋友接受睡眠疗法的那个漫长的月份里股市乱了。那是 1962 年春天，全世界股市的暴跌。当我的朋友痊愈出院时，行情降到最低点。他却很坦然，微笑着像得到新生一样。睡眠疗程救了他的财产。他用贷款买来的股票如果没有抛售就完了。我的良心也是纯净的；虽然是我把他引到了股票游戏中，但是：结局好，一切都好……

但是如果被染上一次股市热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手里有证券时会担心它跌，手里没证券时会担心它涨。我虔诚的朋友也担心。当行情从低谷缓升时他变得紧张，当行情继续爬高时他惊惶失措。跌势就在眼前而他却没有参与。我徒劳地警告他：他又开始买进……

虽然我蔑视股市的寄生虫，那些每天都买和卖的游戏者，但我承认没有他们股市就不是股市了，而没有股市资本主义制度就

不能存在。因为寄生虫越多，成交额和数量就越大，而成交数量越大，对投资者的保证也越高。他们能够在流通市场上大批卖出自己的股票。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投机的历史，我会说：“游戏者”出生了。他游戏、赢利或失败，永远不死。

所以我深信，每次对股票和股市深恶痛绝的股市抑郁症之后都会出现一段时期，一切过去的伤痕都被忘记，人们又像飞蛾扑火般被股市引诱去。首当其冲的诱饵是金钱。

我可以把“游戏者”和炒股人的特殊情况与一个酒鬼做比较。他在酩酊大醉的第二天清醒后决定再也不沾一点酒。但是下午他却又喝一杯鸡尾酒，然后一杯又一杯，午夜他又和前一天一样大醉。

走火入魔或者是傻瓜？也许这样更好。如果没有傻瓜世界将会怎样而股市又会怎样呢？没有傻瓜哪儿来的股市赢利呢？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二）

- 游戏是一种激情，它造成享受也造成痛苦。一个游戏者的最大享受是：赢。第二大享受是：输。而游戏者最大的兴趣是在赢和输之间的差距。如果没有输，没有差距，也就没有享受。
- 莫里哀曾写道：一个知道得太多的傻瓜比无知者笨两倍。这一认识对股市极其适用。
- 一个诚实的债务人令其继承人失望，却永不令其债权人失望。
- 人们不许跟着趋势跑，而必须迎着它向前。
- 投机者靠股市的五分之一生活，炒股人靠五分之四。
- 没有一个彻底的有知识的人，只有半有知识的人。而一切都取决于他用这一半的知识做些什么。
- 有一些人为不是自己的债权人而庆幸。
- 假如不存在经济新闻，人们也不用去发现它。
- 一个老的炒股人能够失去一切，只是不会失去他的经验。
- 乔治·克列孟梭曾说过：战争是一件太严肃的事情，人们不能把它交给军队。今天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讲：经济是一件太严肃的事，不能把它留给教授和国民经济学者们。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股市上最危险的是意外，只有极少的炒股人能保持镇静和客观。一次股市危机的原因多数不是客观的思考，而是一件大众心理学的情绪。一个人发现了一个虽然很小的问题，它却会像野火一样蔓延。
- 股市上大众心理的反应像是在剧院里：一个人打哈欠，马上每个人都打；一个人咳嗽，立刻整个大厅都咳嗽。
- 人们不必有资本，而是要有零花钱，有些人甚至认为零花钱比财富更重要。
- 如果投资基金有很大的货币收入，就预示着上升运动的第三个周期马上就要结束。
- 很多资本家把一生的三分之一用于创造资本，另三分之一用于保持资本，最后的三分之一用于思考应怎样把它传给继承人。
- 记者和投机者有同样的工作原料：新闻和事件。记者描写它们，投机者在它们身上押注。
- 每个股市学徒都在他的笔记本里夹藏着很多钱，他只需找到它们。
- 炒股者通常是大事的参与者，主要是用他的钱包。
- 通货膨胀是民主的代价，或者更好地说是蛊惑民心的宣传的代价。因为没有哪个议会敢于实行针对通货膨胀必须做的严格的措施。
- 每个股票经纪人都深受其智慧畸形之苦。甚至最智慧、最诚实、最负责的经纪人也被有关合同和回扣的思想腐化了。
- 国家破产？银行危机？为此只有一个回答：虚张声势！
- 人们是否把股市趋势描写为坚定或疲软完全取决于炒股人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二)

的立场。同样的行情——根据其投入被一个人说成强，而被另一个人说成弱。

- 如果我预见股市未来一年的发展，其他人会在全年期间把我当成胡思乱想的人。
- 买空傻瓜更能承受股市下跌的损失，却无法承受股市上涨而他没参与所错过的赢利。
- 谁如果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见解并做出决定，就不允许去股市。
- 一个没有思考、没有证据和动机的股市游戏者和轮盘赌游戏者一样是个赌徒。
- 人们大批买进一种股票，其他人不应相信他们知道得更多或消息更灵通。他们的原因能如此不同，不可能从中得出结论。
- 人们无法教授经济，人们必须亲身经历它——并生存下来。
- 兜里装着现金同时有意在行情低时加入股市和饿了并正在通往餐厅的路上是同样的享受。
- 对犹豫不决的炒股人来说，行情不是太高就是还太低；而决定不是太晚了就是还太早。
- 炒股人的见解永远不是恒定的。同样行情下的同一种证券会被他一会儿做太高一会儿又做太低的评价，但永远不是出于客观的考虑。这经常取决于他是否睡了个好觉，是否突然哪里疼痛或是否紧张——即取决于与股市无关的一些原因。大多数炒股人因此不可能客观。
- 人们在买进时需要有想像力，在卖出时需要明智。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晚上人们必须有主意，早晨持批评观点而中午做出决定。
- 股市，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其实是一个剧院，在这里总上演同一出戏，但总是用不同的剧名。
- 一个政府必须诡计多端，才能不用暴力执政并保持金融的秩序。
- 经济专家们是蒙着眼睛战斗的古罗马斗士。
- 在经济上公布真相甚至建议有益的事是徒劳的。这是为自己树敌的最好方法。
- 伏尔泰曾说：“每一件坏事都可能有好结果。”这对股市极其适用。
- 对行情的发展重要的不是今天发生的事，而是明天和后天将发生的。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已经包含在行情中了。
- 炒股者不是体制人，而是灵感人。
- 只有那些即使没有钱也被我尊敬的百万富翁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旁观公众被欺骗的媒体要对损失负责。
- 大多数拥有赚很多钱的素质的人却不具备享受钱的素质。
- 在股市上经常是感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理智告诉我们应该避免什么。
- 股市上有时候一个模棱两可的建议比一个清楚明确的建议更好。
- 人们真的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懂得学过的东西（我想到我的讲座）。
- 不论是在大的或小的交易所里，游戏者的反应总是一样的，因为小投资者和大经理的人道反应是很难区别的。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二)

- 买入时要浪漫，卖出时要现实（在此之间该去睡觉）。
- 买期货？和汇票一样：签字，然后您会看到，时间过得多么快！
- 股市上扫得好的不是新扫帚，而是老扫帚。
- 谁在股市上过于重视小节，就不配做大事。
- 在爆炸之前和危机之后总是一片寂静。其间发生的，只是没有理智的歇斯底里的噪音。
- 每一个法国的平民家庭都把最傻的儿子送去股市，这肯定有它的原因。
- 只有聪明的炒股人可以理解卖空投机。一个傻瓜不会明白，怎么能卖出自己还没占有的东西。
- 对于一个股市专家和对一个财经公关学者一样，太经常地正确是很危险的。同行们会羡慕并不耐烦地等待着，在一次错误中把他抓到。
- 关于股市的小道消息，炒股人连他的父亲也不许相信。
- 伟大的法国作曲家亚哥·艾伯特有一次说，艺术 10% 由灵感组成，90% 是汗水。股市上的汗水当然是经验。
- 股市上人人皆知的东西不会令我坐立不安。
- 通货膨胀是债权人的地狱，债务人的天堂。
- 罗斯察尔德曾说：“谁在股市上随我而动，将得到坏经历。”
- 90% 的股市游戏者没有主意，更不用提思想，甚至连赌徒和彩票买主都有主意和动机，股市游戏者多数只随大溜瞎跑。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大笔的钱即使装在傻瓜的兜里也希望起到作用并受到认可，而钱的力量是巨大的。
- 一位维也纳大银行的总裁在通货膨胀期间说：“我们不聪明也不能干，我们高雅。”我想他今天做不成什么大事。
- 针对疯狂的投机热的最安全的刹车闸就是损失。
- 分析家思想，股市决定。
- 股市上人们不必什么都知道，只需什么都理解，而即使人们什么都理解，也不必什么都去做。
- 即使最富激情的股市投机者也可以休息一会儿观望一个时期。
- 我经常问自己，是在股市营业时去交易所还是去钓鱼更有益，在交易所虽然能获得一点建议然后做与其相反的举动，而钓鱼时却更能思考不应该做什么。
- 用其客户的钱投机并运气不好的银行工作者经常变成骗子，而运气好的变成天才。
- 对很多炒股人可以说，他们在年轻时花出了他们老了以后挣的钱。
- 我的心在左边，我的头在右边，我的钱包不左也不右，而是早就在美国了。
- 股市上半个真相是一整个谎言。
- 人们应该知道，大金融机构的院后面坐着的不是学生标兵。
- 魔鬼为了惩罚人类而发现了股市，因为他们相信上帝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东西。
- 华盛顿允许日夜工作的惟一的工厂是货币工厂，即国家印

关于金钱和股市的哲理思维(二)

钞厂。

- 股市贴现的不仅是下一年的事件，而是公众对再下一年所期待的，即事先的事先。
- 通常行情下跌，人们却还可以说市场稳定，或相反：尽管行情上升，人们必须发现市场的技术因素疲软。
- 企业管理者、经济工程师、国民经济学者和其他专家们应离股市远一点，股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陷阱，而他们却想用科学的方法接近它。对他们我只能引用但丁的诗：“让我们接受，希望消失了！”
- 关于钱，只有一个词：“更多！”
- 人们永远不许爱上一支股票，当紧急信号出现时，必须能够与它分手。
- 人们永远不要追电车和股票，只要耐心：下一趟一定会来的。
- 股市上两件最难的事是：接受损失和不赢小利，而最难的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做与多数人做得相反的事。
- 任何一件事如果要在市场上有心理作用的话，它必须马上到来，因为第二天事情就被忘了。
- 一个政府越多地反驳一种可能实行的措施，就越可以肯定它将被公布。
- 在老百万富翁的眼里，新的有成就者都是暴发户。他们不能理解随着时间的发展又能出现新的财富，并经常推测在成功的背后有可疑的和不正当的东西。
- 如果股市投机这么容易的话，就没有矿工、伐木工和其他重体力工人了，每个人都是投机者。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真正有主见的是能不用理由就谢绝邀请的人。
- 过去一段时期里，来自经济和金融的骇人听闻的新闻只会是被那些在这些领域没有经验的人发明的。
- 那些一直顽固乐观的人变成悲观者的那一天，很有可能是行情趋势的一个转折点。当然相反也一样，当天生的悲观者变成乐观者时，人们必须以最快速度退出股市。
- 当紧张的投机者没有证券而股市开始上涨时，他们最紧张。
- 要想在社会上具有影响的阶层中取得成就，必须十分幼稚地表现但十分清醒地思考。
- 股市上如果一个人在专家的建议下挣了钱是一个成功；没有专家的建议而挣了钱是一个更大的成功；而如果恰恰与专家建议相反行事而挣了钱，那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 有一次我坐在一位著名的股市大师的课堂里（我最好不讲出他的名字），我实在听不去他那荒谬可笑的分析，站了起来，我的邻座问我：“您这就想离开我们吗？”“离开？”我回答，“不，我走。”

怎样获得重要的情报

像写过的那样，二战后我满怀着对欧洲发展的坚定的乐观主义态度投入到欧洲国家债券的投机中去，作为战争的结果它们的价格降得很低。除了比利时、挪威、丹麦和德国的证券之外，我还有法国债券，因为我坚信，这个市场在灾难之后一切都会踏入正轨。在负债的国家和政府中，有一些很快履行了义务或者不管怎样都做了安排，相反另外一些则一直让人家揪着耳朵，直到他们终于做出了兑现其义务决定。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的乐观。这些证券全线上升，只是在法国债券上出了点故障。

那是战争爆发前不久由阿姆斯特丹的门德尔松银行集团在1939年发行的利息为3¼%的债券。具体的发行条件都详细地写在了债券的背面：法国政府有义务向各持有者支付本金和利息，即使爆发战争、革命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变也不例外，并根据持有人的选择支付瑞士法郎、荷兰盾或美元。简而言之，哪怕地震、雷鸣或洪水，法国政府会偿付，在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或巴塞尔的国际支付平衡银行（BIZ）。

刚刚签署了停火协议，法国政府就推翻了以前所有白纸黑字规定好的承诺及所有条款，只同意以法国法郎支付，而且用强权制定了兑现价，由于强制经济，这个价格只是实际国际兑现价的10%。

就这样，这些证券的行情（在日内瓦和阿姆斯特丹）降到了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可悲的 10% ~ 20%。我坚信，一种带有法国政府签字的债券有和黄金一样的分量。法国从来没有试图逃避债务。当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羞于取消黄金条款时，法国不是全世界惟一的遵守黄金条款的国家吗？出于这种考虑我买进了大批这种债券。我毫不怀疑，法国政府在情况再次正常后会马上履行其书面义务，以瑞士法郎、荷兰盾和美元形式偿付利息和本金（已经到期的）。

于是我决定找到财政部的主管部门。在那位彬彬有礼地接待我的高级官员面前我做了如下演说：“尊敬的财政先生，我是华尔街上的股市专家。我的特长是欧洲国家债券，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我买进了债券，因为我对债务人深信不疑。我坚定的乐观主义态度告诉我，只要法国有能力，就马上会证明自己是世界的绅士，偿付其债务。”

所有这些债券都先后得到兑现，我只经历了一个不和谐音：“你们的 3¼% 的门德尔松债券——我被拖在上面。您知道所有的条款：可在各地以法国法郎、荷兰盾和美元支付。”我发现我的谈话伙伴做出一付头一次干坏事就被抓住的老实人的样子说：“毫无疑问，但是您了解局势。这段时间很艰难。我们缺少的不是好的愿望，而是外汇。”

“这我知道，但是我想出了一种办法，可能您能帮我。”

“请讲，我听着。”

“财政部以禁封法郎的形式偿付我债券的所有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法郎只允许在法国用于某种交易。（这种禁封法郎已存在于外汇交易中，在自由市场上以低于官价 5% ~ 10% 的价格被交易。）”

我知道，我在华尔街上会找到这些法郎的买主。这桩买卖对我来说还一直有意思：国库不需要花出外汇，同时我可以收取普

通价值的 90%。

“我同意。”官员回答说，“因为这个建议在我看来公道，您有多少这样的证券？”

我告诉他一个比我拥有的多得多的数字，他同意了。

离开财政部后我只有一件事要做：到邮局去给我在苏黎世尤里尤斯·贝尔公司任职的好朋友恩斯特·加尔打电话，让他尽可能多地买进 3¼% 的证券。只要我还买得起，花掉最后几分钱也不怕。动机很清楚：所有对法国国库来说价值 90% 的债券对投机者来说一定有 10% ~ 30% 甚至更多的价值。

您会说：事情美好得不像真的。

但我能再次证实自己的观点：股市上什么都会发生，哪怕合乎逻辑的事。故事的结局是一年之后政府宣布根据个人愿望用瑞士法郎、荷兰盾和美元全部偿付债券。

我的股市晴雨表

我常常写到去交易所的参观者和一日投机者，并对他们做过尖锐的批评。

全世界的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总是通过自己股市交易的眼镜看待每一件事。这有时甚至导致思想的退化。对他们不利的政府规定或官方决定，他们会立即判为是专制的、不道德的或者违反了民族的利益。而当这些决定与他们同流合污时，他们会说这聪明、道德符合民族利益。

如果和一位股票商谈论世界大事，我马上可以从他的观点中得知他做了哪些股票交易。投机者们在每一个股市行情里看到的只是国际、政治或金融事件的反照。他们坚持做对政治和经济的预测，而仅仅以股市的趋势为支撑点。对他们来说，股市不仅仅像很多国民经济学者说的那样是温度计，甚至是一个晴雨表，它能预知经济和政治的未来气象。

我也有一个晴雨表，但完全是另一种……

其他人把股市当做晴雨表，而我有一个能测股市的晴雨表。事情是这样的。

华尔街最后一位银行家王朝的成员 J·P·摩根死后，他的私人物品在纽约拍卖行被拍卖。在那许多贵重的物品如蛋白石、镶金的小木盒、嵌有钻石的小摆设，还有玉和水晶中，有一件钢制的小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那时还是华尔街的新手，对摩根的声望印象极深。我很想要一个小吉祥物。这一小块钢是惟一我能买得起的东西，它就是 J·P·摩根的晴雨表，一直放在他华尔街 23 号小宫殿里的办公桌

上。那座宫殿还显示着炸弹爆炸的痕迹，那是一个复仇狂投机者扔的。

花了 30 美元我成了晴雨表的幸福的主人。我像 J·P·摩根一样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几天之后我必须确定，它的反应是不对的。当它显示“晴好”时，天气则变坏。当下瓢泼大雨时，它却坚定地显示“稳定”。它的反应真的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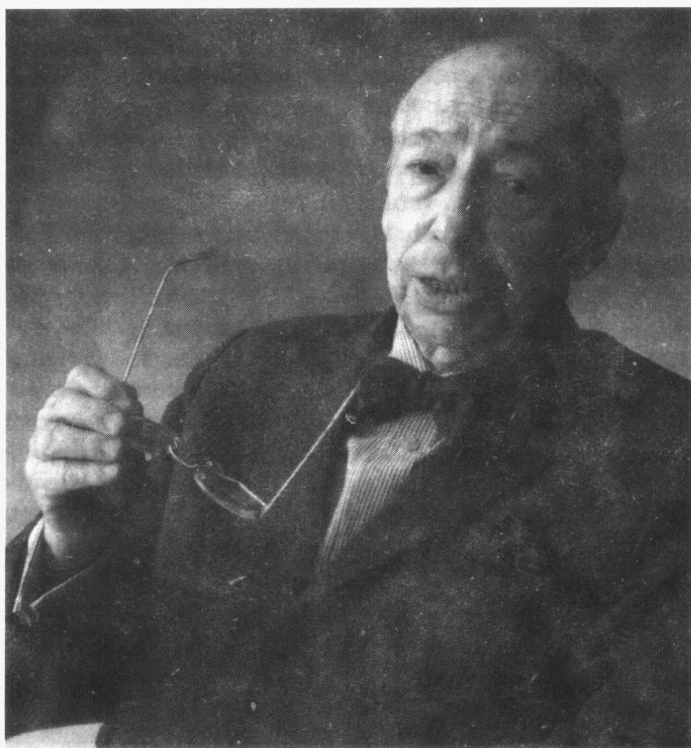
在发觉了这一偏差后，我马上试着去解释它。而从中我发现了非常特殊又非常神奇的事：这个晴雨表当然显示天气，但却是华尔街的天气，这是一个股市晴雨表。谁知道，也许这里面藏着摩根银行的秘密？

被自己的发现而陶醉，我很快向我的朋友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非要把这一奇迹尽快散布出去。一位高级记者报道了这件事。他是《纽约时报》的最著名的专栏作家。持续几天——声誉是会过去的——我成了名人。电报和信件雪片似的飞来，都在问我：“晴雨表显示着什么？”

从那以后我把它当作宝贝珍藏起来。它还一直运转良好……

不久前一个人写信给我，他无法解释我的魔力晴雨表的任性的表现。我现在只能希望，他能马上找到这个谜的答案。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

股市、爱和激情

股市、爱和激情

逝去的爱

像在克洛格那一章写得那样，我在人生旅途上很早就把金钱从它的圣舌上拿了下来，但是对我的同事、投机者、经纪人等等我不能讲同样的话。

有一个人我总会想起他：他以他的方式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整个人都与股市结为一体。他住在维也纳，但是他也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城市生活，条件是那里有交易所、电报和电话。他的隐居生活里充满了堆在办公室里的电传、各种各样的年鉴、世界上所有的行情报表和金融杂志。如果他赢了，这种生活便只被一丝微笑而照亮。对他来说只有墙上的行情曲线和脑子里的数字——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连他的时间分配也由股市来决定。他用直愣愣的眼神大步走在街上，什么也看不进眼里去。他不看橱窗里的皮大衣。不看珠宝店里的钻石，也不看广告牌上招引公司做奇妙的假日旅游的漂亮姑娘。他像赛马一样戴着眼罩。只有一点他总在自己面前看到：交易所。天可以下雨、打雷、出太阳，对于他只有一个气候最重要：交易所的气候。他跑，为的是在 first 声铃响之前到达那里。股市收盘的第二声铃响在他看来像是丧钟。

幸好他可以在回家之后延长他的享受。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以电传、电话的方式与国外联系。股票、债券、外汇、原材料——这是他生活的世界，并相信自己在这里很幸福。

像人们说的，他中了投机的魔，一切都与投机相关，一切又都从投机出发。当他刮胡子的时候想到的是“吉列”，当他打字时想到的是“雷明顿”，当他点饮料时想到的是“可口可乐”股

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物品对他来说都是一支交易所的证券：他的衬衫的棉、他的领带的丝、他喝的咖啡中的糖，以及所有可以投机的原材料。关于春天他只知道巴黎同样名称的百货公司（Au Printemps）的行情，关于蒙特卡罗他只知道“摩纳哥海浴公司”的股票。

一天早晨他带着比平时更大的热情奔向交易所。电台报道了一条关于一家公司不利的消息，他在这家公司做了卖空投机。对他来说这是一条好消息，他很高兴，不单是因为赢利，更多的是因为满足。他一步四级台阶地快速走上交易所的楼梯，已经听到了跌势的音乐。他的耳朵没有接受过欣赏莫扎特或巴赫的教育，但是它们能够准确地区别上涨的大调和下跌的小调。

“那走廊的梯子做什么用？我想从它下边穿过去。不向命运挑战，我有可能毁了我的重要登场！”

突然他被吓了一跳，好像他挨了当胸一拳。一位金发女郎从梯子的上面向他微笑，而他站在那里看着她，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这是胡闹，我疯了，”他想，“难道她在冲我微笑？”然后他消失在交易所大厅里，但是那一丝微笑一直跟着他。他几乎看不到对他来说极好的行情，他的手略微颤抖，他听不见同事们的祝贺，那奇特的微笑还一直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左右看到的到处都是那恒久的、询问的微笑。最后铃声响了第二遍。这一天交易所的时间没有结尾。他是否在回家的路上还再见到她？不，她不在了，连梯子也不在了……他好像是做了一个梦。在街上他走得没那么快了，每个事物都有它的意义。从橱窗里的模特身上他看到的是那位金发姑娘，宝石在围着那微笑起舞——那年轻的姑娘。广告牌上相同的微笑在邀请他去旅游。

家里的电话铃响了，但是他没有去接。电传机啪嗒作响，但是他一动不动，根本不去看。在这个晚上从他办公室发出的电报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要少得多，而接到的他根本不去打开，他不去关心国外交易所的收盘行情。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夜幕降临时他无法入睡。他眼前掠过了他的生活，没有微笑的空虚年华，富于冒险，但只是投机冒险而没有人情的。直到早晨他一直做着计算，毫无意义地认为他会再见到她，一切都会改变，时间仿佛停息了，他加倍焦急地等待着去交易所的时间的到来。

那位年轻姑娘却不在，他失望了。同事们注意到，在他作为股票商的生涯中他似乎头一次做与行情无关的事。交易所收盘的铃声一响，他就马上紧张地、心不在焉地消失了……

她在那儿，通过打开的窗户他看到她正怎样在镜前梳理她那长长的金发。在一个突然的闪亮的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个火花，好像他对她说“等着我”！而她的回答是“好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悲剧。当他到家时已做出了决定。他毫不迟疑地投入了工作。唾手可得的的生活就在那里，他终于想抓住它。一连几天他都在发电报、下订单，但这回不是做新的投机。相反，他解除了所有的义务。他买下了卖空的生意，卖出了买空的证券。一个星期后他结束了所有的交易。然后他起身去国外，拜访生意上的朋友，结算所有的财产收款，取消并最终结束一切。

在他旅程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做了自己账户的最终结算，装好了箱子踏上归途。现在将开始真正的生活。他将把钱存在储蓄所，再也不想股市，他还将去一次交易所，但只是为了在门前停下脚步。他将牵着那个姑娘的手和她一起出走，像童话里那样他们将幸福地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他梦想着……“我终于找到你了！一个星期以来我到处打电话找你！”

是一位他的老朋友，经纪人和投机者，他碰巧也坐在同一趟

车里。

“您想不到，”他继续说，“我发现了本世纪头号投机生意，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我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我退出了交易所。”

“您疯了吗？这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不能浪费时间，您听着，这是关于……”

“这没用，我刚说过，我放弃一切。我对投机已经够了。”

“但是您听着，您将马上看到……”

他试图反抗，但是另外一个人已经挡不住了。

“现在一定要买皮，纽约交易所的生皮。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主意。行情虽然在过去已经上涨，但是它现在还在涨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涨很多，俄国人能得到多少就买多少。他们搜罗所有的东西，在全世界的所有市场，在阿根廷、加拿大人们冲向他们的代理人。他们造成了商品的紧缺，德国的鞋厂由于缺少皮源而必须停工。”那位经纪人越说越兴奋，他属于那种能被某个想法振奋，彻底地实践它并把他的振奋传给他人的人。

“请您真正理解我，”他继续道，“皮的价格发展与其他产品没有关系，皮是一件衍生产品，人们不会因为皮而杀牛，而是因为肉。一般来说当原材料价格上涨时，生产会受到刺激，比如铜就是这样。几年前当价格上涨时，人们使长期闲置的铜矿再次投入了生产。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橡胶，不久前也发生在威士忌上，谁知道现在是否在镍上正进行着类似的发展呢？”

“但是皮与此完全不同，它的价格会升上天——因为只要肉的需求量保持不变。屠夫们就不会多杀牲畜，而肉需求量在下降。幼牛肉被越来越多地食用，在美国越来越多地吃猪肉、鱼和禽类，还没提日益上升的素食者的人数。您将看到，皮的大幅度的产量上升是没有可能的。”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是无法估量的上升的消耗。俄罗斯人用他们成吨出口鱼子酱和螃蟹得来的外汇做什么呢？他们能得到多少皮就买多少。

“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他的靴子，他的鞋掌，他的腰带，他的子弹套，所有都是皮做的。有冬天穿的靴子，有夏天穿的靴子——全世界有多少士兵？有多少必须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起来的军队？有多少还没有鞋的不发达国家？

“现在您不会说我没道理！”

证据如雨，地理、政治、一切都用作证明一条理论：必须买皮。

“在当今的国际紧张局势下，朋友，一定要做皮的投机。只要世界上任何一处有火药味，就马上需要皮。”

“我根本不反对这一切，您有道理，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退出生意。”

“那好，我不强求，但是如果您改变了主意，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说完这句话两人分手了。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卧铺包厢里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他翻来覆去直到黎明，他梦见靴子、素食者、子弹套、杀鸡的屠夫、俄罗斯鞋掌，后来他又看到了梯子上的那位金发姑娘。

从旅途归来后，他迅速回到家。他的房子与平时相比彻底变了样。墙上不再有统计数字、行情便条，没有电传机，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旅程之前被取走了。当他刮胡子时，已不再想“吉列”股票。穿衣服时不再想棉花的行情，而且他可以不用考虑丝的价格而系上自己的领带。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真的看到了自己，一些皱纹，很多疲倦，他开始思考并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

“你疯了，你不能这样从今天到明天丢掉一切。人不可能这么容易地脱胎换骨，这不像掸掉衬衣上的灰。”

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他出于老习惯走到电话机旁拨打了他的经纪人的号码：“请您在纽约交易所为我购买 X 皮期货。”

这个合同数目巨大，达到了他的资本的极限。他必须把准备存进储蓄所的钱做抵押。

他安静地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生意。电报又发了出去，电传机又装好了并迅速地打着。后来他由于皮期货又每天走向交易所。他很高兴没有错过这一机会，并已经许着他未来的赢利。他没有再向门房室方向看去。他怕他自己，他又成了早晨第一来来，晚上最后一个走的人，总是站在交易所大厅一角他的一贯的位置上。

那么皮又怎么样了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苏联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缓解局势的一大步。议事日程上是共存和裁军。人们试着忘记鞭子和子弹套。皮的价格大跌。

我的朋友失去了他的投入和他的全部财产。友好的世界大事就这样惩罚了这场未完成的浪漫的主人公。

我也为此损失了一丝鸿毛。我也同样无法抵御那“无瑕”的证明和成功的吸引。但是我不应再受惩罚了。我很早之前就受过了。就这样，另一个本世纪头号投机生意以破产而告终了。

只需等待，下一个本世纪头号投机生意是什么？我想。

在我写完这段真实的故事后，我在维也纳的莫扎特咖啡厅约见我的作品原型的朋友，并把故事念给他听，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叙述，赞同地点着头，没有皱一次眉头并在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很有意思，安德列，但是我要对您说：现在必须买五花猪肉！”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非常特殊的搭档

布达佩斯也有过吵闹……那是很多年以前，但它是布达佩斯交易所特有的故事，也许是因为那故事发生的如画的背景，或许也因为投机和幽默有时手携手向前。

“匈牙利色拉米股份公司”生产的著名香肠是米兰色拉米香肠的竞争产品，至今还在匈牙利的出口业中占重要地位。生意兴隆，人们开始急切地在股市上以这家公司的股票做投机，一直到行情从 50 滚到 300。对这个行情觉得“可笑”的一组投机者决定成立卖空垄断集团。他们坚信上涨的行情会马上转变，色拉米香肠虽有毋庸置疑的好的质量，但不配有这么高的股票价格。这是很合乎逻辑的想法。但是股市上二乘二不等于四！

简单地说，行情下跌是出于一个与逻辑性没有任何联系的理由，但是很久以后：这次聪明的投机的精神之父卷入了一场真正的世俗闹剧中。

她魅力无穷并卖弄风情。

他，她的丈夫，是布达佩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和富有经验的股市游戏者。

第三者，她的情人，也是一位富于激情的投机者，碰巧是垄断集团的头头，只等着色拉米股价的下跌。

她非常想得到那条绝妙的钻石项链，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布达佩斯最高雅的购物街上那家大珠宝行的展窗里观赏它。第三者愿意把它送给她，但是她怎么才能向她的丈夫解释呢？两个人决定耍一个小花招，这类花招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就常用在轻信的男人身上。

在她请求丈夫送给她这条钻石项链之前，她悄悄地来到珠宝行做好这项绝妙计划的准备。

第三者，她的情人，要付这条钻石项链价格的 $3/4$ 。这已是很大一笔数目，然后这件首饰要再回到展柜中。然后第二个买主，丈夫到来，而对他开另外一个价：剩下的原价的 $1/4$ ，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数目。在这样一次降价的购物中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为他夫人买下这条钻石项链。

她暗示她即将到来的生日和珠宝行的机会。

丈夫觉得这一切有一点奇怪。

“这么便宜的钻石，我不喜欢卖不出去的货。用降低了的价格给你买生日礼物，这不是我的风格！”

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珠宝行，而且觉得钻石项链和价格都非常符合他的品味：他付了现金，揣起首饰得意地走了。“一切如愿以偿。”珠宝商立即通电话告诉了他的女顾客。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丈夫悠然自得。她等待着那条钻石项链，但它却不来，最后她控制不住自己并开始独立地进行侦察。钻石项链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只是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闪闪发光：布达佩斯最漂亮的歌剧女演员，她经常与丈夫这一伙人在一起。

事情传出后，整个城市都把它当成笑料。这折磨还不够，丈夫又决定惩罚他不忠实的妻子，她由于气愤和暴躁已变得无法忍受。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誉，除掉他的对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比决斗或手枪安全得多的武器，他要以操纵股市的方法进攻……他的对手的要害之处是“色拉米”，做了很大一笔卖空投机。在这种情况下，在股市上针对卖空投机者经常使用的战术叫“Corner”（垄断）。

在期货生意中，买空者买入，却不马上取货。卖空者卖出，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却不马上交货。如果买空者能设法以期货方式买下比实有量更多的股票，那么卖空者会感到喘不上气来，因为他们不能及时地发现自己卖出了比实际拥有量更多的股票。在到期日他们无法交货，必须到买空者那里以割脖子的价格购买还缺少的证券。

受害的丈夫搜集了所有上市的“色拉米”。价格从 300 涨到 1000，2000 最后到 3000 更多。当再也找不到投票后，他去德国他的供款人处，借贷新的资本继续购买。

在到期日卖空者必须向对手的条件低头，这些条件代价巨大。

丈夫的胜利为时不长。他和他的银行损失了更多，因为他们不谨慎地在一次单单的“惩罚行动”中为一种证券付出了高于实际价值 10 倍的钱。当他们无法脱手没人要的“色拉米”时，不得不关张。第三者当然也通过他的巨大损失陷入了困境。

这个故事是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在同一个买卖中，买空者和卖空者会承受同样的命运：破产！

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使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分散各处。那位珠宝商还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他的商店里卖了好几年钻石项链。大约 20 年前我在圣保罗遇见了那位大方的情人，当时他仍在投机。那位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破产的银行家在巴黎自杀了，他的夫人死在意大利。歌剧女演员可能还生活在好莱坞，她失去了她的嗓音。而那条项链呢？消失在风中！

女人和股市

经常有女士问我，女人必须了解些什么关于股市的事，其实不多。股市是男人的战场，女人更多的是要了解在股市上游戏的男人，男人们从股市上得利，而女人从这些利益上再得利。

股票商花钱容易而轻率，因为在股市上赚钱有时是容易的，容易得使人有兴致用钞票点雪茄烟。如果一个人有这种幸运，那么他根本不会想，这种不费力气赚来的钱经常只是借来的钱，因为在下一次的骤变中经常必须全数交回。

这种轻易得来（但不是挣来）的钱，我们股票商大部分——因为我们会献殷勤——花在女人身上。

如果一切顺利，如果行情上涨而我们从普遍的上涨中得利，那么女朋友们的日子就好过，但如果幸运转盘转向行情下跌，首先受苦的是妻子们。

究竟什么是上涨和下跌？我的一个老朋友对此做了最好的回答，当时他儿子向他提了同样的问题：“儿子，上涨是香槟、鱼子酱、汽车、美女……而下跌，我的宝贝，是一杯啤酒、两根香肠、公共电车、你的妈妈。”

我认为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曾对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繁荣和危机下过更贴切的定义。

但也有一些股票商，他们做下跌行情的投机，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总是找一个卖空投机者做情人以防意外，那么她的优裕生活就在任何时期都有保证。

股市的运气变化之快就像风旗，即使最聪明的投机者也不能总知道它什么时候变向。女人知道这一点很好。我们男人的精神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状态与行情平行发展，在艰苦的时期女士们要耐心等待，丰收之年肯定会再来。

女人怎样表现对一个股市游戏者相当重要，很多投机者失去了耐心从而失去了钱，只是因为他们的女人在艰难时期不理解他们。

不，做一个投机者的妻子或情人是不容易的。股市甚至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气氛。假期、新车和皮大衣经常化为乌有，只是因为行情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进展。

有的男人在紧张的一个工作日过后愿意用半只耳朵倾听妻子的轻轻啰嗦，但是股票商不同，他们需要辩证、讨论和说服，仿佛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客户。

但是即使没有“股市技术”的基本知识，女人们也可以从股市获利，维拉·卡门就是一个例子。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和好朋友艾莫里希·卡门的一次长时间的通话，他不仅是维也纳歌剧界的名流，而且对股票交易有极大的兴趣。

在这次巴黎与维也纳之间的通话中他问我，为了给他妻子维拉在卡地亚降价销售时买一颗钻石而卖出价值 10 万美元的股票（按今天的购买力这相当于 25 万美元），这从储蓄角度上是否正确？

反正我必须说是因为一小时之前维拉也从巴黎打来电话请求我建议她丈夫做这次“投资”（理由是她所有的女朋友都已经有了漂亮的钻石，只有她还没有），几天之后，这只戒指点缀在美丽的维拉·卡门的纤细的手指上。

从理智上看，保留 IBM 或施乐的股票更好，但是人们当然会问，占有这一罕见的戒指，戴上它并展示给女朋友们的享受是否比一次交易所的赢利更重要。

另外我有经验，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对宝石、皮大衣等感兴趣比对银行账户感兴趣危险要小得多，因为后者没有边……

战后我有幸在瑞士碰见了我在音乐王国的偶像理查德·施特劳斯并成了他的朋友。我们经常坐在一起吃饭，我贪婪地等待着听到大师的一个关于音乐的词，但是徒劳，我们只谈钱。他的妻子包丽娜想知道有关股市的一切。

股市之谜吸引着人们，下面的故事在我看来很典型，我的来自布达佩斯的好朋友杰诺斯·H 是一个精通文化特别是文学的人。我想让他高兴一下，请来了我的邻居朋友，法国作家和协和奖得主 M·C，他还是艺术评论家，在美国任法国文学教授。我本来想在法国人面前炫耀我的匈牙利朋友，可惜计划的文学交谈没有实现。因为我的贵客用关于电子、油价、货币和货币市场的问题给了我一番狂轰滥炸。我可怜的朋友杰诺斯·H 一句话也插不上。他悲伤地坐在桌旁，计划的文学午餐泡汤了。

我承认自己的名声。所以我警告所有好客的女士们，如果她们接待艺术家、作家或其他灵魂高雅的人就不要邀请我，我在场就会破坏气氛。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混合鸡尾酒还是国饮？

几年来一直在谈论一个可能的欧洲统一货币“Ecu”，这个欧洲统一货币的名称是尤其幸运地选出的，因为这3个字母代表着“European currency unit”（欧洲货币单位），但同时这也是法国1266~1653年铸造的不同面值的旧硬币的再生。

欧元其实是一种鸡尾酒，由此利时/卢森堡法郎、德国马克、荷兰盾、丹麦克郎、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葡萄牙艾斯米多斯、西班牙比塞塔、爱尔兰英镑和希腊特拉赫门混合而成。

我也可以把它称做指数，例如纽约交易所上的道琼斯指数，它是美国30种最重要的工业股票的发展的总结。这个理论上的货币当然有每天的牌价，它是和道琼斯指数一样总结出来的，但是正如道琼斯指数不是股票一样，Ecu也不是货币，当然人们可以用这个理论上的计算单位进行贸易，甚至发行债券，缔约债务等等，就像在纽约交易所上可以官方买卖指数一样，但是这不意味着Ecu是一种货币，因为组成Ecu的不同货币的汇价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货币共同体肯定是有所有富于激情的欧洲公民的希望之梦，但它对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既不是基础也不是条件，相反；统一的欧洲是一种欧洲共同货币的条件，即是Ecu的条件，如果它将来被引进的话。因为一种货币无非是由金属、纸或甚至塑料制成的筹码，人们用它来购买相应国家的产品、偿付工资等等。这一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在欧洲国家作为支付手段的筹码，即钞票，必须由一个共同的欧洲发行银行来发行，而这个欧洲发行银行在今天也只是一个远离现实的希望之梦。

甚至迈向欧洲通用货币的第一步，即所有欧洲联盟国家彼此之间的汇兑平价，也十分困难，如果人们不时地在一夜之间不得不把外汇平价调整 10% ~ 20%，那么固定的汇价又有什么用呢？对企业家和商人来说这种突然的升值和贬值更危险，稳定的汇价和无限的货币兑换可能性是一致的。

而这种货币兑换可能性在将来几乎肯定朝一个方向走，即德国马克。当法国或意大利的公民出于某种原因再次陷入慌乱时——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已经频繁地经历了很多次——对联邦银行必须接收多少法郎或里拉必须有一个答案，或者对这个问题也必须做回答：当法国投资者把他们的钱成吨地兑换成其他货币时，联邦银行应该做什么。

每当我听到计划中的欧洲统一货币时，总不禁想起当时的奥匈克郎，它在 1878 年（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重归于好并统一的 11 年之后）至 1918 年（皇家帝国瓦解）之间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因为两国不仅拥有共同的关税区，而且拥有共同的军队和外交政策，即由多民族的强权统治，同一个君主、皇帝和国王，批准两个国家的自由议会的法律，两国的法律必须由同一个国家元首（它同时也是匈牙利的国王）签署，在所有国家问题上都有如此强的凝聚力，所以奥匈发行银行能够共同发行一面是德文，另一面是匈牙利文的钞票（而货币的名称以小写体印制了帝国不同民族的 8 种文字）。

多亏严格的黄金中心体制，奥匈克郎直到一战爆发随时都可以换成黄金，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企业家、商人、农民、退休者和纳税人也是同一个利息和贷款政策。尽管匈牙利恨奥地利和哈

布斯堡王朝，帝国仍有能力保持这种复杂的结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一句名言说道：“不管奥地利说什么，匈牙利不相信。”

但今天，每一个欧盟国的发行银行都实行独立的利息和贷款政策，它服从于各自的社会、税务和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内政发展，而这些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民族性格、生活方式，还有工会的态度，甚至这些不寻常的人也随时变化：有时和平，有时好斗，通货膨胀在一个国家能高于 20%，而在另一个国家低于 2%。

而一个共同的欧洲发行银行必须以同样的条件给所有的欧洲企业发放贷款，企业家在各国必须给工人支付各地工会所接受的工资。欧盟国家必须达成共同的税务政策上的一致，当然还需要同一个通货膨胀率和同样的内政发展，这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连在汽车尾气过滤器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在引进夏时制问题——真的只是一件小事——为了达到欧洲范围的意见统一，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欧盟国家彼此之间如此差异，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对一个共同的生活指数的基础使用同一种产品，因为某一件东西对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来说比对另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更重要。我们等着“欧罗巴联邦共和国”的发行银行成立并用 10 种或 12 种文字印制它的钞票。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我对美国和美元的痴迷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经济第一

根据我的经验、知识和见解，我必须得出下面的结论：一种货币的命运直接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相连，前面已经说过，它只会自己的床上死去，也必须只在自己的床上康复，它的质量和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道德和不道德，即它的投资者、企业家、经理、政治家，用一句话概括：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

决定因素首先是一个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心理态度：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有没有基本的信任。有了信任就几乎有了一切，财务和贸易收支逆差（尤其是当它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不重要时）最终无关紧要。如果没有信任，那么所有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都不管用。

由于对美国的乐观主义使我当然具有对美元的信心，这种激情的乐观源自一所学校，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我的青年时代：二战期间处于它最艰难的时期的美国，我从大西洋周游到平静的海洋，又从北方到最南方，我惟一的工作和惟一的消磨时间的方法是看和听，关注时事——当然还有华尔街——并根据经验进行分析，我从这所学校学到的一切组成了我今天对经济、政治和金融的一点见解的基石。

在那段时间里我当然也是投机者并一直不断地活跃于华尔街。我也这样付出了比本应在哈佛商学院付出的高得多的学费。所以我的结论是：少做加减乘除，多做思考，数字只是表面现象，甚至经常只是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的幻想。它背后的东西和它的原因是更重要的。

由于我不仅是股票商，而且还是音乐爱好者，所以我的比喻

经常来自音乐领域。在 18 世纪的文学沙龙里最喜欢辩论歌剧：在歌剧中什么领先？什么更重要？是音乐还是歌词？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反复遇到这个问题：经济第一，其次是金融？还是正相反？我的决定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是经济。我承认，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金融就像歌剧中的歌词一样有它的意义，但它不起决定作用。

对股票投机者来说，金融特别是在中期起很大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会导致不同的政府措施，这对中期的行情变化起决定作用，而对长期的计划则是前面提到的影响因素起决定作用。

经济第一金融第二，例如一家拥有出色机器和产品的工厂会通过一个不负责任的金融艺术而破产，股东们有可能失去他们的钱，但是便宜买下该企业的新的工厂主能够将工厂——多亏它的基础设施——再次扶植起来并生意兴隆。

或者如果我把人的身体器官与经济相比，而人的生活方式与金融政策相比，那么画面会更清晰：生活方式上的错误和罪过无法毁掉一个健康的、坚韧的身体，它们虽然对身体有害并造成很多麻烦，但它们不一定是致命的；但是一个天生脆弱的身体即使遵循最谨慎和最严格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再次健康。

轻率的政治领导也不会毁掉坚强的、有实力的经济，至多会使它暂时陷入困境。同样最好的会计师进行的最严格的正统财经管理也无法使疲软的经济魔术般变为成就。

所以我声称，里根总统不是魔术师，他的成功，其他政治领袖也能做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在美国不是里根的成就，而是山姆大叔的成就。

戴维·本·古里奥曾说过：“不相信奇迹的人是不现实者”。里根，一个现实而实际的人，当他想同时与通货膨胀和失业做斗争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时，他相信奇迹。当里根的计划公布后，一些专家、国民经济学者和受过训练的高级会计师讽刺地说：“连鸡都会笑。”他们彻底忘记了，人们在欧洲从书本上学到的条款和理论不一定与实际有什么联系；另外其他国家关于经济的经验还远不适用于美国，直到里根的希望实现了，他们才不得不承认，美国以它的经济实力也能够解决在他们眼里到目前为止无法解决的问题，很简单，里根有新的主意。

但是他并非无法取代，乔治·克列孟梭说：“墓地上躺着成千上万无法取代的男子汉。”而我则在卡特总统执政的不幸的几年间，当全世界都在嘲笑美国时写道：“总统们来去匆匆，而美国巍然不动。”里根赢得了大多数公民的信任，已经说过，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自由的体制建立在信任之上，没有信任就没有贷款，而没有贷款就没有经济进步。

知识分子们蔑视地评价里根：一个戏子，甚至是一个糟糕的戏子。但是难道只有教授、国家公务员或工会领袖有资格通晓政治和经济吗？很多年前在里根竞选期间，我问我年轻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在戏剧电影界长大，就像我在交易所长大一样，一个电影演员是否能是一个聪明的人，回答是：“而且能十分聪明！但是他不会一直做演员。”

蟋蟀和蚂蚁

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团体和国家持坚决反对美国的立场，它们试图用所有为它们服务的手段动摇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甚至破坏其继续发展的实力，武器之一当然是美国的货币：美元。

为了使美元丧失信誉，除了宣传之外还使用一些虽不总是错误但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总之这些数字几乎总被错误地引用，有时候是因为人们无法把它们与欧洲的数据相比较，因为做账和计算方法等与欧洲的不一致，但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误导公众的意见，这就是说，人们使用统计数据，为的是证明用统计数据能证明一切。

例如人们不断地抱怨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巨大的债务，其实今天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比例上不比施密特政府下的联邦德国的高。

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在美国财政中支出最多的军备开支不仅包括了普通运作的费用，而且还包括了转到高科技工业里的一大笔数目，人们投入成亿的资金。这与欧洲正相反，在欧洲这种投资不算做军备开支，而是通过给工业的专门补贴来筹集的，而且最后但不最少，与所有欧洲国家相反，在美国不存在增值税，而5%的增值税就能一次性地中和所有的财政赤字。

美国的债务也相对并不比联邦德国的高——即正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50%，在联邦德国甚至还必须算上退休金义务（这在美国没有），这实际上是一笔隐藏着的债务，却不被称作债务。这一很难确定其准确数目的财政支出会根据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在未来负债越来越多，我不认识比我的朋友卡尔·茨莫勒更通晓收支平衡的人，他预计这一“退休金洞”将达到8万亿马克！别忘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了，卡尔·茨莫勒说的是 8 万亿马克的债务，没有地方能得到平衡。

一些分析家居然声称，美国的债务比巴西的还要高，这当然是个好笑话，是对每个读者的智慧的侮辱。

我承认，来自美国的数据很巨大，但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很巨大，而这些庞大的数据有时令欧洲国家感到压抑，美国真的负不了责任，金融状况也类似：美国只要稍微提高货币数量，欧洲就已经货币淤积；美国最小的货币紧缺就会造成欧洲的通货紧缩，不仅是巨大的数字，而且常常是比例失调对欧洲来说很危险，但可惜这无法改变。

说到这里我总不禁想到著名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坦伯格的一部中篇小说：在矮子的弱者与高大的强者之间的冲突中，大多数人总是站在前者那边，前者受赞扬，后者受痛斥，强大者总没有理。也许强大的人应更多地受到尊敬，矮小者会被爱护。

用所有上面提到的被扭曲的数字和特殊的引用，人们在支持一种传染性的反美主义，而外汇商们则根据这些数字和贸易的收支进行分析并做相应的投机，尽管今天公布的数字明天就会被校正，而被校正的数字后天又会被修改……

马克·吐温说得多有道理啊：“有 3 种谎言：谎言、恶毒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有趣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抱怨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它几年来一直是整个世界经济的“母乳”。不仅多亏坚挺的美元，而且还由于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使得美国的消费不断提高，人们曾经而且现在还在指责美国人超前享受，花的钱比挣的多，年轻人已用喝香槟来取代可口可乐——而西班牙在当今的美元飞涨的时期真的把它对美国的香槟出口翻了一番。

当然美国人不是愿意攒钱的人，尽管这在过去的 20 年里也

有所改变。美国人也攒钱，但是在与欧洲人不同的储蓄媒体，他们不仅有存折，而且还有巨大的人寿保险和股票投资，在这些方面他们投入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另外还有所谓的储蓄计划，根据这种计划可以在税务优惠政策下做股票投资，而且10亿、100亿的美元投入到了所谓的货币市场基金中，它们由股票经纪人来管理，这种基金每个星期都可以退出，它的利息也是每周一变。我必须重复，美国人不是天生的储蓄者，他更多的是天生的企业家，每个美国婴儿在摇篮中就想到他未来的在企业中的投资和他将用自己的赢利成立哪些新企业，而德国的婴儿已经在想他的退休金了。

我已经收到了几次年轻人的来信，他们问我应该怎样安排他们的生活，不久前一位18岁的年轻人写信给我说，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尽快地退休。（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个大玩笑，由于我35岁时就“退了休”，所以在60岁时才真正变得活跃，尽管我在我的“退休期”内一直关注着我个人的投资并观察着股市，我最终还是对这种退休的状况感到非常痛苦。）

美国人肯定不是优秀的储蓄者，而且他肯定不会拼命攒钱，因为他还是一个享受者，我本人也不是一个拼命攒钱的人，所以我把金德·拉方汀的关于蟋蟀和蚂蚁的童话做了改写，您大概知道这个童话：童话中的蚂蚁整个夏天都在节省，为的是给自己在冬天做好贮备，而蟋蟀则整个夏天都在唱，而不想为冬天而节省，当蟋蟀在冬天陷入困境时找到了蚂蚁求救，而蚂蚁拒绝了它。

我的续篇是这样的：冬天过去，春天又来了，蚂蚁从它的窝里爬出来立即开始为下一个冬天积攒贮备，忽然它看见蟋蟀叼着粗大的雪茄坐在巨大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里开过来，和通常一样高兴地在唱，蚂蚁十分惊讶地问蟋蟀：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你从哪儿搞来这部大车，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是怎么搞到车的是我的事，我现在去巴黎。”

“用你的罗尔斯·罗伊斯？”

“是的，”蟋蟀说，“用我的罗尔斯·罗伊斯。”

“那么请你帮我做一件事”，蚂蚁谦卑地说，“请你拜访拉方汀先生，向他引用歌德的诗，并替我问候他。”

美元的卷土重来

我自问，为什么公众、国民经济学者和外汇商对美元的升值感到惊奇。毋庸置疑，仅 10 周之上的上升是一个成熟的业绩，但是之前绿钞低得只合兑 1.45 马克，而没有人对此苦思冥想，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货币坠入低谷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动脑筋思考，当然，当美元再一次降低两或三分尼时，它将成为头号新闻，但真正激动的只有美元的拥有者。

正是他们必须知道基本的数据：几年来所有国际商品交易专家们都声称，美元根据它的购买力其实应该在 2.2 马克左右，山姆大叔的货币被大幅度地低估了，根据联邦德国最知名的工业专家的意见：美元甚至应该等值于 3 马克，如果在评估时还算上美国企业的赢利的话。

但是最好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美元在今天由于心理和技术的原因只相当于 1.75 马克，没有人能够精确地以另一种货币的尺度计算出一种货币的价值，也没有电脑能做到，因为外汇和股票一样：有谁知道，戴姆勒或 IBM 股票真正值多少钱呢？

有无数种决定外汇牌价的影响因素，所以存在交易所，在这里投资者、投机者和游戏者买入或卖出股票和货币。这就叫投机，美元也在其中。我把外汇投机称作迷宫，更准确地说是疯人院。据英国银行估计，每天大约有 6000 亿到 7000 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被交易，最多 5% 的交易是世界贸易所必需的，其他的一切都纯属在 1/10 秒内挣到 1/10 分尼的游戏，人们怎么能在这种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混乱中持中立的见解？

这总使我想起那两个躺在电报线下听电报响声的流浪汉，“这是什么？”一个问，“犹太人在交谈。”另一个回答，“我出，我收——我收，我出”这里指的当然是美元。

当我倾听政治家，甚至在位的部长或发行银行官员的声明时，总是又一次得出结论，他们多么少地把投机的力量考虑进去，它能够动摇甚至破坏政府或发行银行的决定。

举个例子：美元跌入 1.45 马克的低谷，这一下跌又回到联邦银行，它几年来一直在对美元施加压力，货币的保护女神必须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她只有两种武器：低美元和高利息。这比第三种武器——提高税收——政治上更行不通。如果外汇贸易得知联邦银行对每一次美元升值都进行干涉，会出现必定出现的局面：外汇贸易按期货卖出从而造成附加的汇价压力。

当然也有硬币的另一面，几年来全世界的投机建成了一个巨大的美元短期效应，估计的总数量：3500 亿美元，这个短期效应的组成有纯投机者用期货形式卖出的美元，但日本的出口商也加入了紧张的游戏之中，如果上帝有朝一日命令所有美元卖空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贮备，那么一定会发生慌乱。投机者们有幸，亲爱的上帝目前有其他烦恼。

当然不排除在遥远的一天出于某种原因，美元的卖出者们会陷入慌乱并贮备，像在 80 年代那样，美钞快速地涨到 3.4 马克，我不是声称这种情况会重现，但是以类似的方式它还会发生一次。

所以投机者要注意，基础的数字把美元推向高处，对它的干涉还在继续，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针对

我对美国和美元的痴迷

一种被强烈低估的货币进行干涉，违反了任何一种逻辑，所以很有可能美元会很快加速前进，特别是当美国的贸易逆差被成功地消除之后，到那时一位维也纳女士的话就会被尊重，人们问她欣赏美国货币的什么，她干脆地说：“一美元总是一美元。”

股票经纪人——昨天、今天

当我和股票经纪人在一起并观察他们的佣金机器是怎样运转时，我经常会想到一个过去的经纪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被惟一的念头引导着：买，卖、卖，买，就是说收取回扣。他们也有很大的开销，这些开销必须由回扣中支出，而不是从行情赢利中！他们虽然提供建议，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客观的思考，而是纯为赢利，真正的经纪人自己不投机，这也是对的，因为当客户们在事态发展的压力下丧失了耐心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保持他的客观性。

一个善意的小故事讲的是一位过去的经纪人和他对股市交易的态度。一战之前布达佩斯还是欧洲最大的粮食交易所，在大麦、燕麦、玉米等的期货交易中投入了成百万的资金，从整个欧洲飞来订单，而整个匈牙利也参加了游戏。最大的游戏者是农民，因为当他们预测收成好时，就用期货卖出相当于自己收成的两倍的粮食，而如果他们预见收成很坏，就用期货购买除自己的之外还很大数量的粮食。

行情不断地摇摆，观众的游戏兴趣越来越大，他们整天游戏于大麦、谷子、玉米和燕麦之间，李子酱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游戏产品，而当布达佩斯交易所关门时，他们紧张地等待着芝加哥在22点才可看到的收盘价，这个游戏和天气以及收成预测，即未来的行情发展一样成了每天的话题。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莫里茨·考布拉赫来自德国，却是布达佩斯期货交易所上最大、最富的经纪人，虽然他说匈牙利文错误百出，但他懂得两个最重要的词：买、卖！他尽管富有但还是一个简朴的人，只为了他的生意和回扣活着。这也足够了，因为订单成批地到来。

当大麦的行情慢慢减弱时，一个客户带着悲伤的表情和沉重的心情来到他的办公室：“考布拉赫先生，我在大麦上的买空交易势头不好，我的账户已陷入困境，我彻底完了，这是我的金表，我的金烟盒和两万盾现金，这是我所有的一切，虽然我的损失比这些要大，要么您满足于这些，要么您不理睬我，交易所不会再见到我了！”

“是的，好人，”考布拉赫眼都不眨地说，“您在买空生意中做得过大了，但是不理睬某人不是我的习惯，而且交易所也不会因为您而瞎了，把您的表装起来，否则您不知道您还有多长时间；还有您的烟盒，否则您还会戒烟从而破坏垄断，您把两万盾给我，事情就算解决了，只是我认为大麦还会继续跌，我不该为您做10份卖空合同吗？”

那个人不知该怎么回答，沉默并表示理解，“是呀，”考布拉赫说，“工作必须继续，人们赢了又输。”而心里想到大笔而来的回扣，尽管有时一个客户无力支付，重要的是，轮子要继续转，我能得到我的回扣。

这是“昨天的世界”，今天的中介人当然早就不像考布拉赫一样大方，他们也根本不能那样，否则早就破产了，另外今天政府部门的规定也太严了，而他们密切关注回扣机器良好地运转，他们也只有有一个标志：回扣，具有魔力的词是：营业额，因为一天内股票的高成交额就意味着公司的高回扣。

我自己常常惊讶他们有时多么露骨，我打电话给经纪人询问行情，回答是：“好极了，大成交额，一亿支股票，显示牌晚了

10 分钟……”

“指数怎么样？”我问，回答是：“几乎没变。”“您把它称作好极了？”我气愤地回答，“一亿支股票的成交额难道不是好极了吗？”——“对您来说，对我则不是，因为我感兴趣的是行情，它是否升了，升了多少，营业额对你们中介人重要，对我们顾客不重要。”

简而言之，机器在运转并被不停地加油以更好地运转，我本来不反对这些，因为股票中介人把成百的储蓄者吸引到资本市场，这对我们的体制有利。顾客越多（不管是大小游戏者、投机者或是投资者），市场越流动，而市场越流动，对投资者就更有保证在他需要的时候使投入股票中的钱成为流动资金。在一个流动的市场上人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卖出成千支股票，而不造成行情的变化，只有这样股市才能扮演它真正的角色；冻结并再解冻企业的储蓄资本。

每当观察那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中介人，看他们如何在电话里孜孜不倦地想鼓励他们的顾客做股票交易时，我总想起考布拉赫的老“哲学”：“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他后来背叛了交易所并为此受到了惩罚，他想当企业家，用他挣来的百万回扣买下了一家大鞋厂，后来破产了，他就这样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在贫困中死于他的故乡德国。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华尔街上的庆典

所有股市的运转都越来越像互通管道的理论，任意一个人在任意一个地方按一下按钮——在 5000 公里之外人们能感到其作用。

科威特的艾米尔随便做了一个决定，多伦多的金矿股票就开始上涨。

巴黎的一场带有枪击的金融危机就使纽约的英镑债券下跌。

国际事态影响到证券和货币市场、商品交易所和财政部。

而其背后总是金钱的冒险，为此什么手段都被用上：主意、发明、秘密消息，对其他人无知或要求舒适的利用。

有时涉及的是一个词，一条法律规定，交易所的花花世界永不停息，它日夜运转不作间息。

在一个太阳永不落的王国里，交易所实行的是 24 小时值班制。

人们可以把股票商像所有的人一样分成乐观派和悲观派，他们的个性也反应在股市的思维上，当一个乐观派卖出了他的一半股票而这支股还在继续上涨时，他会高兴于自己还保留了一半。而这支股下跌时，他会高兴于至少已卖出了一半。相反当悲观派卖出了一半股票而这支股继续上涨时，他会生气，而当这支股下跌他保留了一半时，他也会生气。

但尽管他游手好闲，尽管他做的是毫无创造性的工作，投机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者起到了一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重要的作用。他通过交易所这条路——虽然他的目的只是投机——把他的资本贡献了出来。

“给投机者他们应得的东西：对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承认。”我有这样的经验，股票商属于一个国际大家庭，一个散布于全世界的共济会。在我的许多以参与游戏或观察世界上几乎所有市场为目的而进行的游戏中，我能认识到这一点。两个股票商相遇，他们彼此谈论什么呢？股市的故事，而且这个话题几乎无穷无尽。尽管有多次谈话和争论，我对股市的激情随着年限依然没有冷却，尽管有成功的股票交易，我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30年来我一直寻找一种股市的工作，它不仅局限于不时地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他买卖合同。于是有一天这导致了一场我不会轻易忘记的失败。

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华尔街一片真正的喜庆气氛，股票商的生活十分美好，对股市的狂热当时在美国达到了高潮，人们不需要太多的理智就可以装满自己的口袋，要做的只是今天买明天卖或者明天买后天卖，如果有幸抓到了一支新的热门股，就已经是中了彩了。新股上午时以10美元的价格上市，到下午就已经值20美元或30美元了。人们只需认识经理夫人的理发师，就能上幸运者的名单，以在新的发行中得到一份股票。

某一位天才的乐师指挥着这支乐队，在它的音乐中总有新的有兴趣赢利的公众被拖进魔舞之中。新金融中介人发明的奇妙的混合物繁荣茂盛。整个经纪人群体全速工作，即10万经纪人投入百分之百的生产能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离开电话，因为一个电话就又能卖出500~1000支新发行的股票，当然所有的证券都是“热门”，至少被足够地加加热甚至加热过多，以至顾客因此烫伤了手指。

但是经纪人和金融中介人的数量看来还一直不够，因为他们通过广播和报纸的广告寻找新的员工，有价证券的成交额每天都在涨，每天都破新的记录，中介公司连夜工作，他们似乎无法阻止顾客的饥饿。

但这种过于紧张的气氛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绪中可以把什么都卖给公众，不管是空气城堡集团或是月亮房地产股票都一样，这使我想起 1929 年，这是那场最终以 1962 年的危机而结束的繁荣。

当时一家大的公司每天都在广播广告里寻找新的员工——直接地说：新的强拉顾客的骗子，该公司用极具吸引力的词句鼓励求职的人们在股市行业寻找其运气，他们将得到 30 天的培训然后派到办公桌前作为新的经纪人来管理顾客的投资。

看呀，我对自己说，这简直是一个为你设计的工作，不是因为我需要它，但它刺激了我的虚荣心，难道我没有积累了大量的金不换的经验？难道我不配在股市知识的课堂上有一席之地？

由于没做成这些，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小的伤疤，受伤的虚荣心和缺乏官方的认可会唤醒它。

广播广告描述得那么引人，以至我忽然感觉到我有兴趣给自己做一个测验，虽然我没有得到交易所实习的席位（而只是一张咖啡厅桌子），但是得到了一个简单的职位，终于有人愿意根据我的经验付给我固定的薪水，另外我还得到一份存款。在美国，人们会斜眼看待每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有普通工作的人，而能在华尔街上，在高雅的、贴着丝绒墙纸的办公室工作，被电子仪器、扩音器和不停动动的电传机环绕，那将多么美好啊！对到目前为止只能在私人公寓或咖啡厅里关注股市发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梦想，我将有权利在我印有华尔街地址和电话的名片上炫耀我的公司的名称。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我做出了决定，我准备为这家登广告的公司提供我的所有知识和能力以及我的经验，我以享受的心情设想着那种画面，我将怎样在招收考试上在未来的老板们面前表现自己，他们不仅将惊讶于我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将听到一整篇关于股市投机哲学的论文。

老板中我连最小的年轻伙伴都没见到，连一个人事管理人员也没能碰上，在前厅里，一位较好的办公室勤杂员用一张表便打发了我，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要求我填好表，几天后我将得到答案。

在表上是关于我的履历和我的能力的老一套的问题，他们好像是为保姆或司机提供职位，我有些担心地交了表，我觉得自己被派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又一次 18 岁并找工作，我未来几年的命运不可测。

我不想否认我也害怕过，在这偌大的美国，在没有同情的华尔街上我有情结，在这里每个人都由他每月能拿多少佣金来被评判，到现在为止我只在电影工业中听说过“制作人”这个词，但是在华尔街，人们管创造佣金的人也叫“制作人”，华尔街会不会接收我呢？办公室勤杂员一声不响地接过我的表格，我迷茫地继续走。

在第五大街的漩涡中我又找到了我的自信，我已开始做计划，我将怎样开始新的工作。

但这永远只是计划，几天之后来了回音：拒绝！他们很遗憾，但由于缺乏经验人们暂时不需要我，但这不应让我停止计划，也许他们以后会聘用我，我要再去报名。我猜想，公司想到了我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的那一天——当然是把竞争对手作为牺牲品。

我看见读者在暗笑，但是读者没道理，而公司有道理，对它来说我是否能正确判断经济和金融状况并不重要。我和很少的同龄人拥有股市的经验，我懂得政治、经济和股市事态之间的关系，我对股市趋势的判断有感觉神经，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公司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懂得怎样把老年妇女从纸牌游戏引到交易所来的人（她们坐在交易所的显示牌前能不断地游戏并支付佣金），是知道怎样让送牛奶女工、家庭医生和所有熟人都加入买股大潮的人。

每天都有新的证券以天价上市，人们必须以必要的进攻性的游说艺术把它们弄进小储蓄人的抽屉里，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以便人们能够尽快地声称，对这种或那种证券的需求已大于供应量的10倍，已买不到股票了。这类消息的传播刺激了公众的胃口，以至下一种和下一种发行证券被更贪婪地吞噬。

在这一方面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经验，这是事实。公司对我做了正确的评判，而我至今也没有记恨它，如果我想通过在华尔街上工作来维持我的生活，就必须学习其他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的壁垒中，我几年经验的结果既无法得到资本家的认可，也不能保证自己有一份寒酸的年薪。

尽管如此，我靠股市生活得很好（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多亏我的工作，而是通过手腕和胆量。不是资本家给了我挣钱的机会，而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要做股市专家之战舰上的忠实的士兵，因为他们——不论是做“实干家”，还是做不可缺少的寄生虫——都服务于自由的市场经济。

股市和投机对我来说是永远不会失去新鲜感的话题，所以我继续在全世界的咖啡厅里做我的关于股市、货币、政治和经济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关于音乐、艺术和女人只是插曲）的讲座。60 年来我有一个周期性的学习席位在纽约、巴黎、戛纳、罗马、日内瓦、苏黎世、慕尼黑、维也纳等，甚至在布达佩斯，我早期的讲台只是咖啡桌，但这不改变我的讲座的公正和激情。

我的结束语

72 年来我和这个股市的花花世界有一种真正的恋爱关系，也有激烈的争执。人们可以想像，我在股市上都经历了些什么——但也有幸生存下来；成百次的成功和成百次的失败。

我私下对我长年的学生和朋友胡伯特·施蓬格说，选出这些经历中的一些，即从蛋糕中挑出葡萄干来，我的目标不是上股市常识之课，而是和读者交谈。尽管如此，百分之百的股市专家也能从这些经历中学到，股市上一切都会发生——像拉·布鲁耶勒所说的那样。

在这 72 年里我能认识到，股市是总在不同剧场上演的、总是起用新的演员的同一出戏，但谁是好的演员，只有继承人能知道。

我希望我的小故事没令您感到乏味，因为我知道，当我在交易所或在咖啡桌上讲述它们时，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有兴趣。

在交易所我失去了我的观众，因为它作为会合地点已不存在了，渐渐地交易所会彻底消失，因为它没有了出席者，一切将被电话通讯所取代，将不再有“我出，我买”，因为这出声的词——交易所交易的精华——将通过键盘而取代。交易所大厅里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大观园是一个沉没了的世界。在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人们今天只能碰到鬼。马上这也会发生在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交易所。但我还会出席，不在交易

安德列·科斯托拉尼最佳金钱故事

所大厅，却在印刷的纸上讲述关于股市的投机的故事。

我曾经写过：生活从 70 岁开始，在后来的书里我把它改为 75 岁甚至 80 岁。今天我收回一切——对我们股票商来说，生活从 85 岁才开始。



只有一个人，可以受到股民对**神一样的礼拜**。
他就是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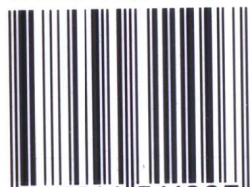
与众不同的是，只有他可以把自己对股市的理解
用浅显的忠告、风趣的轶事和幽默的对比，让人们
对复杂的金融市场产生兴趣。

——《今日》杂志

一段股市精彩人生的回放
一位最伟大的投资家的遗赠

- 了解金钱是什么
- 如何掌握股票市场的脉门
- 打破一切常规的束缚
- 落袋为安才是股市的不二法门

ISBN 7-5443-1100-7



9 787544 311007 >
ISBN 7-5443-1100-7/F·96

定价：35.00 元

陈列类别◇财经类◇股票投资